

國粹叢書第一集

下

呂用晦文集

國學保存會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6338

呂用晦先生文集卷六

論辨 記 題跋

賈誼論

明君之於賢臣也。或身用之。或留於其子孫用之。皆用也。於其言也亦然。或身行之。或留於其子孫行之。皆行也。故或用其身而行其言。或不用其身而行其言。或身與言俱不用而亦用。此明君用臣之心。與謀子孫之道也。漢興至孝文帝。天下殷強。海內充溢。舉朝訴訟。謂將成三代之治矣。而賈誼以洛陽儒素。年不及強仕。位不及卿相。抵掌闕下。陳痛哭之言。上危亡之語。天子慨然歎爲不及。非其才之明而策之當。而能傾動英主。若此乎。然而言不盡行。出就長沙。身終于梁。傳則又何也。於是言者曰。誼初進言。以疎踐之人。計貴戚之事。過於切直。是以不得志。此其說非知誼者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當有道之世。而用無道之術。是重誣其君也。挾諛佞之智。而欲行王伯之道。是自欺其學也。偷合苟容。浸結權貴。以求得志。及其得志而後圖之。是背本而賊義也。此數者一介自愛之士所不爲。而謂賈生爲之乎。故曰此非知誼之言。

也。言者又曰：漢室素輕儒術，道不同，故終不見用。嗚呼！知夫明君用臣之心與。謀子孫之道哉。文帝之時，其左右朝廷決天下之大計者，皆與高祖披荆斬棘共起山澤者也。否則皆先朝所擢之岩穴而用之廊廟者也。其出就侯國者，皆天子之叔伯兄弟也。否則皆功臣之後也。一旦以少年布衣加于老成貴介之上，而且欲裁抑勳舊，損削侯王，大或至於召亂，小亦必至於譏沮。是不得用臣之福，而先受臣之禍。欲行其言，而并不得保其身也。是故出以老其才，靜以俟其用，計絳灌諸臣衰退之年，當賈生強邁之日，於是舉而授之。此所謂明君用臣之心也。且賈生諸奏，其大者在乎封建，其言至善也。其策至當也。其憂慮至忠也。而文帝遲之又久，卒不及舉行者何也？蓋其時淮南濟北諸王雖間有舉動，旅就夷亡。其他大國猶拱手受詔，未有異謀。苟即分更其制，則必皆奮臂而起。於是動兵勞民，以大傷百姓。此文帝之所不忍也。假已之名以予人，聚民之怨以歸己。此文帝之所不欲也。文帝曰：吾不若及其治而後行之。此則久安長治之業耳。其後謀削諸侯，而七國果造亂矣。七國既平，而主父偃等果遂能行其策矣。終漢之世，無侯國之變者，偃之謀也。偃之謀，文帝之謀也。賈生之謀也。而賈生之言

固已行矣。此所謂謀子孫之道也。雖然使賈生不即死而絳灌衰則必見用於文帝之世。使文帝不卽崩而七國亡則亦必身用賈生之言。然而不能則命也。乃世儒不察。猥以不遇之言短賈生而罪文帝。且士之欲得於君也。將取卿相之尊用其身而已乎。抑欲行其言也。如欲用其身而已。則後世之君。養無益之臣。知而不言。言而不當。以及於敗亡者。胡可勝計也。如欲行其言也。則賈生又何嘗不遇哉。

### 元祐三黨論

漢以上無黨。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代有黨。漢晉唐宋之盛也。無黨而其敗而亡也。代有黨。天下於是乎罪黨。黨之爲禍也烈矣哉。然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宦侍者非黨。而氣節黨跋扈者。非黨而清流黨傾險者。非黨而正直黨。其所謂黨人者。類皆吾之所欣慕者也。其以黨之名加人者。類皆吾之所疾惡者也。天下而罪黨。將罪其所謂黨人者乎。抑罪其以黨之名加人者乎。故曰黨也者。小人中君子以危國家之名也。夫君子與小人其不並立也。若陰陽然。此長則彼消。爾生則我死。故古之聖人不戒於羣陰壯盛之時。而戒於一陰初生之候。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姤之初遯之二。聖

人皆有危慮焉。明乎小人之退不盡。其道必至於否剝窮陰而後已。故君子小人競進。則君子必日疎。小人必日密。其始也。君子以小人攻小人。幸而勝。所用之小人轉而攻君子。幸而不勝。則又以君子攻君子。至以君子攻君子。而君子無不退。小人無不進矣。然所謂君子者。或爲累朝之所顧命。或爲人主之所深知。或爲朝野之所倚重。卽攻之未必退。退之未必盡也。小人曰。吾中之以黨名。則雖累朝之顧命。而不足恃。雖人主之深知。而不能留。雖朝野之倚重。而不敢救。於是乎黨之爲禍。蓋浸淫流漫而不可止。君子於此成不朽。國家以此成敗亡。吁可畏哉。熙豐之間。王呂之黨。茅棄而進。海宇洶湧。莫不決齒而甘心焉。而熙豐無黨名。哲宗之初。聖母在上。羣賢在下。始之以司馬。繼之以呂。范其經筵。則程氏之道德也。其文翰。則蘇氏之文章也。其輔相。則劉王之政事也。此數公者。其於君子小人何居也。然而元祐名黨矣。嗚呼。黨之爲黨。果何如哉。蓋熙豐諸人。悶鬱於下。怨入肝體。日窺伺間隙。以求得志。於是陽附於君子之門。而陰搆夫黨錮之禍。洛朔蜀之名成。而熙豐之黨進矣。或曰。三黨之名。蓋諸君子互相訾擊而成也。於熙豐何有焉。吾嘗讀程蘇之書矣。其議不合。非無黑白之迹。是非之分也。然究未嘗

以黨相目。且諸君子不以黨加於熙豐之間。而以黨加於垂簾之際。一何惑也。若曰轉三黨者爲之也。此正熙豐諸人所謂陽附而陰搆者矣。張商英之在元祐也。上詩求進。諛佞無恥。而紹聖之乞毀碑者商英也。周秩之爲博士也。親定謚號。自附正人。而紹聖之乞斲棺鞭戶者秩也。子瞻之黜英州也。全臺劾其先是制詞多訕謗語。范公曰。言者皆當時御史。何不卽納忠。而今乃奏耶。由是觀之。紹符之黨人。元祐之黨人。熙豐之黨人也。洛朔蜀諸公又何與焉。然則此數公者皆無可議者乎。曰此則有辨。伊川先生之於宋也。猶其有泰宗兩曜也。登高者望之以爲表。處闇者依之以爲明。萬古長夜望之以爲晉旦。若蘇氏兄弟特文章之雄耳。楊康國之言曰。其學爲儀。秦其文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用之又一安石也。此可謂知蘇者矣。夫使荆公當日無神宗之遇。備位制誥中。若疏筭騁文辭。更不幸遷徙炎荒窮海之鄉。鬱鬱不得志。以其所欲爲。立言以垂不朽。後世讀其書。慕其爲人。如見伊呂焉。不知其敗壞滅裂如今日也。而且相與歎其不見用。使三代帝王之治不復見於後世。豈不重哉。故荆公不幸而見用於神宗。而首惡於熙豐。子瞻幸而不見用於神宗。而垂美於元祐。而要之爲內翰。則有

餘爲宰相。則不足子瞻之興荆公。一也。不然。王雱欲斬韓富之頭。以行新法。荆公悚然曰。女誤矣。荆公以異已之敵。猶知韓富之不可非。子瞻以同類之賢。而不知伊川之不可毀。以此乘時。在位其於進賢退不肖。何如也。范公九年之奏曰。當時臺諫如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等。皆素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爲頤黨。則洛之興朔固未嘗有讐擊之事。又安得有分黨之名哉。惟蘇氏以歌哭輩素之蹀節。開過於伊川之門。使熙豐諸小人。得乘其間。而散入於其中。出其蟲鼠之技。轉相掊擊。以黨之名中洛朔。而即以黨之名中蜀。以成紹符建中之禍。而子瞻不知也。古人有言。朔自守之兵也。洛應敵之兵也。蜀侵鄰之兵也。由是言之。其開關而揖盜者。非蘇氏也哉。然以蘇氏爲非君子也。則又不可。夫蘇氏特其學未醇耳。其才剛毅明決。風生而嶽立。竄逐窮荒。而愛君忠國之思。百折而不可磨滅。豈若後世齷齪細儒。干依正類。操戈矛於堂。弄雲雨於手。其智出熙豐下哉。且熙豐諸人。變幻百出。以構君子。流其身。籍其家。追奪其爵號。羅織其子孫。其得計殊甚也。然腐儒穉子。讀數寸之史。輒唾罵而恚恨之。不置而程之道德。蘇之文章。王劉之政事。長存天地間者。因黨名而益著。黨顧何累於君子哉。且使天下之爲經筵。

者。至。於。程。爲。內。翰。者。至。於。蘇。爲。輔。相。者。至。於。王。劉。諸。子。而。曰。黨。人。也。然。則。人。主。將。日。求。黨。人。而。師。之。友。之。臣。之。不。暇。而。又。何。罪。焉。故。曰。元。祐。非。黨。也。豈。惟。元。祐。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之。所。謂。黨。者。皆。非。黨。也。然。則。無。黨。者。乎。曰。否。以。黨。之。名。加。入。中。君。子。以。危。國。家。者。皆。黨。也。

### 答谷宗師論曆志

蒙發天文志。已細細同陳。生較訂訖。謹如限繳進。第中有不得不言者。蓋天文一志。歷代皆有定說。大略相承。加多加密。而不大相遠。凡一代曆法。進退損益。及曜緯占驗之原。皆從此出。不可不慎也。先朝宮界限度積分。俱集前代大成。未嘗創改。迨至懷宗時。始有西曆一書。然未經會通中曆。確有定論。頒布海宇。則此書在先朝。尙爲未定之書。但可資其議論。以究天學異同。若以爲明天文志。如是則是從洪永。以至熹廟。其時皆無天文也。其時之所謂天文。皆非也。今所發天文志。大約撮取遠西曆書中一二種。雜以鄭端簡天文述。據湊成書。與先朝原法踰遠。夫所謂一代之史之志。必使後人據書。握策。可以求此朝之成法。可以求此朝成法之疎密。是非可以求此朝政令徵驗得失。

之。故。今。乃。盡。去。舊。法。而。但。取。末。年。未。定。西。域。一。國。之。書。以。爲。一。代。天。文。如。是。其。爲。作。者。荒。督。之。責。小。天。下。後。世。執。此。以。誣。先。朝。之。法。其。罪。安。歸。乎。故。某。前。謂。曆。法。一。志。必。須。細。推。算。種。種。脗。合。又。須。博。徵。故。實。章。疏。考。訂。明。確。方。可。操。縱。成。文。誠。不。敢。抄。撮。急。就。以。塞。一。時。之。責。也。今。將。此。志。中。難。解。者。一。粘。出。共。計。粘。票。八。十。二。紙。其。票。粘。未。盡。者。細。陳。左。幅。惟。師。臺。裁。正。

辨經宿

三垣二十八宿各有所屬之星。星有定數。數有定位。歷代以來。中國相傳不易。其從北極分十二辰次。以定赤道限度。亦歷代相傳不易。從未有以辰次割裂星宿者也。故凡天文志中。分列經星。所以爲觀占。推驗之用。自宜逐垣。逐宿。逐座。交還完確。今但取西人分宮表度。編作星經。或一座而割裂於兩宮。或一座而割裂於數宮。本宿忽失數星。他宮忽多數星。令觀者茫無覓處。此雖明於經緯者尙費查考。遺之後人。竟成夢話矣。不寧唯是。并於西人之說。又多紕繆。如今所票粘者。正復不少。以此爲志。何以示後世。以觀占推驗之實乎。

辨黃道極

北辰爲天之樞。萬古不易。日行爲七政之紐。歲歲不常。究其細微。蓋緣日積而成歲。刻積而成日。則是不常者刻刻有之。分分杪杪有之也。其六十六年八閏月而退一度。固顯然可見者矣。惟其不定如此。前聖賢於帶天之絃處立爲一定之所。强名之曰赤道。分天爲十二宮。以爲日行不定者立法。宮者日月星辰之辰是也。是出萬古一定之度。列萬古一定之宮。不可移易者也。故聖人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居者日日如此居。共者日日如此共。惟其不易也。而後於其不常者立法求之。不常者有常可求焉。於是月之出入於黃道者。遠不踰六度。亦猶日之出入於赤道者。遠不踰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也。月一歲十三轉有奇。又白道斜正上下遲速不常踰甚。因黃道不常之常者求白道斜正上下遲速。不常踰甚者亦有常可求矣。五星之出入上下遲速進退於黃道者。別有多端之不常。一一皆以日爲主。則姑且弗論。若是乎不常之可求如此。豈非以黃道乎。黃道不常何以可求。豈非以一定之赤道一定之宮辰乎。赤道宮辰何以可求。豈非以萬古不易之樞尊而無對之北辰乎。北極之於赤道其重如此。如曰黃道自有

極。七政藉之運行。則此北極者離所謂黃極也者二十三度有奇。而時時刻刻分分杪。杪拱黃極而流轉與衆星同拱黃極也。然此黃極者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則成一黃極小規矣。小規之徑。以前人之度度之。蓋長四十七度八十分六十秒云。黃極則背負小規。所負之規亦分三百六十度。亦六七十年而移一度。且漫言時時刻刻分分杪杪。而漸移也。且漫言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而移一大周天也。夫人拱而向之。注目而認之。定爲黃極矣。但見黃極也者亦爲北辰一日一周而成一小規云。徑之長。以前人之度度之。蓋四十七度八十分六十秒云。虛空難以定其極。置爲黃極渾儀規而觀之。北極蓋去黃極二十三度有奇云。北辰蓋一日一周黃極云。北極蓋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而一大周黃極云。北辰時時刻刻分分杪杪而漸移於黃極云。北辰者且不安其居。拱黃極之不暇。而何暇受衆星之共云。伏而思之。鳥火虛昴取象於蒼龍玄武白虎朱雀以定四方。四方定矣。宮辰分焉。列宿序焉。後世宗焉。曆法密焉。皆恃有極焉。以爲之主也。極者不移之謂也。非時時刻刻漸移之謂也。居者不移。移者不居。居與移兩無所定。衆星亦無從而共矣。二十八宿距星可擴不可踰。一十二辰位次有方難可。

改將舉而名之曰東玄武西朱雀南青龍北白虎愚氓未之能信也學者眼眶不大止見得目前四千餘年內之事未能了夫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年餘之事然約略言之或不大異耳竊謂誣天之行莫可憑於一時誣民之史難取信於百世關係甚鉅是以冒昧唐突知犯忌諱而不敢默默也。

### 辨瑞星

老人星去極一百四十三度四十三分去南極三十九度一十九分五十秒在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之處南極入地亦四十度老人星常隱不見此係經星恒度非若七政錯行彗孛含譽等隱見不常者也然則永樂四年二月庚辰旦老人日見及累朝數見者恐未足信後世之識者也若在順天而見則必歲歲同之何以他年不見也蓋老人星在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之處見之頗難旦見丙未幾而日出星隱矣夕見丁即淪入地中不見矣故謂之瑞蓋在千餘年前三十六度之地今歲差漸移卽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之處未旦而先見夕見而不即沒矣如今日浙中北極出地三十度有奇之處冬春之交夕見數月夏秋之交晨見數月不足爲奇也。

辨七政

天地之理。有逆斯有順。上九字原棄另書  
格外疑可刪去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是爲七政。七政右迴

者逆數也。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之爲數也逆。易日月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易也。其用爲二五。二五者七政也。以故七政皆主逆。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上曰。天左。日月五星皆右。朕自起兵以來。興善推步者仰觀。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清氣肅。指一宿主爲太陰居其西。相去一丈許。盡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爾等不明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然七政皆主日。日率正則諸率皆正。日大明陽之精光。太陰承光夜明。五緯因之。而有遲疾留行順逆焉。七政惟日。有光一天。威柄不下移也。月星皆無光。賤陰也。依日以爲光。藉天子寵命以出政於四方也。向日則昭明。背則魄伏。示順逆也。近日則光盡。上不可偪也。日麗天而列曜。息陰不當陽也。當陽則人主憂。日所行曰黃道。黃道無定體。因其所行强名也。南北二極之中。各九十一度。三一四三七五是爲赤道。赤道定位也。亦强名也。赤道定而後黃道之

無定者亦有定焉。月所行曰白道。白道出入於黃道內外。亦猶黃道之出入於赤道。強名以求定也。黃道相距最遠者六度。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是爲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是爲弦。相與爲衝。分天立中。是爲望。以速及舒。光盡魄伏。是爲晦。月循黃道內外而東。近北入黃道。內曰陰曆。近南而出黃道外。曰陽曆。陰陽體相遇爲會。會於黃白相結爲交。而食生焉。故曰交食。日君象也。下有失德。應合於天。而適相值。理數參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勝陽也。月食行入閭虛。異地見同。故無時差。日爲月所掩。其時刻分秒九服見殊。時差立矣。日輪大。月輪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小掩大。近掩遠。故日食既時周。圓光溢出如金環也。日月變色失光芒。彗角鬪盪小戴爪耳足如人搖隕。並見出非所。王者惡之。五緯水火金木土。日用五府之精光也。五緯各自有其道。出入於黃道內外。故亦因黃道求之。太陰因日爲望晦。而不因日爲遲疾。五緯不因日爲盈虧。而因日留而復順行。而遲而疾而伏而爲一周。合後見於東曰晨暎。見西曰夕暎。北齊張子曰。有遲疾順逆也。近日而疾。遠而遲。伏後而疾而遲而留行皆順。留而退而又留行皆逆。

悟有盈縮之變。而加減常率。以求其逐日之躔。頗親密矣。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世如流泉。三月改火。木歲一凋落。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木一紀。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名壇。讀如鑽。以鑿爲體。讀如田。其用壇塞也。水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依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七政自下上。一月二水三金四日五火六木七土。金火近日略同。然金仰得光而返景。火俯得光而順施。故火之效爲尤著。土最高。月最下。皆遠日非顯。卽冷木居土寒火熱間。氣和平。以故祥歸木。灾歸火也。五星行列宿視所好惡。遇所好則所惡反之。凡五星起怒芒。角拔劍反羽凌鬪貫環蝕吞戴勾已同光牝牡晝見經天。七寸以內犯列舍星宿。各以其所臨爲占。正德一年。五官監候楊源疏言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東西往來不一。宜思患預防。時劉瑾亂政。輒矯旨杖戍之。嘉靖三年。光祿少卿樂謾上言正月五星以次聚室。太陽臨近隱伏不見。天象暗聚。流氣降精。占曰五星聚是爲改易。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失國家。百姓流亡。陛下初承大統。五星適聚。可不益脩聖德以承此大慶乎。崇禎初

日食不合。詔議之海西法謂太陰朓朒之故。一因赤道上之黃道升降不齊。凡月離正降六宮則朔後疾見。斜降六宮則朔後遲見。離正升六宮則晦前遲隱斜升六宮則晦前疾隱。一因白道距黃道之南北。在北即入地後黃道疾見。在南則入地先黃道遲見。一因月視行度之遲疾。視行為遲假。則朔後見月遲爲疾假。則朔後見月疾。至若五緯異行。各有贏縮加減。凡星在歲行規極遠之所。必合於太陰。其行為順而疾體見小。在歲行規極近之所。其行為逆而疾體見大。若土木火三星行逆則衝太陽。金水二星逆行必夕伏而合。行順必晨伏而合。其各星之順行而轉逆。逆行而轉順之兩中界爲留。留者非星不行。乃際於極遲行之所也。各星見伏之限以地平障蔽日光。晨昏光之久暫不等。星口時刻又自不等。故一以地平爲主。大約星在黃道南則度多。在北則度少矣。統論見伏之因。一以太陽下於地平。一以星在緯之南北。一以極出地高下。一以黃道升降斜正不第。以太陽距度爲定也。其論頗細蹟。與中法略殊。考正曆善詳之。

### 辨分野

乾坤交而變化生。變化生而調御出。帝王俯仰之功。所以勤庶績以承休光。猶疴蟬之

於肢體。百絡縷分。一歸於心。故手足不相覺而脩救至。傳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蓋有其道矣。周禮保章氏辨九土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戰國時臯唐甘石諸家主十二州。兼斗乘以察機應。漢志分次具詳之。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頗不同。若陳卓張衡京房譙周等更言所入宿度又加異矣。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始以唐州縣配之。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負地絡之陽。以限蠻夷爲越門。南戒負地絡之陰。以限戎狄爲胡門。南地絡會行謂之南河。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雲漢自坤艮。北斗自乾巽。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陽者四。爲四戰之國。其說最精密云。夫天之列舍盡於二十又八。而地之周徑以億萬計。其於中國十二州次。不啻數十億而一也。然王者盡以配我疆域。候符答如景響。是爲天地之心所長存也。如區隅遼渺。皆有仰觀之法。苦回回遠西諸國。亦能言象度。以測運緯。雖名號不同。星躔分次。亦列十二宮以爲準。至星位離合。則與諸夏特殊。若斗杓則易爲熊尾。南門則分爲

馬尾及腹敗臼則破爲火鳥等。率聯截割。非中國之舊。皆荒茫不可辨。彼土用以占步。亦復有信矣。然則氣數之所通感。統之至大且尊。析之至雖甚纖細。莫不具天地往來消息之故。故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及遠夷血氣之屬。皆當知戒謹修德業。以答天意焉。而其爲大且尊者。固有常主哉。若夫海宇裂王。畛域數分。一象則共占。共占而各驗。此又天道之遠錯。綜互變。非智術所能窺測也。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國。大抵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志稍異。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歷數。與歲差爲遷徙。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改隸。雖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晉天文志。十二次始角亢。以東方蒼龍精首也。唐始女虛危。以十二支困敦首也。其以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太祖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爲星紀。斗建之分。與三統之正。相協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辨象占

天人上下一氣之屬。其理與數不相間。政變於下。則上應。象變於上。則下應。吉凶倚伏。互相爲根。自然之符也。然天文應異。及日月薄蝕。緯星犯守。斷合諸異。歷家皆有恆法。求之。雖密合親疏。法人人殊。皆可以推步得焉。故崇禎戊寅。笑惑守心。西法歷家言五緯各有常行。當其留。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不以桀紂而延。以故守心非灾。豈古所稱天象變占。感召之理。皆非與。古大順之世。王者恐懼修省。兢兢於天命之不易。而其時薄蝕凌犯之事少。當衰亂怠棄。則益多。代不爽也。譬之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易鏡求之。則不應。抑又何歟。明高皇久行間。熟知乾緯。及卽位。徵集諸言天家至京師。議法象。搜抉往牒。并華夏海夷之術。今古略綜。至於省灾祲。戒符瑞。敬天勤民。尤不敢忽焉。故其訓戒諸王及飭諭羣將。皆非疇人界士所能測。列宗相傳。明時觀變。凡以謹天命。察幾宜。咎謝以撫人事。代無差貸也。嗣及中葉。象緯之學闕如。保章馮相守成法。而不知變。欲以形先察微脩救。曆數以輔成至治。難矣。懷宗初年。慨然欲改治之。特命開局於京師。兼收中外諸法。將會歸以垂鴻模。會國變未成也。今考恆星雲漢經緯之次。七曜運行儀測分躔歷舍之道。載在靈臺。行於朝野者。采著成篇。雖術法繁移。其於一朝得失。

之故不可誣已。若夫象曜陰陽之異。星精犯合流隕之占。其理與政事俯仰。雖推布有常度。而灾害在國君大臣。夫月毀於天。而魚腦減於水。東風至。而酒湛溢。陰陽迭感之。故灾豈無道哉。故時數會則氣滋。氣滋則幾兆。幾兆則象懸於上。事形於下。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而適相值。是爲主德。主德所及。運會生焉。是爲天道。天道者大人之精符。王事得失之先著。大防也。知之脩懼。謂之聖人。其義固有出於曆數推步之先者。興用備載簡冊。以昭靈戒通三五焉。

### 友硯堂記

予幼嗜研石。所畜不下二三十枚。其佳者纔四五耳。憶甲申興從子亮切游杭。見一青花紫石。兩人爭出直買之。互增其數。至過所索。賈反詫不售。歸相咎者數日。予卒以厚直得之。亟呼良功趙三者。斷爲宋款。抱臥累月不厭。其癬可笑率如此。時交游皆浮薄。所謂社盟名士。習知不過八股。寫八股之研。不過市間石片鑿水池。或更於旁穿穴納線絡頸下入試。一枚可值二十許錢極矣。見予所嗜研。輒怪而非笑之。予研大率得之骨董肆中。及山人門客之以骨董謁者。初嗜古。繼嗜奇。最後乃嗜端石。每嗜必受骨董。

之詐。故畜多而佳者少。然因欺而盡得其理。故歷之久而解識益進。若朋友淵源贈受之道。則曾未之及也。遭亂竄跡山水。其佳者不忍舍。則托之村友。村友死於兵。研盡散失不可問。戊子以後。歸理筆札。則亦買市中石片磨墨。故友孫子度過而悲之。贈以眉槽小端硯。予自此復有研。初予之交子度也。亦以盟社集崇福禪院。獨予兩人坐大殿。出所作詩相質。子度攜新得澄泥研。及程孟陽畫冊玩詰竟日。社人皆笑。子度手予詩卷。題曰。吾兩人當爲世外交。詩文其餘事耳。它日復示書曰。吾輩今日無可爲。惟讀書力學。事事當登峰造極。定不落古人後。自此俱不復與社人通。嗟乎。子度吾真友。研吾真研也。辛卯子度死。予益落魄不自振。己亥遇餘姚黃晦木。童時曾識之。季臣兄坐上。拜之東寺僧寮。蓋十八年矣。當崇禎間晦木兄弟三人。以忠端公後。又皆負奇博學。東林前輩。皆加敬禮。所與游者。負重名。如梅朗三。劉伯宗。沈崑銅。吳次尾。沈眉生。陸文虎。萬履安。王玄趾。魏子一者。離離不數人。天下咸慕重之。一二新進名士。欲游其門。不可得。至有被謾罵去者。既亂。諸子皆亡落略盡。而晦木氣浩岸如故。後起不知淵源。習俗變壞。益畏遠之。然晦木固不能一日無友者。左右前後顧則案然蕭矣。於是得予則喜。

甚。曰是可爲吾友。晦木求友之急。至此蓋可悲矣。晦木性亦嗜研。時端州適開水坑。同邑有官於學者。予從購石十餘枚。與晦木品其高下。晦木又喜以爲有同好也。謂予曰。予兄及弟子所知也。有鄧高旦中者。此非天下之友。而予兄弟之友也。戊子遂與旦中來。其秋太沖先生亦以晦木言會予於孤山。晦木旦中曰何如。太沖曰斯可矣。予謝不敢爲友。固命之。因各以研贈予。從予嗜也。其研有出自梅朗三陸文虎萬履安者。其人雖已古。然繇三子之交而追之。或冥漠所不拒。孟子所謂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者非耶。予又自幸其友之足尙也。因以友研名吾堂。同邑吳孟舉見而喜之。孟舉新獲研出自黃澤望。遂以見贈。澤望固予所慕。而孟舉又友之宜進者。亦受而登諸堂。吾友與研於是乎盛矣。或曰。子之友盡此乎。予曰。非也。或不能得研。或有研而不必取。又烏乎盡。然則子之名堂也。得毋重研而輕友乎。曰否。予之研固不盡此也。研雖良。非良友不以登吾堂。吾友良。雖無研。亦不敢不登也。

### 八角研

餘姚黃太沖名宗羲所贈也。研八角而不勻。角當四正。體狹長。兩旁角闊。頗又狹。於下

背作屈角三足。有銘。即用六朝回文舊語。而中刻耶蘇三角丁圓文。其質則歛之龍尾也。太冲詩云。一硯龍尾從西土。傳之朗三傳之我。燕臺湏洞風塵中。留之文虎亦姑且。十年流轉歸雪交。治亂存亡淚堪把。未幾失去。又十一年而復得之。遂以見贈。

紅雲研

餘姚黃晦木宗炎所贈也。石青紫而有紅文。若覆雲者。故名。晦木以黃金屈卮一銀幾兩得之。其製闊邊小槽。晦木亂後。物皆散盡。惟此硯厙存。出入必偕。其第三子百世尙未婚。晦木云。吾將以此硯聘佳婦。已見予嗜硯。卽以畀予。而晦木子適爲予姪。晦木因作紅雲硯詩以贈。詩曰。幼不學問多拘惑。購石斷硯勞心力。南唐沉泥宋龍尾。洮河鼈鵠誇耳食。西園磊磊成石林。豈顧寒廚炊煙息。磨礪既久美惡判。寶硯無如端谿善。端必下岳之子石。天生硯材千古擅。搜奇弋詭又十百。最上絕倫有雙硯。飢寒剔剝患難逼。干戈死喪頻鍛鍊。衰翁熒熒止一身。更無他物樂晨昏。願言雙硯盟偕老。相隨松城繁蔓草。大兒彊倒小兒號。去兵去食甘立槁。又割片石易握粟。單輪隻翼生趣少。尙擬守此度餘年。夜雨慘澹孤燈前。剖心鑄腸鬼莫知。淚落硯池生寒泉。憶我弱冠授室初。

埋光馬隊講肆固不宜。趙璧塵餲豈相當。我今屏息對奴隸。頑石止堪補泥牆。語溪呂子間世才。刃鋒凜凜辟氛埃。義理深究紫陽旨。經綸自喜管樂比。健翮負天卑鳬雁。窮璵予曾戲言效米氏。欲以研易小樓居。子直笑頷不爲怪。天壤何人識此迂。吾兒二十尙未婚。覩焉爲父徒歎歎。子能相之驪黃外。衣子之衣廬子廬。吾思報子貧無術。形影相隨止片石。贈君兼作紅雲歌。紅雲灼灼臨清波。溫如處子艷如荷。稜稜丰采藏柔和。鈔經箋傳闡邪說。斧鉞亂賊誅么麼。

### 鳳池研

鄆高旦中斗魁所贈。旦中有研二。皆萬履安所與。其一爲澄泥唐槽。履安遊於杭得此研。即馳書旦中曰。近得張伯雨研圓體三足。其池作鳳形盤其尾。轉與喙相及。刻句曲外史印文曰貞居。背有銘曰交文明。考文德。舒九苞。輝翰墨。字環書作小篆。蓋奇物也。伯雨雖元人。其高致亦可尙友也。

### 眉槽小研

同邑孫子度爽贈予淡青端石。杭人趙三所琢。高三寸。廣一寸九分。

卣研

同邑吳孟舉之振見贈。癸卯春夏。予與太冲旦中坐水生草堂。與孟舉自牧諸子倡和甚樂。忽得晦木書云。澤望病劇。以此硯及石田衡山畫售爲藥價。太冲旦中踉蹌東去。澤望竟不起。此物遂歸孟舉。憶予年十四。見澤望于東寺。氣象偉然。與子度坐禪榻論司馬溫公集。予側聆之。不敢問難。近得遊太沖晦木間。謂旦暮見之。不意遂死。今得此硯。如見其面。豐然其目修然。其聲琤然。又足感也。研嘗爲嶺南梁稷非馨所購。天然石璞。面滿黃臘。中穿蟲蛀。開顱以磨墨。予改爲卣研。初高二寸許。破其半。作唐槽歸之。太冲爲黃氏續鈔妍。

山高月小研

同邑吳自牧爾堯贈也。亦甲申遊杭所得。凡三石。一爲宋欵。次爲瓶研。此其三也。從子亮功爲予銘。且序曰。叔父得端谿舊坑石子。方六寸。四周天。然面浮蕉背綠文。如畫工所設遠山者。有眼半啞。文上如隔山待月。方過此嶺。文左可着墨。墨痕初溢。如山雲欲。

雨坡院瀟灑。或旁注眼上。則繁月微露。清光猶見也。因以山高月小名。而命宣銘。銘曰。  
秋月明。秋山橫。壯士遇之悲。生反謂秋氣之無情。乃有怨怒愁痛之聲。秋月爲之低昂。  
秋山爲之不平。化怪石如肝脾。以成雕琢之奇。山銓月角。融結而入乎文字聲詩。使天  
陰欲雨。庭無月時。借置吾廬爲苦吟資。久假不歸。抱黑淋漓。頓首歛詞曰。宣欲之叔父  
其撫須一笑而許我分癡乎。此銘久失之。研亦從村友散亡。流轉至自牧乃割贈。時從  
子壻徐大竹適至。於舊簏得亮功遺稿一帙。見畀此銘在焉。遂勒之。又一段奇事也。  
往時交遊道盛。余與陸文虎梅朗三數子獨有研好。所留多絕品。外舅葉六桐先生  
友人王子樹皆官粵中。不能致片石。最後萬履安以曹秋嶽之力搜訪。亦未見有余  
敵者。亂後雲煙過眼。一時交遊亦零落爲異物。余從樵人瀑布嶺下拾土題名而已。  
因歎交遊之盛衰。關於世運之升降。而硯石之聚散。又關於交遊之盛衰。如李格非  
之記名園一例也。讀語谿呂用晦友研堂記。朱鳥欲來。關塞且黑。毒龍未怒。環劍可  
求。耿耿者久之。信有生習氣之不易除也。雖然。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硯即吾硯。  
往時之盛。蓋庶幾復見之。契弟黃宗羲跋。

題錢湘靈和陶詩

和陶始東坡，山谷稱其出處不同。氣味相似，此山谷阿所好耳。氣味那得似。淵明有所不可者也。東坡無所不可者也。平生沾沾於升沉得喪之際。鬱勃輪囷。孤憤懟恨。一變而爲禪悅。爲神仙方技。爲任俠。爲滑稽。爲飲酒近婦人。爲排闥縱橫之說。以無所不可爲達。止有大不達者存也。其和陶也。遊戲韻脚。亦無所不可中之一耳。後人沿而和焉。是又刻東坡之舟也。然吾得一人焉。爲張北山。北山當德祐以後。徵書至門。遺民瀾倒。如平仲文海幼清子昂諸人。皆不能自立。獨北山堅拒以東海大布衣。終其身可謂得義熙之志矣。和陶雖在東坡後。而有所不可。即居東坡前。可也。自餘和者。皆非和陶。乃和蘇耳。虞山湘靈乍嬰塵網。旋返自然。澡雪氣垢。快然可無遺憾。殆天所以成其和陶乎。宜不得比東坡之達也。讀其詩。寄託高遠。脫去纏索。其於古人。固有曠世合節者矣。獨其於有無不可之間。爲陶乎。爲蘇乎。認得淵明千古意。南山經雨更蒼然。此在湘靈自勘之。余固不能辨也。

題高處尊畫像贊

凡今幅巾不耐澹薄。望火日游。其狀磊落佛門。兒孫候門。翼角不知其隱。安問其學歸然。此老冰懸雪壓。雙趺隱然八字。着脚後未或知曩。則已確其圖可傳斯名。不怍。

### 自題僧裝像贊

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槩謂之俗。不參宗門。不講義錄。既科唄之茫然。亦戒律之難縛。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綴領方。短髮頂禿。儒者曰是殆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東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遊裸鄉。無乃下喬而入幽谷。然雖如是。且看末後一幅。豎起拂子一喝。曰咄。嗟。叨個甚麼。都是畫蛇加足。

### 書舊本朱子語類

壬辰夏買此書。爲書船所欺。自三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俱闕。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又重出。全書中又多爲庸妄人所批抹。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至此每展閱時。恨怒無已。書此示兒輩。讀書無論聖言。當加敬畏。卽古人文字。亦不得輕肆動筆。且以戒。與書客買書。當細對卷葉。翻看污損。勿輕信。而怠忽焉也。

### 書大學切己錄卷首

江西有程山一宗。皆以隱居講學爲事。有南豐謝秋水名文淳。著大學切已錄。自序謂向宗陽明。力否朱子。其實並未曾讀朱子書。惟據先入之言。幾成黨同伐異之見。至乙未閱李寅清大學稽中傳。丙申始取朱子書讀之。乃著此書。然仍皆調和兩是之說。未可謂之曾細讀朱子書也。蓋先入之害如此。

識碧山學士傳稿後

右先外大父學士葵陽先生文稿。年遠散軼。据陳百史五十大家本僅三十餘首。後四世孫相如從友人處得十許首。又從桐鄉錢蒼城得其婦翁姚北若所藏本十許首。最後四世孫鶴出舊刻宦稿訂定數首。共五十八首。而諸改墨爲程者不與焉。按先生文凡三變。初爲渾灑踔厲驚世之文。嘉靖辛酉甲子間。風氣冗弱。茅葦彌望。先生與同里趙玉虹獨勉爲古學。救之以精練典則。會隆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人舉于鄉。辛未後文體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里。與門生子弟論學不少倦。而文益簡淡高遠。今集中所載多後兩變作也。海內過其門者無不成名士。如會稽陶望齡。晉陽王濬。初華亭董其昌。同郡朱國祚。陳懿典。馮夢禎。諸所陶鑄甚衆。先生初入翰林爲館課。輒傾其

曹同館雖前輩無敢雁行。而先生又嚴峻好直言。遂爲時貴所忌。萬曆戊子主順天試取王錫爵子衡爲榜首。第十名李鴻。又申時行之壻也。言者遂以攻先生。下廷臣覆試至再。諸生文皆如格。事乃白。然先生遂自劾求斥。慰留再四。疏十上。竟告疾歸。先是丁丑會試張居正欲以子嗣修相屬。先生堅避不入簾。爲江陵所憾。以故久不遷。夫不肯趨附。熏灼之江陵。而私調停畏。蕙之太倉長洲。固有以知其不然也。然先生終拂衣不起。絕無顧戀營冀之情。其名節自重如此。竊論先生之文。上裁嘉靖以前之迂蕪。下截萬曆以下之俚怪。酌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運之正中極盛也。編脩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士風倒瀾。欲正無繇。因陳六事。曰去浪靡。止奔競。明是非。禁佞諛。禁黨錮。禁清談。啟禎間事。無不灼見鳴呼。誠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外孫呂某謹識。

跋入哀詩曆後

汪孝廉魏美

陳晉州士業

申山人自然

錢宗伯牧齋

王先生子文

劉先生伯繩

黃孝廉季真

仁菴義禪師

藜洲入哀詩。余同哭者只牧齋魏美耳。然伯繩余所願見。甲辰將渡江而不果。識其子子本於杭。前年黃木正寄詩於余。得聞其父孝廉之風。子文則立谿鳥石數爲余寄問焉。山人之死友。又余之舊也。是皆宜哭。不當以識不識異。今年求宋元集於晉州。晉州雖亡。不可等之路人。惟於仁菴無淚焉。嗟乎。年。月。幽。草。無。銘。甲。拜。乙。號。荒。臺。有。記。耿。寒。燈。於。霜。木。許。故。劍。於。南。枝。其。聲。光。氣。力。能。使。後。世。惻。愴。如。見。而。況。於。余。乎。南。陽。某。謹。跋。

書西樵兄遺命後

此先兄十一年前書留篋中者也。甲寅八月十六日午兄病革。命簡以付某及平生事略數紙曰。爲我善成之間家事。曰不必言。嗚呼。此非明於義利邪正之辨。豈易及此。以視世之名爲士大夫。而惑於禍福死生佞佛乞靈。甘於叛聖而不顧者。其智愚賢不肖相去何如也。諸子孫豈惟恪遵。更當推明此意。於爾身爾家。一言一動。必懷義而去利。守正以闢邪。庶不忝爾所生哉。甲寅八月廿八日弟某拭淚謹書。

呂用晦先生文集卷七

墓誌銘 祭文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費公墓誌銘

仕宦之獨尊進士也。不知始於何年。至於國雖亡。而進士之權有餘烈。其師生同榜世次蔓延遍天下。蟠結深固。故進之捷。退之難。其聲譽易起。有註誤亦經營易復。雖至失職敗節。猶能飾罪爲功。顛倒朝廷之刑賞。而自舉貢以下則反是。雖有高行偉烈。曾不敢與爲比例焉。故艾千子謂舉人官至府同知。便爲入閣。憲進士之黨也。而其中則又有門戶之黨。雖以進士之尊也。亦必繇乎此。凡入於黨者。亦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註誤易復。雖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而其力并可顛倒宇宙之是非。其不入於黨者。則又反是焉。乃其不入黨者。則又有一黨。有陰有陽。有正有邪。其翻覆傾軋勢必有消有長。當消長之交。大位者必有危禍。於是黠者出焉。曰吾於兩者皆不與。混混默默。善事上官。分積寸纍。潛致崇階。實陰用陰邪之力。而又不爲陰邪所累。蓋其術又狡矣。進雖不捷。退之甚難。亦能完聲譽。免註誤。飾罪爲功。以顛倒是非刑賞。而其爲迂拙自守。誠不

知有所謂黨者。則又反是焉。嗚呼。仕宦之難。至於此。士之欲自樹立。而出不由進士。仕不入門戶。以迂拙守官。死封疆而無聞焉。如隆德令華陽費公者。豈不。又。甚。難。者。與。按公名彥方。字爾英。華陽其號也。世居邑之某某里。祖某父某。公爲仲子。未弱冠補邑生。萬曆癸卯舉於鄉。年且三十矣。又七躡公車。以母老且病。冀及祿養。不得已遂謁選歸。而丁母憂。服闋。授江西上高令。公自以一榜起家。思以治行自奮。而不善爲逢迎結納之術。居數年無異聲。旋以漕事挂議。謫江西按察司經歷。時公有門人秉銓政者。或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地。公笑而不應。崇禎五年冬。乃起補陝西平涼之隆德。秦地自延綏寇亂。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賄免。守土者率望風解竄。營救于樞要。天子亦以武備久弊。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益橫行無所阻。是年春。秦將曹文詔楊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濠虎兕隴州諸捷。賊黨可天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等。相繼擒斬。秦中得少休息。公至治急招流亡。繕城郭。勸農設賑。民賴以安。然秦寇散在楚蜀者日復充斥。乃以延撫陳奇瑜總督五省。檄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漢興間。方賊之在楚豫也。廣衍四潰。撲之實難。今逼入

燒山窮坂之中。自春及夏。大雨連月。弓脫馬斃。進不得食。退無所奔。突環諸省之兵。蹶之。賊之滅可待也。賊魁李自成困興安之車箱峽。峽嶮不得出。行賂乞降。奇瑜狃于楚捷。輕賊不足平。且冀大成之速功也。許而縱之。賊出棧道。即與略陽羣盜合。掠破州縣。勢不可制。而秦患復猖矣。賊分爲二支。一入長平。犯涇陽。一趨郿。剽盩厔。衝突飄忽。輦平涼在所不支。公聞報急。募兵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遁。賊破<sub>靜</sub>寧州。閏八月二十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執公求金。掠其署。大失望。其首號信王者託曰。窮如是。其好官邪。縛不殺。先是公遣僕丸書求救於固原道陸夢龍。陸報公堅守。且日親率兵至。苟爲賊所得。即分賊騎設伏於六盤山。陸至陷伏中。軍衛爲二。力戰而死。身被創矢。無完膚。陸蓋公同年友也。賊返城。遂害公。公挺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固原失事聞。天子愍悼。命查歎死事者。秦撫練國事疏報含糊。謂公被傷不知所及。再命覆核。乃得公死狀。聞者憫之。卒以中無黨助。且王珍懼罪。賄中樞求脫。反譖公城守謀疏。故僅贈公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而逃將獨得不誅。悲夫。公於上高善自謀。不必降爲幕。爲幕而善爲謀也。亦不與隆德之難。雖及難矣。當時有通賊者。棄城遁者。賄賊以免者。其法甚

多皆可不必死也。而公竟歷坎壈。至於此。此則所謂公之拙也。然使公成進士爲黨人。得此一死以張大之。朝野相引爲重。其迂且拙又爭傳爲奇節矣。然則公之不幸在不成進士爲黨人耳。非迂拙之累公。公之累迂拙也。公死後十年而京師失守。士大夫相率迎拜。旋轉取富貴。黨論互爲塗飾。開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投名受職。賊敗乃死也。而曰殉節。勸進賊廷。歸伏誅也。而曰黨誣。天下旣亡。刑賞固無從問。而宇宙之是非亦任其顛倒。如是而莫之正。以彼視公。公真可以不必死者耳。然而公寧以死守其職。又不得厚卹。朝論混然。清議亦莫爲辨。死後數十年。事往世移。益少稱述之者。棺在草間。子孫貧不能葬。號于里左。至此而後公之迂拙乃盡。則世以迂拙爲仕宦之戒焉。亦其宜也。吾友吳孟舉之振聞而悲之曰。公故吾舅也。公故吾舅也。公孫婦又吾姊。姊蚤沒。吾幼無聞焉。其忍終暴公而使之湮滅乎。乃具甞塙治灰石召坊者。裹其子孫。後公死四十九年而得葬于其居之偏。而以叙銘屬余。公子某婦又余表女兒也。義不得以不文辭。公配施氏有賢識。能相公。生幾子。某某皆祔葬左右。孫某某亦以其生壙次焉。銘曰。宜然乎。不然乎。世所謂權不盡然而然。吁。公之賢。死固人之所難。豈輕責乎名臣而重

與小官久而不剝封茲柳棺。

孫子度墓誌銘

崇禎十一年戊寅余兄季臣會南浙十餘郡爲澄社雜沓千餘人中重志節能文章好古負奇者僅得數人焉孫君子度其一也越三年子度擇同邑十餘人爲徵書社時余年十三子度見其文輒大驚曰非吾畏友乎社中曰稚子耳子度曰此豈以年論耶竟拉與同席時璫亂旣夷正類旋振而外侮內訌國勢頽壞門戶之鬪復興靡然敝天下之精神於聲氣而世益無人余從子宣忠從子度游館荒園水閣余時往就之論列古今及當世擘畫慷慨明了皆可旦夕施行者案畜日本佩刀長二尺自爲銘曰吾與汝俱廢置而不試天下洶洶太平其可致乎又與從子作金人承靈盤倡和詠後漢君臣七人詞旨悲激聞者壯之而不能測其謂又數年國破丁亥從子殉難虎林固至性素然然師友之感勵多也當從子被收適在君墨兵齋中憚卒并縛去錮吳山閱月及訊從子謾罵君力爲之爭其善致受杖然亦以此直之放歸纓絕醢覆琴碎海枯自是埽迹城市往來苔雪間成悽孤幽渺之致視昔之豪壯一變如是者六年竟以鬱瘵死鳴

呼其不可及也。子度長身玉立，廣額脩鬚，兩顴插起如華嶽，劍眉濃蠹，紫眸燭然，望者以爲神仙。平居塞默，似不長於言者。及議大事，對鉅公，析疑送難，衆噤不敢發，則侃侃瀾涌，洞中樞要，吐音清迴，若鸞鵠之伏百鳥也。父遘奇疾，廢者十餘年。奉藥必親，如一日。遇亂，欲有爲而終不以身許人者，以父故也。撫誨諸弟，皆有成業，與物坦然無迕。而崖岸嶄嶄，不可犯。以私家無完璧，老穉恒飢淡然相守，知交濟之亦受，然未嘗有望援乞潤之意。故貴厚者不得而近，亦無可以驕之。年二十三，以高等補杭郡廩生，名噪遠近。與四明萬泰、陸符、錢塘卓回、沈佐、餘姚黃宗羲、嘉善魏學濂互相期負，而遽罹國變，即奮然厲冰雪之守，有勸之出者，怒不答。作貞女傳以自託焉。爲文清挺崛，不傍籬樊。虞山錢牧齋稱有老泉父子。與近世歸大僕風而其奈何不能自己者，一寄之於詩，爲風酸雨駭，山哀海思，荒怪回惑，變亂不可揣測之音。然皆帖然蟠結於醞藉跌宕之中，故讀者但覺其高秀淵遠。昔云詩窮乃工，今日之窮，又不然。羲皇以來，僅再見耳。當唐宋人未有之窮，必有唐宋人未有之詩。其意甚長，而所見卓遠，不爲唐宋詩人所縛。如此，自欲老其年，以盡發之，不計其止於此也。喜作字，詎合魯公率更海岳爲一。

家間破墨作圖畫。老工歎爲不能及。憶余初得交子度。竊意東南如許。所見不數人。必吾足目不廣。及變亂。卽所謂數人者。或碌碌死。或改節死。或老而衰。求如子度之皭然。又不易得也。然自子度死二十三年。余足目亦數更矣。并所謂數人者。未之多覩焉。更可怪也。昔與子度游者。皆重自標置。有老友干賄。子度庭訶之。即改戢。又有邑吏某賣藥。某慕其風。皆好賢樂施。以自親。自子度死。習俗益汚下。向之同社面目變換。至不可識。驕者以奴隸辱故人。謗者多潦倒自貶。白頭拜門。走於時貴。後起恣慾聲利。不復知名義爲何物。狂敗無恥。恬不相訖。使子度及見之。其憤疾當復何如。固不如不見之爲愈耶。然子度而在。意其人有所畏。都不至此。亦未可知也。以是歎賢者之存亡。其繫人士風俗之重也。如此。若子度者。烏可復得哉。夫子度一人耳。其名位甚不足動人。然則士誠賢。正在多也。而余之媿惰無狀。其生也不足爲重輕。以負吾死友之知。抑又可哀已矣。子度名爽。別號容菴。先爲浙東人。八世祖遷居語兒之檀樹村。今家焉。曾祖仁壽。以貲雄。祖良佐。號景亭。勇略異人。與遼將劉大刀綱爲俠友。而讀書有奇識。終隱不出。考有慶習儒行。曾祖妣蔡。祖妣郭。妣徐。配張氏。子二。長慎。娶執友徐廷獻女。次懷。娶

費氏女二長適呂尙忠。次適胡洪叙。孫一元履。孫女三俱慎出。生萬曆甲寅四月十五日得年三十有九之五月二十有八日卒。又二十三年十二月庚申其孤慎卜墓於其祖墓之左。而問銘於余。余不得而辭者。以子度之知也。銘曰。

此窪然由於何足以藏君。惟生同乎冰沙窮海之纍羣。死何所不可爲君墳。黃泉律回網復縕。後有昌者行所云。

從子進忠墓誌銘

君名進忠字集思。行二。邑宣化里人。曾祖燦淮國儀賓尙南城郡主。祖元學繁昌令。祖妣孺人郭氏。父茂良夏官郎。妣宜人包氏。生母聶氏。君生崇禎甲戌二月十日爲人沈毅篤摯。善飲喜讀書。每以一尊一卷默坐。竟夜忘寐。居家循禮法。不爲外習所移。而志與境。左坎壙鬱幽。丁酉十月十九日嘔血以卒。僅年二十有四。配王氏。生子二。長懿行娶梁氏。次懿謀娶許氏。女一名文未字。孫女一。尙幼。乙卯正月庚申祔葬父兆之右。銘曰。

而貌之瑟然而氣之赫然而情誼之蔚然而胡年壽之歛然是殆不知其然而不得不

然其長發乎茲丘之鬱然。

從子履忠壙誌

余仲晉兄之第三子。名履忠。字垣人。崇禎己卯某月某日生。余伯兄伯魯名大良。娶檇李朱氏。爲太僕大啟公女。淑麗多才。而有盛德。伯兄不慧。斷人道。終身不令人知。卒無子。仲兄因以履忠後之。娶同邑石墩楊氏。年二十爲呂庠生。敏於記誦。而短於攝擗。性嗜豪飲。雖盜無儲粟。必典衣擁壺。相對終日。以爲歡。仲兄時當變難後。析產既薄。而履忠夫婦復不善治生。家漸落。仲兄憎其縱惰。不甚顧惜。且聞其妻黨有觖望諱語。愈益惡之。貧日甚。至寒無絮襦。某年某月某日楊氏先病死。履忠鬱鬱。越某月某日嘔血亦卒。年僅二十有七。傷哉。大凡處姻戚骨肉間。雖甚愛情激。猶宜顧大義。善爲說。夫使人失父子歡。至寢死。不得意。是欲厚所私。而適狀之也。可不慎歟。生二子。長懿典。娶孫氏。次懿範。聘徐氏。二子以辛酉季冬壬寅卜葬祖墓之東阡。因爲記其略。父名茂良。爲部郎。祖諱某。繁昌令。余本生父也。曾祖諱某。尙南城郡主。爲淮府儀賓。叔某書。

從子愚忠壙誌

愚忠字及武。仲兄第四子也。曾祖諱某。淮府儀賓尙南城郡主。祖諱某。繁昌令。父茂良。樞部郎。卽余仲兄。兄於國難後。又遭尾大之變。令愚忠同其兄履忠從余學。爲文頗善。領會第性多雜慧。而不勤正業。又喜諛已。余稍抑之。輒厭去。旋爲邑庠武生。遂疏遠文字。然於算數音韻六書之術。嗜之不衰。時有所撰解。多出人意。余欲終引之學。冀幡然有所成。而屢爲燕僻所沮。曰安用是卑卑者。亡何患血疾卒。悲夫。距生崇禎癸未某月某日。得年二十有六。娶湖州潘宗玉國瓊女。中丞昭度某之孫也。生二子。長懿秉。娶俞氏。次懿臻。以十二月辛酉壬寅同履忠葬於父墓之近。東越東百步許。則繁昌祖墓在焉。叔某書。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余仲兄性豪宕。於儒釋不甚辨。卒之日。忽以文字一幅授余。令勿作佛事。余受命。終喪。未嘗用浮屠法。凡俗禮之出於彼說者悉罷之。家人以遺命。故不敢有他。然意未協也。兄之第五子名奇忠。頗能文矣。而病癟。妻孫氏。余友子度爽之姪子。雒誦之女也。工容皆殊衆。年十幾歸奇忠。奇忠病漸狂不可堪。婦視之惟謹。遂勞鬱成瘵。某年某月某日。

先奇忠卒。卒前旬日。與其父訣。父痛之。謂女少夭。夫子旣病廢。女又無所生。室中物固路遺耳。盍多作佛事以資他生福。婦領之。家人皆以爲宜。次日強糾起坐。請余往訣曰。婦且死。吾父憐之甚。令作佛事。此不可也。大人昔有成命。尙未信於後人。豈得以婦故。亂家法。使大人之命繇婦廢乎。昨不欲拂父意耳。恐婦死。家人且以爲詞。敬請翁主其事。証婦言以謝婦父。余歎曰。爾言如是。然得無疑怨乎。曰。婦於此不疑也。又何怨所怨者命不永。負諸大人耳。余不覺泣然爲起。曰。爾誠賢。誠苦命不永。雖然。爾勿怨也。人生修短榮悴。以古今視之。直瞬間耳。雖修且榮。竟同盡。何足慕者。今爾明於理。合於道義。能成余兄志。使後世子子孫孫。援孫氏母訓爲法。卽此數言。旣永不死矣。且爾不觀諸庸下婦人乎。第知自私利。惑溺邪說。悖舅姑之教。輕棄夫子。當其生時。人理滅久矣。雖倖長年。享豐盛。卒爲宗黨笑。鄉隣不知愛歎。以今思之。此與大豕何異哉。然則爾固未嘗短日悴而彼亦未嘗修未嘗榮也。又何怨之。有余且誌爾墓。記斯語以不忘。婦爽然起謝。越數日乃卒。又幾辛酉季冬某日祔葬於先兄之墓左。嗚呼惜哉。義當與銘。銘曰。

紛彼男子難與論。嗟爾幼婦何所聞。善成正訓貽子孫。命不可續賢永存。視我此碣信不湮。

從孫琦墓誌銘

君名琦。字荆山。原名懿脩。以應試更今名。初讀書。塾師卑鄙不契舉子業。因學將略。鈴策。則嗜不倦。年十五。卽善騎射。雖關外健兒。歎爲不多也。爲人細小精果。結束支架。無不驍駿。年十七。補邑庠武生。丙午秋。馳較萬人圍場。采呼如雷。輿不知爭識之。榜發爲有力效去。省下爲之騰憤。至己酉。乃舉於鄉。尤善控悍馬。嘗騎入市。忽奔逸人仆。君攬繩逸過。力稍猛。顛旋從尻尾躍而登。時馬騁飈迅。見者以爲神。然自是傷其脅。愈不覺而患成矣。明年乃病瘍。醫又決其要。創口竟不合。逾三載以卒。蓋甲寅正月六日也。距生庚寅年十二月七日。得年二十有五。其仁孝性成。卽抱疴累歲。執人子禮。益謹父偶。值微疾。必強起侍奉。父諭曰。汝憊甚。勿爾也。君不爲勞倦。及病革。忽命製寬博儒服。服之間。家人曰。何如。曰。甚都。顧其婦。曰。歟我如是矣。乃知曩所處。殆非其好也。蚤從力學。明大義。其爲詎止此。且死之忽也。惜哉。娶陸氏。曾祖元肇。太學生。祖調良。父岳咨。俱

邑諸生母陸氏以甲寅十月丙辰祔官村祖墓之側銘曰。

才耶命耶。教耶性耶。奮發者其志。而杌者其病耶。夫焉知全歸於是者非幸耶。

哭吳自牧文

茫茫九區。我知者誰。曰君一人。而又如斯。與君相知。壬辰之歲。笑視莫逆。不解所謂。自此迄今。二十六年。其交益新。若未覩然。始而藝術。繼而文章。久之攜手。雒閨之堂。我行不掩。君不我非。言之不擇。亦不我疑。所以然者。非繇私好。信其平生必更有道。云每見過。無論請益。游戲笑言。亦必有得。嗚呼。至此豈誠然乎。君之好善。舉世所謂。波及我者。皆君之有。取之不足。反忘我醜。憶辛亥秋。大麻舟中。米鹽絮語。驟驚不同。問胡從得。勿恠我告。君曰無他。即予之教。十五年前受近思錄。如嚼木札。心口不屬。比來讀之。分外有味。時翫一條。不能舍棄。歎君篤學。益畏益親。七年之間。富有日新。嗟彼義襲。徒事表襮。眞醇內積。肅雯敦陸。流俗視君。猶夫人耳。察及幾微。昔賢有幾。器重道遠。方期共肩。何圖中路。履隻輪單。斯文將喪。逆天者亡。何有於君。而得久長。顧我逆天。死反得後。知我不材。君賢加又。嗚呼已矣。吾厭吾生。廣廣橫術。涼涼獨行。有疑焉析。有知焉質。舉頭

觸帳。口張掛壁。知交戀我。大槩因醫。救君不能。學醫奚爲。哀哉。自牧賢門之表。豈惟賢門。東南絕少。我子君女失賴。如何。此猶私痛。悼道實多。川竭復流。哲萎難再。我悲孰知。英靈長在。

祭錢子與文

自黨禍之爲烈於天下也。固知其中之無人。惟闔棺而議定。孰有如君之超然自拔於縕磷。吾邑聲氣之盛。實開於崇禎之丑寅。與江上之應婁東之復雲間之幾。連軫接武。爲東林之後塵。皆君與二三老友。爬羅鈎結。千里荷擔。而脫巾渡錢塘。探禹穴。自江以東。無不從君。而得與於盤敦。豈草野以虛聲相標榜。而中朝河北。遂挾神州以胥淪。蓋風流消散。泣藏翼。與隱鱗。然君與門戶相終始。而不爲其所埋涇。方其盛也。不得一第。置身於青雲。與之樹私植。援飽氣燄之炎熏。及其衰落。又不能借夙昔名字之知。如今日之遺民。爲要路。謁客以呈身。或捉刀懷穀。爲幕府之師賓。最下則含乳乎南宗。開堂賣拂。此其家亦可以不貧。奈何三尺之籬。數十竿之竹。蔽影於九曲之村。於是知君之志趣益迥。絕於儕倫。頗憶疇昔之周旋。其與爲性命者。左拍夫振公子謌。而右抱子度。

季臣既數子之云。亡蘭摧蕙。歎固一落而不能自振。雖恢諸嬉罵詭時。玩世人皆以爲老狂。而不知淚假笑揮而血從醉吞也。形不悴而神傷。又何能久於人世之紛綸。嗚呼哀哉。過君小齋。榻舊書存。詣君令子。友孝博聞。冀班荆以累世。庶幾魯國之興長文。君亦復何悲乎。其憑几而歟此一樽。

祭董雨舟文

百年纔半。舊友無幾。老健如公。奈何遽爾。去冬語余。溺血如縷。雖無所苦。中衰時澁。余聞暗驚。知非佳事。然與公談。矍鑠可喜。謂當偶然。不無推擬。豈期公命竟殞於此。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毀厥家。公妙頰齒。經營岩澤。連絡首尾。塵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凍龍沉。蛇返鄉里。風波肆盪。扞蔽縫彌。閔余多難。門戶傾圮。於骨肉間。委曲善處。艇子一葉。前山漾裡。狂濤屋高。舟獻其底。公自持櫓。力盡得艤。余在浸中。度曲不已。公恚問余。此豈歌所。余遽應公。不歌亦死。相與大笑。濕衣就邸。公告暫還。某日復詣。是時對簿。及期迫矣。衆譁必爽。雜進讒詆。余兄疑沮。遑遽無主。余決無他。請立表畧。正爭訟間。雨舟至矣。二人同心。大約如是。公每舉之。以戒諸子。諸子從游。名業日起。公愛埭溪。團瓢陽塢。

余買妙山亦築風雨。二老風流短衣芒履兩家子弟。教之一體。提攜壺榼咏詩習禮可樵可農不失初旨。此有何奇。而天不許。哀哉雨舟。世豈復有。言無不合。事無不理。雄才明略。吾今誰語。憑筵一哭。心傷無緒。嗚呼尙饗。

哭阿彗文

痛哉阿彗。今日汝死三朝矣。阿爺阿娘哥哥皆痛汝不忍舍。二伯伯四伯姆賜楮幣哀汝。父執吳五叔叔嬌嬌亦遣人弔汝。今吾令汝乳姆攜菓餌蔬飯祭汝。汝不能飲。令其握出乳汁以飲汝。痛哉阿彗。汝生面方廣。額豐下耳長垂珠。隆凖脩眉。髮頂黛綠。膚如凍肪。瞳如髹漆。母抱汝前十步之外。目光及我。啼聲震隣。項頸肩背屹如山立。兩手常對握端拱。不自掉弄。其骨度莊凝如此。無一死法。生未十日即能笑。數月以來。洞解人意。呼之相親。即捧面哺口。吾有不釋。母令爲花鼻。卽能蹙山根作皺紋。口輔出纈以悅我。其聰明而孝如此。亦無死法也。阿彗阿彗。汝何以死。汝初病痘。不八日而醫。不十日而痂落。梅片疤白無苔痕。吾即驚憂。謂必有變。已而餘氣怒生。幸部位不犯要害。進參芪托裡之藥。瘍雖未愈。而肌肉神氣未嘗減損。謂可不至死也。汝苦藥。每服必強灌。

見持茶盞至。卽戟手搖頭。牙噤喉拒。捏閉汝鼻。纔進少許。宛轉呼號。其難如此。以故汝母乳姆姑息煦嫗。見汝少安。便勸輟藥。後之間斷致危。遲遲報信。皆坐此也。六月十八日吾以事須往杭州。念汝病不可離。時高旦中在海昌。遣人來迎黃晦木。將同往蘇州。吾因致書曰。華兒且危。弟欲暫入省。駕從此至吳。便道也不斬一跋涉。活此細命。晦木亦待於此矣。吾謂必足以致吾友。遂放心至杭。否則吾雖忍甚。豈能捨汝而去乎。杭州數日不見家報。計已調理平復矣。因更淹數日。寫目市貨。有戲具字。館人笑問。吾答以五兒病新愈。買以娛之也。執意廿七之酉。而有阿墀之信乎。吾問阿墀。然後知次日海昌竟不至。但遣童迎晦木耳。童謾云廿三日。且至遲則二十六也。不謂汝病劇於廿三日。身熱洞瀉。家人妄冀吳門之約。又望吾之歸。因循五晝夜。變症蠭起。始遣墀報。吾冒暑奔歸。已無及矣。此是吾方術之疎。而期人之過。急外務而不飭家人。以速聞。使汝失治以死也。吾殺汝。人將誰尤。汝生於乙巳九月。至今纔十月耳。吾名汝爲華。汝母曰何用此不祥者。吾曰乃其所以爲祥也。今其果不祥耶。汝瞳子能自會於兩眴。吾又戲名曰鳥覩。此二小名。吾每呼汝。汝目諾而口應者。將於睌日命汝正名曰定忠。此汝所未

知也。今以語汝。汝其能應否耶。痛哉阿訥。遺衣委床。啼音在耳。汝母乳媼哭聲一發。剗心鉢骨。吾又何堪。行且權厝汝於識村。囑汝兄輩異日吾沒後。舉汝祔於吾冢之側。與汝相依以誌吾痛也。

呂用晦文集卷七終

呂晦用文集卷八

雜著

賑饑十二善

賑饑之法莫善於散米而莫不善於施粥。莫善於各里散米而莫不善於城市籠統散米。各里散米之善何如。施粥止可及近里之人。十里以外多不能及。即數里以內其人藏府筋骨以爲饑餒所敗。欲其晨赴夕歸。力既不堪。況竟日止此一粥。而奔馳往返。數日之內。即使不闕施粥。亦必轉填溝壑。至於罷癃老稚之斷不能出而餐粥者。又不必言矣。散米則皆安居而受賑。其善一。煮粥必多人料理。徒飽此曹。私其情親。養其傭僕。有破冒之弊。有偷竊之弊。有添水之弊。有宿餒之弊。又新米器具之費。有此二項。計米一石。饑民所食不過二三斗耳。若省此賑米。足供三倍。其善二。城市遊閒無賴。皆得積飽。鄉愚瀕死之民。安能與爭。强者或數處重餐。弱者或後時空返。不公不均。無從核理。散米則安籍分給。卽無重餐。亦無空返。其善三。一家有幾口吃粥。必須齊出。此只消卑幼一名持票赴領。全家皆得安業。且近見吃粥婦女。出頭露面。有志者羞泣可憐。愚稚。

者。習成無恥。甚至執役之喪心。綽趣亡命之調笑。擠挨言之足。令髮豎。散米則皆得全其禮節。又可不廢女紅。其善四。然此猶小者也。救目前之性命。當救將來之性命。救將來貧民之性命。即救將來凡民之性命。蓋目前之性命在口食。而將來之性命在農桑。若施粥之法。無論如從前諸弊。民不沾恩。即使奉行盡善。飢民人人受惠。日日飽餐。於城市之中。朝出暮還。如此不消一月。田地誰爲耕鋤。禾苗誰爲種。穫目前飢氏。終作餓殍。即目前不飢之民。亦同歸於盡矣。惟各里散米。則僅費頃刻之支領。仍不曠逐日之工程。農安於畊畝。婦安於機紅。無曠土。無流民。有無相濟。則情厚死徙不出。則俗淳。其善五。况飢民宜散而不宜聚。宜靜而不宜動。日喧闐於閭閻。更有隱憂。何如帖然於村落間乎。其善六。城市散米。似乎米多倍濟。然鄉民走領數合之米。往還過午。飢腸難支。必不能持歸炊煮。不過於城市卽換餅餌。或畀飯肆些須之米。所買幾何。不足一飽。則反不如施粥矣。各里散給。則無是患。其善七。籠統賑施人戶。難稽應領。而不得領。不應領。而多領。弊端叢生。惟各里造冊自賑。則鄰里熟悉。眞僞難欺。必無不均不公之病。其善八。城市賑施。必每日領給。此則或五日一給。十日一給。半月一給。廿日一給。一月一

給。俱可。遲速之期。視米之多寡難易爲準。但以五日十日爲佳。蓋五日以下則太頻而勞。十日以外則總給米多。饑民恐有不知撙節者。前去後空。反致飢餓。不可不爲之節制也。其善九。所賑之米雖止數合。然十日五日總結。不奪其工。其人仍可做生活以佐益之。則全家鼓腹矣。其善十。或疑此但救土著。而不救流亡。不知流亡之在地方深足爲害。其中狡黠頗或煽爲不良。久成癰瘍。往往坐此。况被災之處財力艱難。飽一流失。必餒一土著。夫此之流亡。卽彼之土著也。但使各州縣各都圖舉行此法。各賑其土著。安得復有流亡。卽有流亡。聞故鄉有米可賑。誰樂爲流離異域之人乎。其必歸而就賑矣。是不救流亡正所以救流亡也。近見東三縣不被災之處。流民羣聚。當事紳士捐米賑濟。自是仁人用心。然飢民傳聞。皆相率奔赴。流亡益多。初意賑之遣還。其如所賑有限。既不足爲路糧。而後至者衆。則又轉生覬望。不思歸亦不能歸。究意不保其生。轉死他鄉者多矣。不灾之處。徒費財粟。無益於流民。被災之處。土田益荒。將來之憂更大。是流亡之因。救而愈甚。不可以不察也。不若此法通行。直救流亡之根源。如隣封豐熟。仁人君子肯博其施。則竟彙集錢穀。持赴被災之地。分助其地之不能賑者。此尤活人之

實德也。其善十一。此法旣行。人不出鄉。又可佐以興作之事。各里之中。巨室長者。或疏鑿。或累造。皆可以活人。其里中公役。則高鄉宜濬河浜。低鄉宜築圩岸。有產之家。計畝稍出升合。旣以活人。又可爲己業無窮之利。若當時推擴此義。爲力尤大。即如吾邑官塘大河。自松老橋至石門高橋四十里間。河道淤淺。故潦則易涸。旱則易澇。若乘荒時挑深。真可爲語溪萬世之澤也。其法每工食米一升。更給一升爲工值。使足以養其全家。則存活者衆矣。其善十二。

模華閣齋規

程子曰。洒埽應對進退。造之便。至聖人。今日爲學。正當以此爲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勉之。

晨起必蚤。面水未至。先入位習業。盥櫛衣冠畢。進揖。同學相揖。即就位。從容莊肅。展書開讀。聲必明朗。毋含糊低懈。記遍數不許偷少。背書不許差譌字句。重覆上句。凡一課初完。稍覺昏。靜坐一息。或命散立一息。但不得借爲游戲地。飯講書必衣冠講時。靜聽默思。有疑義則從容起問。若問及必莊對。毋口中囁嚅。欲吐不吐。亦不得

卒爾致語。全不思索。至有懵然不覺。心馳於外。昏氣倦容。呵欠瞌睡。此下愚質也。當予杖以醒之。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乃執他業。傍暮課畢。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不許戲謔。或以尖酸隱語。或以筆墨譏笑。此最是下流輕薄兒所爲。勿學也。夜飲羣聚。必和必敬。飲食必自顧容儀。燈下習業。即先完者。亦且靜坐沉思。反覆覩味。最有益。余未寢母先臥也。除讀書飲饌及午後饍小憩。夜飲前後散步欵語。餘時不許私相往來。聚談嬉戲。凡言語應對。必響亮決絕。然又不可突而聲厲。拜揖須深首。不可仰。正立圓拱。疾徐中度。揖須端立緩退。母輕趨走莊重。母跳躍顛躡。坐必正直。母跋倚。有客至在堂者。起揖。在房者。非呼不許出揖。揖畢即入位。課業非命坐不得與坐。非命輟誦。不得輟誦。非問及不得參語。書本須愛護。不使污損及摺角。凡學者最忌好高蹠等。如不命作文而私自拈題。或至妄作詩古文詞。釘本塗寫。私看閒書。私學它藝。極爲學累。終難長進。必痛責而之。有事須出。則詳告以故。如期而歸。偷所出非。必究其極而大懲焉。凡午前課闕。不許與午飯。午後課闕。不許夜飲。燈下課闕。不許就寢。

力行堂文約

昔之子弟患其馳騖。爲聲氣之習所壞。今之子弟孤陋寡聞。夜郎自大。日趨於惡劣汙下而不自知。其失均也。今爲此約。但會文字。不會酒食。一以戒徵逐。二以節浮費。三以遠社席之風。有觀摩之益。無囂競浮動之虞。亦興起大雅之一助乎。

日期三八。文限二作。從俗從同也。題必畫一。乃有相觀之善。每期大小題各二。以分長幼。近者凌晨傳發。遠者先日封寄可也。

師長無權。則心志不精專。長務外之弊。故批點之任。各歸其師。不可侵越。無師者歸其家長。或其同學之友。師長以爲佳。迺得見付入集。如不甚足觀。無妨置藏不出。以待次期之長進。慎勿欲速好名。捉刀作僞。以誤子弟也。

文須當日構寫批看。次日午前彙付。若過四九兩日。雖有佳文。不復入集。以策驕惰。

文既集。總釘傳閱。以前後次序爲甲乙。間着評語。如有絕頂佳文。仿月泉例贈以筆墨。

小物。其三次無文入集者。亦薄罰焉。

每齋傳閱不得過三日。以次傳遍。歸還草堂。遺失闕損者罰之。

文不必用格紙。謄清其字句之疵。師長即爲抹改。亦不必別錄以考其真。每朔日分一月格紙。願則來取。不敢拒亦不敢強也。

不遵信朱子者勿與。

對題抄套文字。最爲無恥。較出必罰。

寫別字有罰。

### 賣藝文

東莊有貧友四。爲四明鷗鵝黃二、晦橋李麗山農黃復仲、桐鄉殳山朱聲始。明州鼓峰高旦中。四友遠不相識。而東莊皆識之。東莊貧或不舉晨爨。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峰差與塈。而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子一妾。乃以生產枝梧其家。而以醫食其一友。友爲鷗鵝也。鷗鵝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剡中化女山。有屋二間。深一丈。闊纔二十許步。床竈書籍。家人屯伏其中。烈日霜雪。風雨流下。遶攻其外。絕火動及旬日。室中至不能啼號。鼓峰雖以醫佐之。不給也。而又有金石玩好之性。喜鑒印章。結構撫摹秦漢間。作南唐圖書記。或摹松雪朱文筆法。高雅可愛。至其精論六書。則斯

邈俗吏茫昧古法殆不可與語。東莊謂賣此頗可得飽腹。謀之鼓峰。云鷓鴣技不止此。若其可以玩世者。則又善畫。畫李思訓趙伯駒一家法。精致微妙。出是亦可得錢。因憶吾黃麗農畫亦兼南北宗。尤妙董巨。碑埋下筆秀潤生動。直坐元四家於廡下。麗農固自秘。郡人亦無識者。年來因益甚。子女十數人。有子之妾四。麗農少壯故豪奢。日夕遂至不堪。責逋者環坐戶外。輒慟哭欲自引絕。責逋百多驚散去。然稍閒又欣然弄筆。都不復憶也。吾友賣畫。此當與結伴。而鷓鴣意又欲賣文與詩。謂此事可吾輩共計耳。然吾姊丈聲始淵源程朱。所作文不減歐九。爲雜著小品。奇詭要裏淳著。出入蒙莊史遷昌黎間。而獨不喜作詩。是亦有不能共計者。顧其人別無藝能。於經紀爲尤拙。隨意至友人處坐講今古。竟日不倦。其家具食食之。否亦論難泉湧了不知餓。便至昏黑。家有二幼子一弱女。早喪母。惟一房老與俱。則腸鳴如雷矣。桐鄉人皆以爲癡。行且飢欲死。出其長。但文耳。而其文又可傳而不可賣。鷓鴣曰。姑試之。安必其無一遇也。因約聲始竟賣文。餘友共賣文與詩。麗農鷓鴣共賣畫。鷓鴣東莊共賣篆刻。東莊獨賣字。鼓峰掀髯曰。終不令子單行。鼓峰小楷類樂毅論及東方朔像贊。行書逼米海岳。間追顏尚書。

於是鼓峰東莊共賣字。既以字食。且以食友。約成草於吳孟舉之尋暢樓。孟舉書畫故奇艷。涉筆成趣。得天然第一。謂吾手獨不堪賣耶。然如子家不貧。何曰請以字佐鼓峰。東莊。以畫佐鷓鴣麗農。吾出藝。而諸君共收其直。可乎。衆曰幸甚。東莊乃脫橐而屬孟舉書。

### 反賣藝文

庚子作賣藝文。錢牧齋見而歎曰。昔之西園畫記也。今爲汝社許劍錄玉山草堂雅集矣。荆中黎洲先生德冰擎拳獨立。排拓二百年之詩文。於九流百家之術無不貫穿。予欲廣賣藝文以位先生。而以吳自牧之詩畫算數聲音之技附之。鐘山民部黃半非。射山陸辛齋聞之。喜而見過。黃民部者亦賣文字。自作駢語小引。久不見售。辛齋則思賣而無伴。於是皆欲寄賣於吾文。更有一二循例請附者。則不之許也。有傳黎洲爲人作賣藝文引用爲例。曰子法甚隘。而黎洲道廣耶。予曰不然。必有爲言之也。未幾黎洲寄示此文。果以徇故人之子請者。又一例也。或又曰。子之徒益夥矣。某郡若某某某鄉若某某。皆援例賣藝。方以子爲貨殖之祖。可無虞其孤另而難行也。已有工挾薦牘請見

曰。某某致語東莊工甚精。幸厚遇之。庶幾賣藝初意。予始怪且笑。已復自痛其立說不  
善。害一至於斯也。季布髡鉗子胥鼓簫。相如滌器豫州種菜結髦。柴桑乞食中散力鍛。  
兵步哭喪織簾鬻履負薪補鍋之徒。趣有所託。而志有所逃。不極其辱身賤行不止也。  
然未聞人奴市乞擔糞踏歌操作之賤工。有竊擬於諸子者。且吾經年不見一買主。而  
賣之如故。此豈較良楷短長趨時變爭長落者哉。富家熟客持金錢按吾文價價請。此  
不直吾友一笑也。何則。藝固不可賣。可賣者非藝。東莊諸人以不賣爲賣者也。且吾寧  
與人奴市乞擔糞踏歌操作之賤工伍耳。人出丐販之下。而欲假篡於豪賢。此人奴市  
乞輩之所不爲者。今有人墮落坎壠灰頭炭噬。沿門號索。其唾罵不顧者常也。雖不能  
飯。而嘆憫焉。長者也。從而摹倣其形狀。以爲嬉戲者。此輕薄兒無人心者耳。夫至沿門  
號索。而猶不免於輕薄者之嬉戲。予之所以滋悔也。因以黎洲鷓鴣鼓峰孟舉自牧約。  
不復賣藝爲一例。聲始已得食。所賣不賣。俱無與爲一例。麗農牛非辛齋浮沉客路。勢  
不能自止。竊擬嬉戲亦不暇計也。聽其自賣爲一例。嗚呼。知予之賣藝也。非銜奇。則其  
不賣也。亦非高價以絕物。吾知後之哀其賣者。又不如哀其不賣者之痛深也。

丘震生筆說

山谷老人曰。良工爲筆。其擇毫也。猶郭泰論士。然毫爲兔次羊次狸。又次輔之以臻。鬼最貴。必雜以羊狸。輔之以臻。收中材也。然是物也。終日握而不敗。卒無損乎擇毫之道。則最貴多與有工焉。聚臻而束縛之。參以羊狸。渲染爲衣。固儼然毫也。於是乎蛤蚧蒸獺。猩毛鼠鬚雞翮之族。則皆得起而嚇毫。毫又無如何也。然而其工則賤矣。苕上丘震生。蓋精於擇毫者。於南國知書善屬文之士。無不歷歷能指其名。庚子季夏過予袖尺幅云。欲通於其所能指名者。余謂此曹方爲世所嚇。恐未能厚。子且勿去。然丘子旣精擇毫。又能慕知書善屬文者。眞無媿爲工之有道矣。知天下之不爲臻。興羊狸者。於丘子又有神合也。書以果其行。且一一致語。

繞指柔妙手脫丸無形有劍殺人如麻何須百煉

遊戲自在長年蕩漿羣丁撥棹有何老子大悟于蘋道

婬胎髮西抹東塗奈何爲婆獨不見黃口小兒鼓嚨胡

金僕姑翻身向天仰射雲雲中委羽何紛紛

無心散卓不立文字指揮如意天花墮地

鶴落秋風震翻草枯眼疾爲君前驅百不失一

小梯媒爲神智驕何如望火馬不見黑頭公滿天下

橫行起赤城流丹精破宛陵

醉鶴飛飛摩蒼天實不持一錢

客坐私告

某所最畏者有三。一曰貴人。夙遭多難。震官府之威。今夢見猶慄。故雖平生交契。一登仕途。即不敢復近。非過爲揀擇也。心有恐懼。習久成性耳。對宦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卽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也。二曰名士。向苦社門之水火。今喜此風衰息矣。而變相傍出。尤不可方物。如選家論時藝。幕賓談經濟。尊宿說詩古文。講師爭理學。游客叙聲氣。方技托知鑒介紹。彼皆有所求耳。接與不接。總獲譽尤。每晨起默禱。但願此數公無一見及。即終日大幸也。三曰僧。生平畏僧甚於狼狽。尤畏宗門之僧。惟苦。

節文人托跡此中者。則心甚愛之。然爾年以來。頗見托迹者。開堂說法。詔事大官。即就此中求富貴利達。方悟其托迹時。原不爲此。則可畏更過於僧矣。又有九不能。一曰寫字。本不善書。比苦痔瘍去血久。筋脉顫振。并失其故矣。二曰行醫。靈蘭之書。向未之讀也。因家人病久。醫友盤桓。粗識數方。間與親契論列。遂爲謬許。傳誤遠邇。今三年之中。兄喪女夭。家婦暴亡。身患藏毒。淋漓支綴。其能事可覩矣。且年未五十。須白齒墮。瘻疾一發。臥起洗滌。非人不便。頽然一廢物。豈能提囊行市耶。三曰酬應詩文。少孤失業。又無師授。不知行文之法。每苦有情。不能自達。况應酬無情之言乎。四曰批評朋友著作。性不善諛。而時尙所宗。未展卷帙。先須料簡諛詞。又須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諛者。乃佳。其苦甚於夏畦。五曰借書。所寶惜者惟此。而友人借去。輒不肯見還。所謂借者。一癡。還者。一癡也。當永以爲鑒。但欲依抄書社例。各抄所有之書。相易。則可。六曰薦牘。凡人投契。各有誼分。標榜樹私。乃門戶中籠絡之術。吾憲而固。安能爲此。至醫關人命。師長生徒。尤不敢妄舉。况有言不信。亦無可舉處。七曰宴會。病不能久坐。優劇素所痛惡。觴政爭呶。多致生釁。皆其所不堪。八曰貨財之會。親如嫌隙。大約開貨財。而銀會事非。

一。人。期。非。一。日。吾。見。始。終。無。言。者。鮮。矣。況。力。實。不。勝。其。能。免。乎。凡。有。告。急。但。諒。已。力。所。  
及。有。則。贈。之。無。則。辭。焉。若。必。以。會。相。強。及。居。間。借。當。之。屬。斷。然。不。能。九。日。與。講。會。吾。身。  
不。能。居。仁。由。義。何。講。之。有。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間。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其。二。二。者。有。  
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觸。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

### 壬子除夕示訓

吾自讀浦江鄭義門規範。即慨然慕之。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爲法於一家。可傳於後世。我未之能逮也。願與吾子孫共存此志。期於必成。度其規制法度之全。勢不能猝備。當以漸爲之。而其根本大要不可緩者四。先與妻子諸婦立約相勉。其共聽焉。

一曰敬順。凡爲妻者必敬順其夫。爲子者必敬順父母。爲弟妹者必敬順兄嫂及姊。爲姪者必敬順伯叔。爲幼婦者必敬順長婦。如此則孝弟之道成矣。中心敬順。外間言語呼揖行坐作爲無不敬順。即如行坐一節。吾每見兄立而弟自坐。夫立而妻自坐。長婦立而幼婦自坐。傲然自由。毫不肅恭起立。此雖小節。實即不敬順之心所發也。今後推此戒之。

一曰無私。大凡人家分爭兄弟不和。其端必始於妯娌。婦人小見。只要自好自管。後來自做私房。不知你要自好誰人。肯讓你獨好一人。要便宜大家。要便宜一人。存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弟不和。不能同居矣。我今告祝諸子媳婦。第一要斷絕此一點惡念頭。不可分此疆彼界。一應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愛惜。有僮婢。大家使喚。大家教訓。炤管飲食。大家分嘗。大家收藏出客。凡貨財產業一進一出。必稟命於尊長。不得擅自主張。若有欺父母。瞞公婆。私藏器物。私造飲食。私護僮婢。私置田產。私放花利。私自借債做會等。此是第一不孝。查出卽行重責離逐。大凡妯娌不睦。必有小人從中搬鬭。是非其所以般鬭者。皆因此疆彼界。各房人各要獻媚於家主。說別房不好。以見其忠。家主反道他護家曲爲庇護。以致不解。今大家不分爾我。便永無此弊。或有言語可疑。便當告之尊長。登時對會明白。不可存留胸中。此輩自無所容其閒矣。

一曰勤儉。每日雖無大事。必要早起晏眠。家長早起晏眠。卑幼誰敢貪懶。上人早起晏眠。下人誰敢貪懶。早起晏眠。一日抵兩日。吾目中所見敗家子破落戶。無不晏起早眠者。不可不戒也。至於勤而不儉。雖有亦立盡。子孫繁多。衣食艱難。今當事事節縮。如食。

不必兼味。衣用袖布勿好綾羅繡緞及金珠無益之物。

一曰去邪。凡聽信邪說。則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必無恩情。必無義理。師尼老佛誘引唆  
勵。其害無窮。布施騙財。乃其小者也。今吾家子孫婦女不論老少。不許燒香念佛。并不  
許吃觀音三官準提斗七等齋僧尼老佛。不許往來。凡一應冠昏喪祭行禮。不許用僧  
道。及陰陽禁忌阿婆經。妄言禍福。則自然邪不勝正。和氣致祥矣。其共聽而勉守之。壬  
子除夕恥齋老人書。

甲寅鄉居偶書

某迁戾無狀。屢獲罪於賢豪。循省愆尤。兩儀充塞。而硜硜之性。頑不可改。必將蹈國武  
之禍。用是屏跡丘樊。不復溷廁里黨。所冀知交。待以移之遠方。終身不齒之例。愛我者  
譬某浪遊未返。晤言雖渺。筆札可通。見惡者譬某已爲異物。不見其人。亦將置之不校。  
則恩怨可以胥忘。是非可以不論。江湖浩浩。放此餘生。皆長者之賜也。城市義既不入。  
村中亦無禮數見賓。倘猶以往返驅使相責。有斷不能奉命矣。謹拜陳白。伏冀慈諒。

戊午一日示諸子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吾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如是故天下生日之可慶者不多有也。不多有而慶之也乃宜。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沈文端云。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乃有慶七十者。文端萬曆間人。其言猶如此。然則世俗縱不能行程子之說。亦當俟七十以上乃可。夫謂之慶者以其難得而得。故足慶也。使六十年以下而慶焉。是以宜短命詛之也。非慶也。此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然此皆泛論也。在吾今日則更有所不可者。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即襫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三歲而嫂亡。已而出嗣。考妣祖妣相繼奄棄。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七耳。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嘗脫衰絰。視他兒衣綵繡曳朱履。如袞鳥之不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加此。每一追憶。未嘗不心傷涕溢也。平生未嘗一會親朋。奉觴拜二人壽。而身受子女族屬姻戚交遊之娛樂。母年不能及四十。而幸已之五十爲榮。以父喪母哭之日。爲置酒張樂之辰。其可乎不可。或謂吾遭多難。厥宗幾覆。今幸而爲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是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爲重者。亦有重於生者。以生爲重。吾幾當死而不死。則自戊亥以後。無日不宜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

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一日之恥也。世有君子聞之曰夫夫也何爲至今不死也則其  
僇嚴於鉄鉞又何慶之有。故爲吾計惟有閉門深匿以木葉蔽身以泥水亂迹如世間  
未嘗有我者斯得耳。使以辱身苟活者爲賢而慶之將置夫年不滿三十義不顧門戶  
斷脰飛首以遂其志義者於何地也。此吾終身不當慶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  
以下之例又其小而不必言者也。然此言不可告於親朋不得已援世俗避生之例俗  
之避也以明謙其下者以惜費費吾素所不惜謙亦無所謙聊以釋吾上下之痛而已。  
凡親朋以壽盒祝儀來者慎勿受雖以此得罪勿顧也汝等見長者但叩頭辭謝日稟  
白吾語云良辰佳趣村酒野花奉諸先生杖履之歡正復有日豈必沾沾此際觸其惡  
緒而益其讐尤哉諒諸先生愛我且熟其硜硜必不怪也。

癸亥初夏書風雨菴

到此菴中屏絕禮數病不見客。隘不留臥經過游觀自來自去送迎應對一概求恕久  
坐閑談爾我兩誤可惜工夫各有本務知者無言怒亦不禦問我何爲木雕泥塑何求  
老人書。

遺令

不用巾亦不幅巾。但取皂帛裹頭。作包巾狀。衣用布。或嫌俱用布太澁。內襖子用紬一二件可也。貼身不必用綿歟。勿以我歟伯父法亦用之。小歟大歟歟衾必須炤式。

棺底俗用灰。則土侵膚矣。他物俱不妙。惟將生楮揉碎實鋪棺底寸餘。然後下七星板爲佳。歟後棺中空隙之處。以舊衣捲裹爲妙。然下身必不穀。亦莫如成塊生楮。輕而且實。凡未歟以前。親族送生楮。勿燒壞。帖子上稱呼。但稱不孝子。蓋世俗孤哀分配之稱。原屬無理。且有行不通處。假如嫡母先亡。而有後母。乃丁父艱。則將如何。稱孤子。則傷嫡母。稱孤哀。則傷後母。此所謂行不通者也。聞應士寅遺命。一槧稱哀子。渠所據儀禮喪稱哀子。哀孫入廟稱孝子。孝孫。然不知哀子。哀孫。孝子。孝孫。皆祝史之詞。非子孫自稱之名也。古人居喪。豈有狀帖與人通者哉。

故舊親友有作祭奠者。力辭之。止受香燭。惟新親翁。勢必難辭。須遣友致意。雖作祭來。斷不受也。萬不得已。領其准奠二兩。多至四兩。四兩以上。回之不受。

客來弔者止子孫親人哭。不必令僕婦等代哭。且多婦人哭聲。亦非禮也。

雖新親遠客富貴之客。止用蔬菜。不用酒肉。以遺命告之可也。力作之人。不在此例。

一月卽出殯於識村祖父墓之西。壬山丙向。三月卽葬。葬請萬吉先先生主其事。

一月先作主粉乾。待葬時題主。虞祭如禮。仍安几筵。年老大而無子。理當娶妾。但不許娶娼妓。及土妓之屬。

子孫雖貴顯。不許於家中演戲。

呂用晦先生續集目錄

卷之一

宋詩鈔列傳

卷之二

宋詩鈔列傳

卷之三

質亡集小序

卷之四

保甲事宜

曾孫爲景編輯

國米畫書

刊

行

呂用晦先生續集卷一

宋詩鈔列傳

小畜集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九歲能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長洲縣。端拱初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拜左司諫知制誥。坐劾妖尼。貶商州團練使。量移解州。進拜左正言。直弘文館。出知單州。尋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至道元年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又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揚州。召還知制誥。又坐實錄直書。出知黃州。徙蘄州而卒。年四十八。今有小畜集六十二卷。紹興丁卯沈虞卿所編也。當時元之自編。按其序則三十卷。宋史言二十卷。脫誤也。元之詩學李杜。故其贈朱嚴詩云。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學杜而未至。故其示子詩云。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是時西崑之體方盛。元之獨開有宋風氣。於是歐陽文忠得以承流接響。文忠之詩雄深過於元之。然元之固其濫觴矣。穆修尹洙爲古文。於人所不爲之時。元之則爲杜詩於人所不爲之時者也。

騎省集

徐鉉。字鼎臣。會稽人。與弟鍇。未弱冠以文行稱。仕南唐三主。歷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機命制誥。咸出其手。文章議論。與韓熙載齊名。宋問罪江南。請使見太祖。乞存辨論。不屈。太祖亦嘉禮之後。隨後主歸宋。授太子率更令。改左散騎常侍。累封東海郡開國侯。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六。精於篆隸。脩許氏說文。自撰韻譜。江南馮延巳曰。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極。詩治衍麗。具元和風律。而無淟涊阿之習。初嗣主以讒。貶移饒州。適周世宗兵過淮。鉉即榜小舟歸昇州。賦詩有云。一夜黃星照官渡。本朝何面見田豐。其伉直如此。大梁以後。氣稍衰矣。蓋情鬱爲聲。悽楚宛折。則難言之意多焉。

安陽集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喝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累官至右僕射侍中。歷儀衛魏三國公。出備兩鎮。輔三朝。立二帝。決大策。安社稷。制西夏。出入將相。事具史傳。不載。卒年六十八。大星隕於治所。櫬馬皆驚。單贈尚書令。謚忠獻。詩

率臆得之。而意思深長。有鍛鍊所不及。理趣流露。皆賢相識度。其題劉御藥畫冊語云。  
觀畫之術。維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純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人謂此術不獨觀  
畫。即可觀人物。竊謂惟詩亦然。魏公勳業彪炳。直無暇於筆墨爭長。然語窺闔奧。無他。  
此道得也。

滄浪集

蘇舜欽。字子美。□□□□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尋第進士。改光祿寺主簿。  
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以范仲淹薦。召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所  
論侵權貴。而婦父杜衍與仲淹富弼在政府爲時忌。會進奏院祠神宴會不與者。衍劾  
舜欽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醉歌狂悖。因欲搖動衍等。舜欽坐除名。後爲湖州長史。卒  
年四十一。既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善草書。酒酣落筆。  
往往驚人。與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劉後村謂其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  
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蓋宋初始爲大雅。於古朴中具灑落淳畜之妙。二家  
所同擅。而梅之深遠閒淡。蘇之超邁橫絕。則又各出機杼。永叔所謂不能優劣者也。至

情志忠惻。而議論當理。要又非詩人粗豪一流所比。詩有云筆下驅古風。直趨聖所存。又曰會將趨古淡。先可去浮鬱。其本領卓越如此。

乖崖集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舉進士。知崇陽縣。歷官樞密直學士。知成都。益州禮部尙書。其治績多在蜀中。具載史傳。剛直自立。智識深遠。有澤被天下之心。尤博典籍。雖卜筮醫藥種植之書。無不精究。自少得劍術。無敵於兩河間。善奕碁。精射法。飲酒至數斗。不亂。惡人詔事。不喜俗禮。因自號乖崖子。寫真自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嘗訪三峰陳希夷搏。搏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淡然無情。達則爲公卿。不達則爲帝王師。其爲高人推重如此。幼與青州傅霖同學。霖隱不仕。詠既貴。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晚自金陵造朝。論丁謂王欽若出知陳州。一日霖忽來謁。闈走白詠。詠訶曰。傅先生吾尙不得而友。汝敢呼姓名乎。霖笑曰。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出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曰知復何言。翼日辭去。後一月而詠卒。贈右僕射。謚忠定。詩雄健古淡。有氣骨。稱其爲人。其與傅山人詩云。寄語巢由莫相

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足以見其志也。

清獻集

趙抃字閱道。衢之西安人。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通判宜州。以母喪廬墓三年。孫處爲作孝子傳。召爲殿中侍御史。京師號鐵面御史。進叅知政事。已而求郡。旋召旋罷。英宗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蜀益治。神宗初召知諫院。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既與王安石議政不協。求去除資政殿學士。出外改越州致仕。尋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詩觸口而成。工拙隨意。而清蒼鬱律之氣。出於肺肝。然其學多本於佛。與濂溪爲僚而不知改。故亦不能卓然有所發揮也。

宛陵集

梅堯臣字聖俞。人稱宛陵先生。宣州宣城人。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主簿縣令監稅湖州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初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初學士趙概等十餘人。列言於朝。乃得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聖俞少即以能詩

名天下。求者踵至。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在河南時王晦叔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賢士大夫如溫公東坡介甫諸人。咸敬重之。尤與歐陽文忠公善。世比之韓孟兩公。亦頗以自况。故貢奎詩云。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已若論歐永叔。退之猶自愧郊寒。蓋言詩律也。又龔璣云。去浮靡之習於嵒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爲梅都官詩也。果信。

武溪集

余靖字安道。韶州合江人。舉進士。與尹師魯同應拔萃科。靖爲冠。累官至秘書丞。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時范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靖疏救之。坐貶監筠州酒稅。已仲淹得白。乃召還。慶曆中。夏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冊封。而契丹兵來。止母與和。朝議患之。靖謂撓我爾。不可聽。乃假靖諫議大夫報契丹於九十九泉。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加知制誥史館修撰。時相忌之。坐習蕃語。出知吉州。奪官。皇祐初復起。平儂智高於嶺。

南拜集賢學士。遷吏部侍郎。交趾寇邕州。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靖往移檄而定。拜工部尙書。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二百戶。代還。道病卒。累贈少師。謚曰襄。有武溪集二十卷。爲文不爲曼辭。如辨謚論史序潮等篇。皆有所發明。詩亦堅鍊有法。時歐陽變體復古。靖與交厚。故亦棄華取質。爲有本之學。

### 歐陽文忠集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天聖中進士。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以書詆諫官高若訥。貶夷陵令。徙乾德改判武成軍。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歷初。擢太常丞知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以朋黨出知滁州。遷起居舍人。徙揚州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丁母憂。起復判流內銓。以翰林學士脩唐書。加史館脩撰。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書省。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唐書成。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定議立英宗。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徙青州蔡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其詩如昌黎。以氣格爲主。昌黎時出排奡之句。文忠一歸之於敷愾。略

與其文相似也。

和靖集

林逋字君復。杭之錢塘人。少孤力學。刻志不仕。結廬西湖孤山。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臨終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時人高其志識。賜謚和靖先生。逋不娶無子。所居多植梅。畜鶴。泛舟湖中。客至則放鶴致之。因謂梅妻鶴子云。其詩平淡邃美。而趣向博遠。故辭主靜正而不露刺譏。梅聖俞謂詠之令人忘百事。大數舉王孟之幽。而攬劉韋之逸。歐陽文忠愛其梅花詩。疎影橫斜一聯。謂前世未有此句。黃涪翁則以雪後園林二語爲勝之。蓋一取神韻。一取意趣。皆爲傑句。然知歐陽之所賞者。多知涪翁之所賞者。少也。所作雖夥。未嘗留稿。或問之曰。吾不欲取名於時。況後世乎。故所存百無一二。如當時稱其五言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呌鉤輞句。集中已不可得。其他遺軼可知也。

徂徠集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歷官至國子監直

講慶曆中進用韓范富杜諸臣。介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直指大臣分別邪正。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以是爲人所擠。杜祁公韓魏公俱薦之。拜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尋卒於家。怒之者謂其詐死。北走契丹。請斲棺殮之。幸不許。所爲詩文。皆根柢至道。排斥佛老。及姦臣宦女。庶幾聖人之徒。魯人稱爲徂徠先生。因以名其集。永叔詩云。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楊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奪筆如揮戈。又云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今讀其詩。嶙峋硯碑。挺立千尋。溫厚之意。存於激直。得見風人之遺。然正學忤時。直道致黜。千古一轍。其可哀也。

武仲清江集

孔武仲。字常父。臨江新喻人。至聖四十八代孫也。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歷秘書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論詆王氏。進起居郎。侍講。邇英起居舍人。旋拜中書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

改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與兄文仲弟平仲並有文名。時稱二蘇三孔。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闊。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如三孔者皆文章之雄也。然文仲恃才。爲蘇氏所使。攻毀程子。晚知懊恨。歿血而沒。君子病之。集藁罕傳。周益公搜合時爲三孔清江集。已不可多得矣。一言不知。令名剝落。爲文人者每得罪聖賢。不必爲奸邪。而卒不得與於君子。豈獨一文仲哉。作者不可以不慎也。因附其遺詩數首於末。文仲字經父。舉進士。官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

平仲清江集

孔平仲。字毅父。武仲之弟。登進士第。呂公著薦爲秘書丞。集賢校理。出爲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屢謫。詔惠英三州。徽宗召爲戶部金部郎中。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景靈宮。卒。平仲長於史學。工詞藻。故詩尤夭矯流麗。奄有一仲。

南陽集

韓維。字持國。開封雍丘人。父億參知政事。維受蔭入官。父沒。閉門不仕。歐陽修薦爲檢

討知太常禮院。出判涇州。英宗免喪。除同修起居注。侍讀。英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神宗初除龍圖閣直學士。克羣牧使。出知寧州。許州。入爲學士承旨。會其兄絳入相。出知河陽。知許州。提舉嵩山崇福宮。召兼侍讀加大學士。拜門下侍郎。出知汝州。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安置均州。元符元年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維同時唱和者爲聖俞永叔。其深遠不及聖俞。溫潤不及永叔。然古淡疎暢。故足爲兩家之鼓吹也。酴醿絕句在集中不足數。而世盛稱之。古今豈有定論哉。

### 臨川集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後居金陵。亦號半山。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再調知鄞縣。通判舒州。召試館職不就。用爲羣牧判官。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嘉祐三年。入爲度支判官。俄直集賢院。明年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爲太子時。聞其名。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拜參知政事。變行新法。天下騷然。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再起爲相。屢謝病。又罷爲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於荆。哲宗加司空。卒贈太傅。謚曰文。配食孔廟。追封舒王。南渡後。始罷從祀。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而論者謂其有工緻無悲壯。讀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余以爲不然。安石遭情世外。其悲壯卽寓閑淡之中。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爾。

東坡集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州眉山人。嘉祐二年進士。調福昌主簿。對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入判登聞鼓院。召試直史館。丁父憂。熙寧二年還朝。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出判杭州。知密、徐、湖三州。以爲詩謗訕。逮赴臺獄。謫遷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移常州。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拜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召爲翰林承旨。數月知潁州。揚州。復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改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初。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儋耳。徽宗立。移舒州團練副使。

徙永州更三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南渡後。贈太師。謚文忠。子瞻時氣象洪闊。鋪叙宛轉。子美之後。一人而已。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豐縟。雖其學問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盡也。而世之嘗宋詩者。獨以子瞻不敢輕議。以其胸中有萬卷書耳。不知子瞻所重不在此也。加之梅溪之註。鬪釘其間。則子瞻之精神。反爲所掩。故讀蘇詩者。汰梅溪之註。并汰其過於豐縟者。然後有眞蘇詩也。

### 西塘集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第進士。調光州司法參軍。秩滿入都。見安石言新法非便。安石不悅。使監安上門。會久旱。俠繪門上所見流民困苦圖。發馬遞投銀臺進之。神宗覽圖。嗟罷新法。浹日大雨。用事者爭置俠擅發馬遞之罪。編管汀州。改英州。哲宗立。放還。除泉州錄事參軍。元符復送英州。建中靖國放還。復前職。崇寧監衡山廟。旋追毀前命。勒停五年降告。復將仕郎叙用。俠遂不復出。在英州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惟一拂。故又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忽夢鐵冠道士遺之詩。視之乃子瞻也。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云。似此平生只藉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今身畔無餘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授孫而卒。年

七十九。嘉定中。謚曰介。俠少苦學。其古詩疎朴老直。有次山東野之風。不得以常行格調律之。

廣陵集

王令。字逢原。廣陵人也。年十數歲。與里人滿執中爲友。偉節高行。特立於時。王安石赴召。道由淮南。令賦南山之田詩。往見之。安石大喜。期其材可與共功業於天下。因妻以其夫人之女弟。年二十八而卒。令詩學韓孟。而識度高遠。非安石所及。不第以瓊奇也。惜限於年耳。

後山集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號後山。彭城人。年十六。謁曾南豐。大器之。遂受業焉。元豐初。曾典史事。以白衣薦爲屬。尋以憂去。不果。章惇翼其來見。將特薦之。卒不一往。蘇東坡與侍從列薦爲教授。未幾除太學博士。後以蘇氏私黨罷移潁州。又換彭澤。以母憂不仕者四年。元符間除秘書省正字。侍南郊寒甚。其妻子僚婿借副裘。蓋熙豐黨也。竟不衣。病寒卒。初學於曾。後見黃魯直詩格律一變。魯直謂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

脉絡。有開有塞。至於九州滌源。四海會同者。作文知古人關鍵。其詩深得老杜之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任淵謂讀後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註。蓋法嚴而力勁。學謙而用變。涪翁以後。殆難與敵也。

丹淵集

文同字與可。蜀梓州人。初以文贊文潞公。公譽重之。由是知名。登皇祐元年進士。爲邛州軍事判官。調靖難軍幕。至和中。召試館職判。尙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以親老請通判印州。尋改漢州。熙寧中。復入朝。與執政議新法不合。以論禮坐奪一官。出知陵州。徙洋州。所至皆有政績。代還判登聞鼓院數月。出知湖州。尋卒。稱石室先生。自謂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且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其詩清蒼蕭散。無俗學補綴氣。有孟襄陽韋蘇州之致。與東坡中表。每切規戒。蘇門亦嚴重之。不與秦張輩列。送蘇倅杭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蘇不能聽也。世以爲知言。

襄陽集

米黻自云。黻卽芾也。故亦作芾。字元章。太原人。徙居襄陽。號襄陽漫仕。後徙居吳。以母

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使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揚軍卒。解音律象緯。善屬文。作韻語。要必已出爲工。務崖絕魁壘。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特古。作字遒勁奇峭。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極江南煙雲變滅之趣。晚以研山易北固園亭。名海嶽菴淨名齋。又作寶晉齋。因號海嶽外史。又以曾監中嶽廟。號中嶽外史。自稱家居道士。有潔癖。世謂水淫。任太常奉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冠服作唐人所好。多違世異俗。故人皆稱米顛。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荼甘露有兄。人叩之曰。只是甘露哥哥耳。王安石愛其詩。摘書扇上。東坡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其風致可想也。有山林集十卷。恨未見其全。

山谷集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自號山谷老人。天下因稱山谷。以配東坡。過涪。又號涪翁。第進士。歷知太和。哲宗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起居

舍人。除秘書丞。國史編修官。紹聖間。出知宣鄂。章蔡論實錄多誣責間條。對不屈。貶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卽日上道。投床大鼾。人以是賢之。徽宗起監鄂州稅。歷知舒州。丐郡。得太平州。旋罷。嘗忤趙挺之。及相嗾除名。編管宜州。卒年六十一。宋初詩承唐餘。至蘇。蘇歐陽變以大雅。然各極其天才筆力。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庭堅出而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爲宋詩家宗祖。江西詩派皆師承之。史稱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非規模唐調者所能夢見也。惟本領爲禪學。不免蘇門習氣。是用爲病耳。

### 宛丘集

張耒字文潛。號柯山。人稱宛丘先生。楚州淮陰人。少善屬文。遊學於蘇轍。轍愛之。因得從軾遊。稱其汪洋冲澹。有一唱三歎之聲。第進士。歷官至直龍圖閣知潤州。坐蜀黨。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起爲太常。出知潁汝。復坐黨籍落職。在潁時聞蘇軾訃至。爲舉哀行服。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後五年得許自便。居陳時。二蘇及黃晁諸人相繼殄歿。惟耒尚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肴事之。其名益甚。卒年六十一。史稱其詩效

白居易。樂府效張籍。然近體工警不及白。而醞籍閑遠。別有神韻。樂府古詩用意古雅。亦長慶爲多耳。子瞻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謾相壓也。要在秦晁以上。

具茨集

晁冲之字叔用。初字用道。舉進士。與陵陽喻汝礪爲同門生。少年豪華自放。挾輕肥遊帝京。狎官妓李師師。纏頭以千萬。酒船歌板。賓從雜沓。聲艷一時。紹聖初。黨禍起。羣從多在黨中。被謫逐。遂飄然棲遁於具茨之下。號具茨先生。十餘年後重過京師。憶舊遊。作無題詩二首。爲時所傳。時諸公謀欲用之。高挹不顧。至疾革。取平生所著曰。是不足以成吾名。悉焚之。故其詩不多。呂紫微位之江西派中。云衆人學山谷。叔用獨專學杜詩。衆求生西方時秀實獨求牛兜率然。又云叔用嘗戲謂我詩非不如子。只子差熟耳。答云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此亦紫微多上人語耳。若其淵渟雅亮。筆有餘閒。未肯退下一格也。劉後村稱其意度容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辛酸之態。南渡後。惟放翁可以繼之。其見許如此。足爲雅鑒。

陵陽集

韓駒。字子蒼。蜀仙井監人。嘗在許下從蘇轍學。稱其詩似儲光羲。遂名於時。政和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賜進士。除秘書正字。尋坐蘇氏黨。謫知分寧。爲著作郎。奏舊祠祭樂章。辭多抵牾。因更撰定五十餘章。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權直學士院。復坐鄉黨曲學。提舉江州太平觀。卒於撫州。詩有磨淬剪裁之功。不吝改竄。有寄人數年。復追取更定一二字者。故其集不多。而密栗以幽。意味老淡。直欲別作一家。紫微引之入江西派。駒不樂也。

### 雞肋集

晁補之。字无咎。濟州鉅野人。年十七。從父官杭州。著七述。言錢塘山川風物之麗。時東坡爲通判。正欲作賦見之。稱歎曰。吾可閣筆矣。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可革浮薄。累閣著作郎。克秘仕校理國史編修尋坐脩神宗實錄失實。降官。徽宗召還。未幾。復以黨論。坐貶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大觀末。出黨籍。起知泗州。卒。有集七十卷。自謂食之則無得。棄之則可惜。故名雞肋集。

### 道鄉集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爲太常博士。哲宗擢爲右正言。詩廢孟后。立賢妃劉氏。浩切諫。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官。間諫草安在。曰焚之矣。退告陳瓘曰。禍在此乎。異日奸人妄出一讞。則不可復辨也。蔡京用事。果爲僞疏陷之。遂謫衡州。尋竄昭州。五年得歸。復直龍圖閣。病卒。高宗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嶺表歸後。自闢小圃。號曰道鄉。故學者稱道鄉先生。

淮海集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豪雋慷慨。溢於文辭。舉進士不中。盛氣好奇。讀兵家書。見蘇軾於徐。爲黃樓賦。軾以爲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亦謂清新如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筮仕。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秘書正字。兼國史院編脩官。日有研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出黨籍。出判杭州。以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編管橫州。徙雷州。徽宗放還。至藤州。出遊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飲。笑視水而卒。朱子謂渠詩合下。得句便巧。呂居仁云。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故當時於蘇門並稱秦晁。晁以氣勝。

則灝衍而新崛。秦以韵勝則追琢而渟泓。要其體格在伯仲。而晁爲雄大矣。

### 江湖長翁集

陳造。字唐卿。淮之高郵人。自以無補於世。置江湖乃宜。又以物無用曰長物。言無當曰長語。故稱江湖長翁。年二十五。始學儒。四十三登乙未科。尉繁昌。改教授平江府參政。范石湖曰。使遇歐蘇名。不在少游下。尋知定海縣。授朝散郎。淮南路安撫司參議官。病卒。陸放翁序其集。謂能居今篤古。卓然傑立於頽波之外。其詩椎鍊不事浮響。故見許如此。

### 雲巢集

沈遼。字睿達。以兄遘任入官。爲審官西院主簿。出監明州市舶司。遷太常奏禮郎。改杭州軍資庫。攝華亭縣事。奪官徙永州。元豐八年二月卒於池州。遼畜聲妓。几研間陶瓦金銅物。皆閱數百年。遠者溢出周秦。王介甫贈以詩云。風流謝安石。瀟洒陶淵明。其子雱亦有詩云。前日覽佳作。淵明知不如。及徙秋浦。築室齊山。名之曰雲巢。一洗年少之習。從事禪悅。蘇子瞻嘗語人曰。睿達末路蹭蹬。使人耿耿。求此才韻。豈易得哉。余閱其

詩間出入俗調。佳者亦生硬排奡。不知何以諸公見賞之如是也。悉爲汰去。庶諸公不行失言耳。

西溪集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郊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謂其已官。改第二。通判江寧府。除集賢校理知制誥。出知越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丁母憂。卒於墓廬。有西溪集十卷。詩非其能事。而唱和者爲王介甫蘇子美。何故而止於是也。

龜谿集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累遷至明州通判。召對除監察御史。歷兵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請都建康。上不悅。出知台州。召還。再除御史。遷御史中丞。前後凡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已以下。有不能堪者。高宗時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沈中丞耶。移吏部尙書。出知潭州。召除參知政事。出知明州。遷知樞密院事。卒謚忠敏。其詩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貴苟作。有龜谿集十二卷。

節孝集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少孤。從安定學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漑灌盛寒一衲裘。以米飯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事母至孝。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輒避。母死廬墓。哀號三年如一日。每以五字教學者。公卿部使者交薦。除楚州教授。改防禦推官。又特改宣德郎。崇寧間。又特除西京嵩山中嶽。皆非常制。七十八卒於家。謚節孝處士。先是枕書臥冊間。大書曰五月榴花不肯開。直待徐郎來。筆蹤不類人世。書卒時適五月一日。人皆異之。詩文用腹稿。嘗曰文字在胸中。未暇出者甚多也。晚年耳疾。不發遠書。率以小詩報之。

簡齋集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汝州葉縣人。登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南渡後。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參知政事。卒年四十九。少學詩於崔德符。問作詩之要。崔曰。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嘗賦墨梅。受知徽宗。遂登冊府。高宗尤喜其客子光陰詩。卷裡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天分既高。用心亦苦。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晚年益工。旗亭傳舍。摘句

題寫殆遍。稱號新體物寓興清邃紓徐高舉橫麗。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劉後村謂元祐後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體及簡齋始以老杜爲師。建炎間避地潮嶠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埽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劉須溪序其詩亦謂較勝黃陳比東坡云。如論花高品則色不如香。逼真則香不如色。其推崇如此。簡齋自言曰。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東坡賦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昧此足以定其品格矣。簡齋晚年讀書吾邑之□□鄉有遺蹟云。

盱江集

李覲字泰伯。南城人。舉茂才異等不中。以教授養親。從學日衆。范仲淹薦試太學助教。嘉祐中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卒門人鄧潤甫上其所著書。尤長於經制。朱子謂李泰伯文字不軟帖。氣象大段好。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若老蘇父子得之史中戰國策。故皆自小處起議論。眞知言也。詩雄勁有氣節。用意出人。有云格。如平

易人多愛意到幽深鬼未知見其得處矣。

雙溪集

王炎字晦叔。新安婺源人。所居武水之曲。雙溪合流。因以爲號矣。登乾道進士。始令臨湘。受學於南軒先生。入中都官博士。慶元四年爲實錄檢討。尋轉著作佐郎。出守湖州。年八十餘。著有雙溪集。炎詩頗爲世所稱許。然亦多庸詞。今擇其刊落者入鈔。

呂用晦先生續集卷一終

呂用晦先生續集卷二

宋詩鈔列傳

眉山集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年十四能詩文。賦明妃曲題醉仙崖諸作。老師匠手皆畏之。中紹聖進士。爲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爲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自南遷海表。詩格益進。曲盡南州景物。略無憔悴悲酸之態。劉潛夫謂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下。今觀其結束精悍。體正出奇。芒碭在簡淡之中。神韻寄聲律之外。雖云後出。固當勝爾。

鴻慶集

孫覲。字仲益。嘗提舉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五歲時卽爲東坡所器。第政和間進士。靖康倣擾。爲執法。爲詞臣。旋由瑣闈歷吏戶長貳。連守大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之歸隱太湖。二十餘年。孝宗朝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年九十餘

卒由其居閑久。故間學深沈。誠有宋之作家也。獨以其誌。万俟高之墓。嘉靖間常州欲刻鴻慶集。邑人徐問曰。覲有罪名。教其集不當行。世遂止。嗚呼。斯言固秋霜也。今不廢其詩者。以見有詩如此。而不得列於作者。欲立言者。知所自重耳。

蘆川歸來集

張元幹。字仲宗。永福人。太學上舍。歷官至大監。所與遊皆偉人賢士。嘗哀其亡友唐慤生詩帖。標軸。璫粲如諛。達人貴公得氣。時人嘉其朋友之義。又於亂紙中得其祖文靖手澤。知祖未第時。墮於劉氏。劉無出葬於福清。元幹求之榛莽中。割牲釀酒。爲文刻石。以傳子孫。作幽岩尊祖錄。宣政間游定夫。楊龜山。陳了翁。朱喬年。李伯紀。洪駒父。徐師川。呂居仁。名賢三十餘家。咸題跋歎美之。有蘆川歸來集十餘卷。得之書肆。廢帙逸其大半。詩止近體六七二卷。清新而有法度。蔚然出塵。觀其序王承可詩云。初從徐東湖指授句法。知淵源有自也。

建康集

葉夢得。字少蘿。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自婺州教授召爲編脩官。歷祠部郎。起居郎。翰

林院學士。出知汝州。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移帥潁昌府。尋提舉南京鴻慶宮。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移知福州。上章請老。仍提舉洞霄致仕而卒。贈檢校少保。夢得有總集百卷。此集乃知建康時所作。總集中之一集也。建康是時值用兵。契闊鋒鏑中。而吟咏蕭散。固是詩人之致。

橫浦集

張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從居錢塘。從學於龜山。紹興二年。策進士。直言者置高等。九成遂擢首選。授鎮東軍僉判。歷至刑部侍郎。秦檜和議不合。謫邵州。復以依附趙鼎落職。高宗特予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與善。檜諷論其與宗杲謗訕。謫南安軍十四年。從學者稱橫浦先生。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寶慶初。贈太師崇國公。謚文忠。九成於經學頗多訓解。然習於異學。故議論多偏。詩亦多禪悅空悟習氣。

浮溪集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入太學。登進士。歷江西提舉。徽宗製君臣慶會閣詩。藻所和。羣臣莫及。傳稱於時。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遷著作郎。忤王黼與

祠。寓晉陵八年。欽宗遷起居舍人。高宗歷擢中書給事侍講直學士院。一時詔令多出其手。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除龍圖閣奏纂三朝日歷。進顯謨閣學士。知徽州。論落職。居永州卒。在晉陵時。徐俯洪炎洪芻自負無所屈。見藻詩於僧壁。暗曰。我輩人也。詣舍上謁而去。藻歎曰。撫鬢琢句。騷人墨客不平之鳴耳。烏足尙哉。詩高華有骨。興寄深遠。有浮溪集六十卷失傳。此選本文粹所載也。

### 香溪集

范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紹興中舉賢良方正。昆弟多居廩仕。竟以秦檜當國。抗節不起。隱於香溪。因稱香溪先生。著書明道。多本於經學。朱子取其心箴於孟子集註中。由是重於儒林。金仁山謂其集近亡。此本爲其從子元卿所輯。而陳巖肖弁序者爲香溪集。

### 屏山集

劉子翬。字彥冲。以父韜任授承務郎辟幕。屬韜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哀毀。服除通判

興花軍事。以羸疾丐祠歸隱屏山。學者稱屏山先生。而自號病翁。與籍溪胡源仲白水劉致中爲道義交。所學深遠。朱子受遺命。往遊其門。子翬告以易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一日感微疾。即謁廟訣別人。與朱子言入道次第而歿。詩與曾茶山韓子蒼呂居仁相往還。故所詣殊高。五言幽深卓鍊。有陶謝之勝。而無康樂繁縟細澀之態。則以其用經學不同。所得之理異也。

韋齋集

朱松。字喬年。號韋齋。新安人文公朱子。其嗣也。第進士除秘書省正字。建炎紹興間。詩名藉甚。聞河南程子之學。捐棄舊習。朝夕研討。久而深有所得。趙鼎督川陝荆襄。招爲屬。不就。鼎再相。除校書郎。歷度支員外史館較勘司勳吏部郎。秦檜主和議。上章極言其不可。檜諷御史論其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至卒。

玉瀾集

朱槔。字逢年。文公之叔父也。少有軼才。自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厄窮踧跼。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其氣益高。其詩閒暇略不見悲傷憔悴之態。因夢名堂曰玉瀾。梁溪尤

延之敘其詩。

北山小集

程俱。字致道。衢之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官。坐上書論紹述罷歸。宣政間進頤賜上舍出身。歷官禮部郎。建炎直秘閣。知秀州。南渡航海趨行在。紹興初爲秘書少監。時庶事草創。俱摭三館舊聞。爲書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旋除徽猷閣侍制。晚病風痺。秦檜薦領史事不至。卒年六十七。爲文典雅閑奧。詩則取塗韋柳。以闢陶謝。蕭散古澹。有忘言自足之趣。標致最高者也。

竹洲集

吳儆。字益恭。初名偁。避秀園諱。改名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明州鄞縣尉。歷官至朝散郎。知邕州軍州。轉泰州。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卒於淳熙十年。謚文肅。當時朱子及張南軒呂東萊陳龍川范石湖葉水心陳正齋諸公咸與友善。其自邕而入對也。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誌別。嘗作尊己堂記。朱子見之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皆稱邕州之才。今讀其文。又見其所存。其爲聖賢所許如此。四方從學者。

尊爲竹洲先生。

益公省齋稿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以教錄召試館職。授秘書正字。至監察御史。孝宗初。權給事中。請祠。提點福建刑獄。除秘書少監。直學士院侍講中書舍人。出知建寧。遷翰林學士。除尚書參知政事。拜樞密使右丞相。封濟國公。光宗拜少保。益國公。出判潭州。甯宗初。以少傅致仕。卒贈太師。謚文忠。年七十九。韓侂胄禁僞學。指爲罪首。有集二百卷。詩格澹雅。由白傳而溯源浣花者也。

文公集

子朱子。文公。諱某。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中紹興進士第。歷事高孝光寧四朝。仕至轉運副使。崇政殿說書。煥章閣待制。致仕。年七十一卒。理宗贈太師。封信國公。改徽國。屢經薦召。爲小人所沮抑。旋仕旋已。道終不行。知南康時。建復白鹿洞書院。遊武夷。愛其山水奇宕。築精舍。論道其中。所至生徒雲集。數學不倦。天下攻僞學日急。不顧也。孝宗時。侍郎胡銓以詩人薦。同王庭珪內召。故朱子自註詩云。僕不能詩。平生僥倖。

多類此。然雖不役志於詩。而中和條貫。渾涵萬有。無事模鑄。自然聲振。非淺學之所能窺。此和順英華天縱之餘事也。

石湖集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擢進士第。授戶曹監和濟局。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徐吏部郎官奉祠。起知處州。入爲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大學士。使金國歸。除中書舍人。出知廣西靜江府。除數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召對除權吏部尙書。拜參知政事。奉祠。起知明州。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加大學士。卒。所居石湖。在太湖之濱。阜陵宸翰扁其詩縟而不釀。縮而不奢。新清嫵媚。奄有鮑謝。奔逸俊偉。窮追太白。當是時。石湖與楊誠齋。陸放翁。尤。遂初。皆南渡之大家。誠齋言。余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歎袵焉。

劍南集

陸遊。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墳居次。檜不說。明年試禮部。復置遊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死。始赴寧德簿。以薦除勅令。

所刪定官。孝宗初。遷樞密院編修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召見賜進士出身。尋免去。五爲州別駕。西泝僰道。范成大帥蜀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興祠。起知嚴州。再召見。曰：卿筆力回斡。非他人可及。同修三朝國史實錄。陞寶章閣待制。致仕封渭南伯。卒年八十五。詩稿最多。以居蜀久不能忘。統署其稿曰劍南。以見志。孝宗嘗問周必大曰：今詩人亦有如唐李白者乎？必大以游對。人因呼爲小太白。劉後村謂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疎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凌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吾謂豈惟南渡。雖全宋不多得也。宋詩大半從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若放翁者。不啻皮骨。蓋得其心矣。所謂愛君憂國之誠見乎。辭者每飯不忘。故其詩浩瀚崒峯。自有神合。嗚呼。此其所以爲大宗也。與。

止齋集

陳傳良。字君舉。居溫州瑞安縣之帆遊鄉。學於永嘉薛氏。得伊洛之旨。又從南軒東萊。聞爲學大要。其名益高。爲太學錄。累遷至嘉王府贊讀龍樓閣。問寢不時。獨切諫。每以

天性感悟孝宗父子。後知上意弗回。遂乞歸。寧宗初。除中書。與朱子同朝。疏留朱子。爲韓侂胄所忌。詆學術不正。遂罷去。杜門居一室。曰止齋。嘉泰二年。復提舉江州。起知泉州。力辭授寶謨閣待制。尋卒於家。初從薛氏。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入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皆可施之實用。復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爲己任。故其詩格亦蒼勁。得少陵一體云。

誠齋集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進士。爲零陵丞。張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遂自名其室曰誠齋。光宗親書二字賜之。歷官國學太常。知漳州。常州。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帝親擢東宮侍讀。以議配饗忤孝宗。出知筠州。光宗召爲秘書監。尋出江東轉運總領淮西。江東朝議行鐵錢。萬里不奉詔。改贛州乞祠。自是不復出。韓侂胄築南園。屬爲記。許以掖垣。曰官可棄。記不可得。侂胄權日盛。遂憂憤或疾。家人不敢進邸報。適族子自外至。言侂胄近狀。萬里慟哭呼紙書曰。奸臣專權。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別妻子。筆落而逝。年八十三。謚文節。其詩自序始學江西。既學后山五律。既又

學半山七字絕句。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時目爲誠齋體。嘗自焚其少作千餘。中有如露窠蛛跡。風語燕懷春。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疎星煜煜沙貫月。綠雲擾擾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臥護江湖一釣船之句。舉似尤廷之嘆惋曰。詩何必一體。焚之可惜也。後村謂放翁學力也。如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蓋落盡皮毛。自出機杼。古人之所謂似李白者。入今之俗目。則皆俚諺也。初得黃春坊選本。又得樵李高氏所錄。爲訂正手抄之。見者無不大笑。嗚呼。不笑不足。以爲誠齋之詩。

浪語集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事。由武昌令召爲大理寺主簿。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年四十而卒。季宣爲程門再傳。而所言經術。則浙學也。故浙人宗之。其詩質直。少風人瀟洒之致。然縱橫七言。則盧仝馬異。不足多也。

水心集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爲節度判官。以薦召爲博士。兼實錄檢討官。

嘗薦陳傳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皆得人。林栗劾毀朱子。適上疏力爭。以是重於儒林。預寧宗內禪議。左右趙汝愚。汝愚貶。亦罷官。旋召權兵部侍郎。韓侂胄欲立功出師。思適草詔以動中外。改吏部兼直學士院。以疾辭。適不能止其行。第勸其先防江。不聽。兵敗。以適知建康府沿江制置。除寶謨閣待制。措置頗得宜。會侂胄誅。亦奪職。奉祠者十三年。以寶文閣學士卒。年四十七。謚忠定。詩用工苦而造境生。皆鎔液經籍。自見天眞。無排追刻勞之迹。艷出於冷。故不膩淡。生於鍊故不枯。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其意味。足當之。

艾軒集

林光朝。字謙之。閩之莆田人。隆慶元年進士。任袁州司戶參軍。知永福縣。召爲秘書省正字。歷著作佐郎。國子司業。出提點廣東西刑獄。徙轉運副使。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除中書舍人。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提舉興國宮。卒。光朝學於陸子正。子正學於尹焞。而光朝之學。一傳爲林亦之。再傳爲陳藻。三傳爲林希逸。其師友之際如此。林俊曰。艾翁不但道學倡請。詩亦蕭之祖。用字命意。無及者。後村雖工。其深厚未至也。

攻媿集

樓鑰字大防。自號攻媿主人。鄞人也。登第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溫州。光宗初累擢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奏留朱子。時論譴之。進吏部尙書。以顯謨閣學士奉外祠奪職。韓侂胄誅。復官。兼翰林侍講。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除端明殿大學士。位兩府。五年進資政殿大學士。卒贈少師。謚宣獻。詩雅贍有本。然往往浸淫於禪。禪學之傳。莫熾於四明。當時老宿如攻媿。已不能辨矣。

清宛齋

趙師秀。字紫芝。四靈之中。惟師秀嘗登科改官。然亦不顯。四靈尤尙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

葦碧軒

翁卷。字靈舒。永嘉四靈之一。蓋四人因卷字靈舒。故遂亦以道暉爲靈暉。文淵爲靈淵。紫芝爲靈秀云。

芳蘭軒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有詩數百。斬思尤奇。皆橫絕歎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  
踔慄。慄肯首。吟嘆不自己。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嘉定四年卒。

二薇亭

徐璣。字文淵。從晉江遷永嘉。歷官建安主簿。龍溪丞。武當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  
九。初唐詩廢久。璣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  
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  
唐詩由此復行。曹能始以璣爲照之弟。按水心。二徐墓誌既不同派。而其詩卷亦各以  
名相呼。有以知其不然矣。

知稼翁集

黃公度。字師憲。閩之莆田人。紹興八年進士第一。任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代還。除秘  
書省正字。秦檜以公度與趙丞相鼎善不悅。小人希檜意。論公度著私史以謗時政。罷  
歸。主管台州崇道觀。初。公度赴朝。道過分水嶺。有詩云。嗚咽泉流萬仞峰。斷腸從此各  
西東。誰知不作多時別。依舊相逢滄海中。及公度歸。趙丞相先已謫潮陽。小人傳會

其說。謂此詩指趙而言。將不久偕還中都也。檜益怒以惡地處之。通判紹慶府事。攝守南恩。檜死。召除尙書考功員外郎。無何疾卒。林大鼐誌其墓。謂詩效杜甫。故律格句法逼真。洪邁謂精深而不浮於巧。平淡而不近俗。其悲秋句。不知謫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尙能窺其藩否。要皆過情。唯陳俊卿謂雖未盡追古作。要自成一家。其言爲差近云。

後村集

劉克莊。字潛夫。蒲陽人。後村其號。學於真西山。以蔭入仕。除潮州。遷建陽令。移仙都。嘗詠落梅。有東君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譏者箋其詩以示柄臣。由此閑廢十載。因有病後訪梅絕句云。夢得因桃却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也被梅花累十年。後起至將作簿兼參議。端平初。爲玉牒所主簿奏祠。起知袁州。累遷廣東連判。又奉祠起江東提刑召對。以將作監直華文閣。賜同進士出身專史事。尋入經筵直綸省。無何以留黃不奉詔用秘閣脩撰。出爲福建提刑。初。趙紫芝徐道暉諸人擢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時爲四靈體格。後村年甚少。刻琢精麗。與之並

驅已而厭之。謂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曰。不然。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鍾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隱紜撥間也。後村感其言而止。然自是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闊遠。論者謂江西苦於麗。而亢甫陽得其法。而能瘦能淡。能不拘對。又能變化而活動。蓋雖會衆作。而自爲一宗者也。

盧溪集

王庭珪。字民瞻。廬陵人。登政和八年第。調衡州茶陵丞。拂衣去。盧溪築草堂。因號焉。時胡銓論忤秦檜。調嶺南。獨庭珪送以詩語。且觸檜坐流夜郎。檜死。得還。數召對優禮。除國子監主簿。主管台州崇道院。九十三卒。學邃於易。著易解。見者歎爲必傳。會詩獄捕至。攜書鑄篋中。爲卒所攫去。歎曰。天厄吾書門人楊廷秀序其詩。謂得傳於曹子方。出自少陵。而主於雄剛渾大。此第言其崖岸爾。若遺思屬詞。未離窠臼。使真氣蒙翳於篇句間。亦未免於詩家疵病也。

溫塘集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元年進士。歷江寧尉。真州司法。泰興令。以浙東倉司幹官告歸。監南嶽廟。累召不起。隱居三十年。卒。謚文清。宰以吏事稱。而淡於榮利。一時朝廷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詩亦常調。而五言古稍優。

義豐集

王阮字南卿。豫之九江人。朱子講學白鹿洞。阮從之遊。慶元初。擊臣竊柄。附者如市。阮未嘗一躡其門。晚守臨川。陞辭奏事。柄臣密客誘致之。迄弗往見。奉祠而歸。其詩得之張紫薇安國。故不爲徒作。有義豐集。

東臯集

戴敏字敏才。號東臯子。復古之父。乾道間人。平生不肯作舉子業。獨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且死。復古方襁褓。語親友曰。吾病革矣。而子幼。詩遂無傳乎。太息而卒。語不及他。其篤好如此。遺稿不存。復古後搜訪得此十篇。鍛練精而情致逸。此石屏詩源。猶少陵之審言也。

石屏集

戴復古字式之。天台黃巖人。居南塘石屏山。因自號焉。負奇尙氣。慷慨不拘。少孤。痛父東臯子遺言。收拾殘稿。遂篤志於詩。從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講明句法。復登放翁匡廬五老九疑諸峯。然後放於淮泗。歸老委羽之下。遊歷既廣。聞見益多。爲學益高深而奧密。以詩鳴江湖間五十年。或語復古。宋詩不及唐。曰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故其詩正大醇雅。多奧理契機。括妙用。殆非言傳。然猶自謂胸中無千百字書。如商賈乏資本。不能致奇貨。蓋謙言也。吳荆溪稱其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秘文。遺事度說。何啻百千家。包盱江亦謂正不滯於書。乃楊升菴直議其無百字成誦。此痴人說夢耳。又傳其遊江西富家。以女妻之。三年思歸。乃言會娶婦翁怒。女曲解之。臨行贈詞曰。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採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上土。遂自投江死。今考集中略無踪跡。後人因詩餘木蘭花慢一闋。有重來故人不見。但依然楊柳小樓東之句。乃強實之讀。陳昉跋云。有忠益而無詔求。有謙

和而無誕傲。姚鏞云。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朱子亦以詩相贈酬。使無行至此。其得爲大儒君子所稱許。至升菴乃發覆耶。平生著作甚富。趙懶菴選百三十首爲小集。觀者謂趙于古少許可。而此編特博。袁蒙齋又選爲續集。蕭學易選爲第三稿。李友山姚希聲選爲第四稿。翬仲至又爲摘句。復古自云。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其鍛鍊之苦。師友琢削之精。故所選得十九焉。方萬里曰。慶元以來。詩人爲謁客成風。干求要路。動獲千萬。石屏鄙之不爲也。嗟乎。安得斯人。一愧世之幅巾朱門。望塵獻詩者哉。

### 農歌集

戴昺字景明。號東埜。石屏之從孫。嘉定乙卯登第。授贛州法曹參軍。有東埜農歌集。石屏稱其不學晚唐體。會聞大雅音者也。集中答妄論宋唐詩體者云。安用雕鏤嘔肺腸。辭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人道鳳箏譜律呂。誰知牛鐸有宮商。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萬丈長。知此可與言詩矣。

### 秋崖小集

方岳。字巨山。人紹定間爲別省第一。登徐元杰榜進士。累遷至吏部侍郎。前以史嵩之嗾論罷歸。後以丁大全嗾論罷下郡。中以賈似道之効兩調邵武軍。以坎壈終身。先是范杜左右相得。博士之除遷秘書郎。宗正丞未幾。范去。遂出爲淮闢參議官。兼權工部。而一出不可復入矣。詩主新清。工於鏤琢。故刻意入妙。則逸韵橫流。雖少嶽瀆之觀。其光怪足寶矣。

清雋集

鄭震後更名起。字叔起。號菊山。閩連江人。早年塲屋不利。棄舉業。更讀書。客京師三十餘年。歷主於潛諸暨蕭山學。晚爲安定和靖書院堂長。又開講於平江無錫。伏闕論史嵩之。湻祐丁未。鄭清之再相。震登其門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被執。與子女俱下獄京師。趙與籌縱之。鄭罷相乃免。與林虯齋周伯弔爲行輩。詩有倦遊稿。仇山村選四十首。爲清雋集。所南作家傳云。得詩十五篇。此蓋流落交遊間者。所南未之見也。

晞髮集

謝翹。字臯羽。慕屈平。托遠遊。乃號晞髮子。福之長溪人。文丞相開府延平。翹以布衣諮詢。

議參軍。天祥卒亡匿所至輒感哭挾酒登浙江子陵釣臺設天祥主亭隅再拜號哭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畢竹石俱碎詳西臺慟哭記欲爲文冢瘞之臺南後往來杭睦間與方韶卿鳳吳子善思齊等厚乙未以肺疾死囑妻劉以文與骨授之方有許劍錄其會友之所名汝社取晚而信也每執筆遐思身與天地俱忘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古詩頌頌昌谷近體則卓練沉着非長吉所及也。

### 晞髮近藁

福唐黃坤五語余晞髮集近世行本多遺漏曾抄蓄二十餘首皆刻板所無余聞之心往恨其不攜行笈得一見也從子愚忠自苕上潘氏抄得晞髮近藁一帙爲發狂喜原集古詩大半此多作近體屈蟠沉鬱吐茹奇艷皆世所未覩豈即黃春坊所謂與然黃云二十餘首而此編有五十首數既不合且此署晞髮道人近藁當是末年未定殘草別爲一卷流傳人間又非刻本零星遺漏比也然則黃氏二十餘首又不知何詩矣惜春坊云亡不得一質証之此帙附天地間集十餘首即臯羽所編當時諸公詩也按本

傳有一卷。此亦不完書。潘氏藏本爲陸子傳手蹟。有題識。子傳名師道。吳人。

先天集

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後字宋士。人稱山屋先生。小名千里駒。字駒父。從董介軒於程正思。朱子門人也。又受學魏鶴山。有志當世。入江淮幕中。以軍功補校尉。詔罷鶴弁就舉制。以易魁江東。廷對觸史嵩之見抑。賜進士及第。授司戶參軍。復率三學訟權相理宗目爲狂士。歷官府學敎授。復以上言小相失職。相免得留。尋改江西提舉。常平六年。不就。既至。治政廉肅。人號爲鐵符。循承直郎浙西運幹。賈似道當國。以月卿試館職。言不合罷去。買田宅於姑蘇。已而散之歸故里。閉門著書。號泉田子遊。從者翕然。德祐乙亥。欲以月卿開閩東圖。未幾。宋亡。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不言幾十年。而卒。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月卿則自比履善甫。蓋無愧三仁焉。

白石樵唱

林景熙。字德陽。號霽山。溫之平陽人也。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敎官。歷禮部架閣。

轉從政郎。宋亡不仕。客於會稽王修竹英孫之家。會楊漣真伽發宋陵。英孫使客收其  
棄骨。景熙得高孝兩函。與唐珏所收者葬於蘭亭樹冬青以識。庚戌卒於家。年六十九。  
所居在白石菴。詩六卷。曰白石樵唱。大槩悽愴故舊之作。與謝翱相表裏。韌詩奇崛。熙  
詩幽婉。蛟峰方逢辰曰。詩家門戶當放一頭。非虛言也。

### 山民集

真山民。不傳名字。亦不知何許人也。但自呼山民云。李生喬歎以爲不愧迺祖文忠西  
山。以是知其姓真矣。痛值亂亡。深自湮沒。世無得而稱焉。惟所至好題詠。因流傳人間。  
然皆探幽賞勝之作。未嘗有江湖酬應語也。不惟吳許上通於天。即自命遺民。而以詩  
文適當世者。視山民才節。亦足愧恥矣。張伯子謂宋末一陶元亮。非過論也。

### 水雲集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以善琴事謝后王昭儀。宋亡隨三宮留燕。後爲黃冠師。  
南歸。幼主平原公及從降駙馬右丞楊鎮丞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  
陳杰與王昭儀清惠以下。廿有九人賦詩餞之。後往來匡廬彭蠡間。世莫測其去留。危

太史素謂其長身玉立。修髯廣頰。而音若洪鐘。江右人以爲神仙。多畫其像記之。詩多紀國亡北徙事。與文丞相獄中倡和作周詳惻愴。人謂之詩史。鄭明德陶九成瞿宗吉所載錢牧齋得之雲間抄書舊冊。錄爲水雲集。

隆吉集

梁棟字隆吉。其先湘州人。生於鄂州。後遷居鎮江。弱冠領漕薦登戊辰第。選寶應簿。調錢塘仁和尉入帥幕。一時聲名張甚。旋遷地建上丙子宋亡。歸武林。第柱字中砥。入茅山從老氏學。棟往依焉。庚寅遭詩禍。名益著。時往來茅山建康間。江東人士從者甚衆。乙巳無疾卒。平日好吟咏。稿無存者。門人問故。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稿。在宋遺民之間然者也。

潛齋集

何夢桂字巖叟。初名應祈。字申甫。嚴之淳安人。咸淳乙丑省試首選。時罷臨軒廷唱一甲三名。授台州軍事判官。歷仕至大理寺大卿。知事不可爲。遂引疾去。至元累徵不起。築室小酉源。著書自號潛齋。尤深於易學。與陳止齋方蛟蜂遊。善詩淳朴。不泥規摹之

迹。而志節皎然。有潛齋集。

### 參寥子

僧道潛。號參寥子。錢塘人。哲宗朝賜號妙總大師。爲蘇眉山門客。唱和往還。形於翰墨。時人因重之。陳后山贈序。舉其論唐詩。僧貫休齊已。非用意於詩。工拙不足病。以是知所貴乃其棄餘。可謂善諷矣。杭本多悞集他詩。今未及與析也。

### 石門文字禪

惠洪。字覺範。江西新昌喻氏。試經得度。以冒故惠洪牒責還俗。張商英特奏度之。郭天信奏賜寶覺圓明禪師。政和初。坐交張郭配崖州赦還。又以張懷素黨繫獄。因商英誤也。旋釋。建炎二年。示寂同安。五燈會元作彭氏。天信爲天民賜號。在寂後皆非。詩雄健振踔。爲宋僧之冠。

### 花蕊夫人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事孟昶。號花蕊夫人。太祖平蜀。俘入後宮。昶敗時。精兵尙十四萬。宋師止三萬耳。太祖以蜀亡問。費答詩云云。太祖更寵愛之。嘗私懸昶像於閣中。

太祖見訊。給曰。此蜀中張仙也。祀之有子。遂傳畫焉。後輸織室以罪賜死。尤工填詞。入汴時。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調醜奴兒令也。書未畢。軍騎催行。遂止半闋。有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使費能抗節從祀母。此詞不幾爲輕薄惡札哉。然審徵奉表。寅遜促裝。一女子與十四萬小人。又何責也。世傳其宮詞百首。清新艷麗。足奪王建張籍之席。蓋外間模寫。自多泛設。終是看人富貴語。固不若內家本色天然流麗也。王平甫考王恭簡所集。云止二十八首。然其餘別無可據。且手筆一格。故仍之。按花蕊夫人有一。其一爲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王衍時汗亂。爲莊宗所平。亦隨歸中國死。二人皆出於蜀。皆以亡國失終身。亦異矣哉。

呂晦用先生續集卷三

質亡集小序

吳爾堯自牧 同邑

自牧吾黨之第一流也。其聰明絕世而未嘗浮露奇智也。其篤志正學脩內行而未嘗標示崖異也。有文如此。塲屋未有識者。交遊未有稱者。而浩然自得未嘗有溫悶之色也。其意之所之。吾不知其止也。今亡矣。吾亡以爲質矣。吾亡與言之矣。○自牧嘗云十五年讀近思錄。直是削淡無滋味。今每閱一條。輒數日不能舍。覺得道理無窮。嗚呼。若自牧者可謂善讀書矣。○自牧天分之高。用心之精。吾目中罕見其倫也。凡世間極難驟解之事。如樂律韻母推步經緯割圖測量之類。以語自牧。但發其端。未有不立窮其蘊者。吾曩與度曲倚和管絃相入。曲盡微妙。嘗於一笙。悟聲音假借單和配合之理。非工師之所曉也。○自牧才情奇巧。目前無其儔匹。然一意斂約。不事表襩。作爲詩文。不輕出示人。與流俗偕處。油油然不少自異也。然其志識造詣。有昔賢所不易及者。斯文其後從之言耳。

陸之漸宗伯 海寧

宗伯同余仲兄貢於南雍。時寇逼都城。大司成策問諸生無一應者。惟余仲兄首出條對。次則宗伯繼之。兩生侃侃談兵。圜橋門而聽者皆大驚。以爲浙中多奇士。余兄竟不克展所蘊而卒。宗伯亦貧死。

沈受祺憲吉 嘉善

憲吉家麟溪。距郡城二十里。自宋迄今十五世矣。家有北山草堂。山有栝子松九株。皆二三百年物。其態不一。各有名以象之。憲吉家世淵遠。富而好禮。其祠廟爵豆皆古雅而合於則。與人交篤於分義。而又退讓不近名。遠近皆以長者稱之。反以此掩其才華。蓋未有知憲吉之深於文者。丁巳春余尋知言集佚藁於鴛湖。有友言憲吉所藏之富。遂移艇子訪之。憲吉一見如素。恨相見之晚。留余榻其齋。盡出殘帙。酒蘭燈烛。娓娓不倦。乃驚歎其論文之精嚴。目前無其匹也。憲吉與錢吉士友善。其論文宗旨亦與吉士合。吉士選同文錄。憲吉與有功焉。夏五聞吳郡變亂。欲歸視。具舟將行。常時鼓枻即發。是日下舟復起。絮語者數四。已出溪。復回舟。將所著稿授憲吉曰。不欲攜此歸。君爲我

之乃別是夜吉士歸家被亂與其子皆焚死而稿幸存憲吉乃起簡篋中并自所作文授余曰吾老矣不足以慰亡友之托今且以累公吾文不足傳公選知言集有節義諸公而失其文者以吾文繫之吾文賴賢者以傳亦吾志也余拜而受之且約余過其北山消夏共商知言集事余以病不果往越一年而憲吉死矣憲吉雖不欲自銜其名然余不敢涇埋憲吉之實因歎北山一會若專爲錢沈二公之文而速於行者非偶然也。

張嘉玲佩蔥 吳江

佩蔥躬行刻苦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取師友必眞君子如張考夫凌渝安何商隱沈石長巢端明王曉葢皆正志篤學待之極盡其誠處弟姪宗黨以恩勝義破其貲產至死無以斂葬不惜也居喪哀毀由中三年不露齒不入閨房妻以勞瘵死里人非笑之以爲執禮所致俗之惡薄如此然即其非笑可以見佩蔥之賢矣佩蔥年少負儒才譽望日起宗黨交遊皆以富貴期之忽謝棄一切問道於吾友張考夫先生篤志聖賢之學刻苦敦行踐履純粹而讀書極精細不肯放過絲粟與考夫問難往返最多遠近學

者嘆爲不可及。自謂其學無一不得之考夫。請受拜至再四。考夫閉閣不受。余問之。考夫曰。此吾畏友也。豈敢倨乎。且吾惡夫今之講學者以師爲招因以爲利也。又何學之有。吾與佩蔥一救正之。不亦善乎。卒不受。佩蔥執弟子禮益恭。甲寅年三十五與考夫相繼病卒。嗚呼。道之興廢命也。佩蔥適當之。顏氏之子。豈以短命無書傳。有歎於孔門首配哉。○佩蔥英年廩餼。視榮膾如拾芥。且貧困憂患。萃於其身。一旦志聖賢之學。即敝屣棄之。此非見道分明。安能無動於中耶。一時流俗憎訕之。隱者又挾以爲重。余笑謂憎訕固其宜。若隱者正自不同。必好學能文如佩蔥。斯爲難得。斯爲真隱耳。

陳尙楨有上 餘姚

有上天資和靜。厭薄塵俗。默坐終日。啜苦茶。燒黃熟。便欲忘老。而居家處友。又皆篤摯。有繩尺。斯亦其胸臆間物也。○有上以貧死死之際。從容談笑。不令家人悲啼。可謂能有其難者矣。乃其配景氏居喪數日。絕不露激烈之色。默然自經以從之。又難之難者也。

吳繁昌仲木 海鹽

磊齋先生大節千古。其訓家有云。做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初疑其言過激。今而知爲痛心切骨之言。仲木奉教志存忠孝。勁節骨立。見者神傷。惜不永齡。以竟厥緒耳。

鄭雪昉瀧師 海鹽

瀧師鴻博俊逸。而血性凜摯。遇亂與友人之難。爲同事所賣。受笞辱。憤死。人皆惜之。

程定鼎扶楚 嘉興

扶楚天質英奇。風神散澹。終日與對。無一俗情塵氣。壁立蕭然。亦不見其有憂思乞態。每辰出暮返。詣友朋談笑。或意至忘歸。未嘗閉戶咿唔。而拈筆纏纏。風馳泉涌。動成奇觀。郡中能文之友。未能或之先也。去年遇之。顏色憔悴。云犯寒症。幾不相見矣。余戲之曰。質亡集中得佳文。亦復不惡。因相與大笑。不謂斯言遂成妖夢。年來交游零落。江湖流下。無可與語。今又失扶楚。南湖斷岸。吾悵悵安之耶。

凌文然偉燈 湖州

偉燈忠清公長子也。忠清之文。清微自得。爲時所尊。躬行嚴毅。立朝岸然。見惡於權貴。

甲申之變。浙西死國者。一人而已。偉燈竟以貧死。蘆扉土鎋。其夫人白髮蕭然。無有過而存之者。斯不獨其文冷。於此歎忠清公之人品世德亦只一冷字爲不可及。○湖州山水清遠。忠清得之以爲忠。偉燈又以明潔繼之。皆苕零間靈氣也。

吳士楨正子 德清

正子和易而介。與人交皆有尺寸。晚年以貧依人。處之泰然。如游蓬戶。嘗爲余述顯者。僇辱故人。與受者善。事無怨之狀。歎人情不易測如此。正子周旋其間。頗多全護。他人。都不知也。可謂難矣。

高斗魁旦中 鄭縣

旦中聰明慷慨。幹才英越。嗜聲氣節義。嘗毀家以救友之死。有所求。不惜腦髓以徇。精於醫。以家世貴不行。至是爲友提囊行市。所得輒以相濟。名震吳越。友益望之深。至不能副。則反致怨隙。又爲友營館穀招徒侶。復責以梯媒關說。力有不能得。亦得罪。於是羣起謗之。然中市意不衰。病革猶惓惓於諸友。死之日。貧不能備喪葬。孤寡啼飢。無或過而聞焉者。而謗聲至今未息。眞可怪可痛。文中抒寫。皆肺腑間物。激楚悲涼。不堪卒。

讀。

郭 溶水容 同邑

水容爲余中表羣從。崇禎間即與其兄彥深疇生義潔。同負名於時。彥深疇生相繼獲雋。義潔兄弟鬱鬱不得志。水容獨矻矻不少衰。余甚壯之。而不意其遽逝也。其子孝威盡出所作約二千餘首。其文精深博雅。絕非近人所能。并非彥深疇生所及。乃歎科名之不足論。人而文人之湮沒於荒塍寒牖者。何限也。集中僅存數十首。以見其概。亦識余向時知之恨不盡云。

裴亮佐靖公 海寧

靖公予女兒之孫也。閎博能文。早負時譽。而生長聲利之區俗。以勢位相攬。雖至親同氣。不免於魚肉。靖公思決科以衛門戶。而猝不可得。則鬱憂以死。臨沒盡取所著投之火。曰是物誤我。其悲憤可哀矣。

章金牧雲李 德清

章氏多奇才。雲李爲最。氣象迥秀。如登秋峯。其中雲氣怪物瑰麗荒忽。不可名狀。爲人

重名義有幹才。乃終於卑邑。不及中壽。真可惜也。其弟芝黃石黃子黃。皆才而天世。運與域兆。與求其說而不得。謂斯世不應有此奇文可耳。○戊戌己亥間。雲李六象方虎雲若與予同游湖上。時雯若有不快於諸子。西陵吳門之仇。雯若者。聞此過從甚殷。置酒蕭寺。飲酣奉卮曰。請謝去雯若。願終執鞭弭隸麾下。雲李與諸子毅然起對曰。公等自可相與。何必去雯若。而後交吾輩。有口血自相責耳。豈爲公等哉。且如公言。又何取於吾輩耶。乃大慙謝。讀君文思當時氣誼風采。儼然在目。

高字泰虞尊

鄞縣

虞尊。初字元發。旦中之從中丞玄若公之長子也。篤志節。善交游。山顚溟澨。窮歷奇險。性坦率。不設機備。壬寅間以事囚非室兩載。治經作詩。悠然自得。久之乃釋。亦無懼容。越人笑之。呼爲大孟浪云。晚年益肆力讀書。自號隱學。畫一像作幅巾寬博。高坐藤床。過余索題句。余題曰。凡今幅巾。不耐淡薄。望火日游。其狀磊落。佛門兒孫。侯門翼角。不知其隱。安問其學。巋然此老。水懸雪壓。雙鉄隱然八字著脚。後未或知。曩則已確。其圖可傳。斯名不怍。又雜書數絕有云。募師謁客法堂開。眼與眉毛弄一廻。君向明山且高

坐等閒莫遣下床來。小閣攤書木榻枯。春風坐對久忘吾。閉門休歎無良友。只恐開門負此圖。時虞尊欲遊秦晉間。見余句即毅然自止。越人惡余者又謂此罵君耳。何贊之有。虞尊終不以余言爲非。又人之所難也。

俞汝言右吉 嘉興

右吉在崇禎間得名。三十年來爲檇李領袖。其襟度淳龐渾涵。非時下環浮名士所能及。讀其文。猶足挹其靜雅之氣。

徐廷獻子諤 同邑

子諤與孫子度友善。子度極靜漠。子諤極粗豪。而其文微雋如是。眞能得朋友之益也。

鄭官始雅三 海寧

雅三之文。其入也如秦始之營驪山。至鑿不能傷。燒不能毀而後止。其出也如周穆之巡海外。設鳳腦之燈。列璠膏之燭。照耀乎羣仙之宮。不能深極無際。則亦無此奇光外發也。○雅三與雲若友善。余因識之。未久而化。其婿王端士錄其遺文見投。人家子弟多不能收拾先人藁本。如端士者又難得矣。

沈修遠游桐鄉

遠游任達而好奇。信神仙吐納之術。嘗辟穀數月。日惟啜蜜或清酒數杯而已。家人強之。旋亦復食。然終不近也。性嗜潔。每浴必數易水。以竹紙拭之一。浴必用紙刀許。適無紙。每風立自乾。不用巾也。籌槧油漬。雖新衣必裹指携取。其袖垢膩。復割之。時衣無袖之衣。以對客。有姚姓者爲所憎。遂并憎凡姚姓者。有過客刺入。欣然起接。遠觀則姚姓也。急縮手退避。刺已飄及裾。即截去其裾。其僻如此。然行文說書。則一軌於雒閩。未嘗爲游移突過之論。故與余言頗契。自遠游死。聲始遠役未返。一望桐川。荒榛寒雨。輒爲黯然也。

沈齡子真桐鄉

子真。遠游令子。聲始之婿也。少年篤志嗜學。爲人湛靜。有至性。遠游歿。負土營窆。有撓之者。子真飲泣力拒。衝暑淋雨。晝夜勞憊。既封而病卒。遠近哀且惜之。

黃子錫復仲嘉興

余表兄。號麗農。豪邁風流。以好義毀家。至號寒斷火。然壞床破壁之中。未嘗一日無論。

心之客也。平生最急友難。晚年竟游死粵東。幼子沆扶柩歸瘞於杼山。老友巢端明爲詩哭之。餘輒忘之矣。吁可悲也。○仲兄風流文采。而志趣奇偉。破產結客。與大樽闇公諸君相期許。晚年鬱鬱。思以神仙自托。而惑於方士行積氣開關之法。頗詭得效。余力言其害。笑而不顧。未幾而病。始悔其誤。則深不可爲矣。殆猶未免於神怪之累耶。讀文不禁慚然。

錢杵季亦駿 海鹽

予友商隱先生明道有盛德。而艱於子。於羣從中最喜亦駿。嘗請遂立之。商隱曰。其家贍於我。不忍其含冤而就枯也。然亦駿甚賢。居家孝友近人。而不涅於俗。龍山許大辛其外父也。苦節違時。亦駿左右之。甚至大辛死。治喪撫孤。盡其力。此豈較量生產者。商隱之言。蓋其慎也。乃忽以暴疾卒。予爲商隱惜。又傷大辛之後無依。蓋三致悼焉。

錢本一柏園 桐鄉

柏園初。字一十。蚤領時譽。日空其羣。而曾從周鍾游。未免漸染習氣。嘗言鍾館其家。時雞初鳴。即起柝銖鉢作小封無數。至晨粥猶未息。自午及暮。餽贊紛然。乃視其厚薄。以

小封勞來力。日以爲率。因嘆曰。今日名士。安得有此盛事乎。余應之曰。鍾之敗節戮身。成於小封。而君猶沾沾耶。時柏園滴游粵歸。同張子考過廓如樓。以嬪子香鷄舌香數片見惠。且出端石求銘。余戲題之曰。鷄舌四。嬪子二。易數字。銘於是柏園不釋然。考夫笑曰。盍益之可乎。余乃復書其下曰。者誰氏錢一士。讀書不覺老將至。何如坐聽郴州語。張子命銘考君志。君曰。一士士何事。爲名士耶。此石敝。爲眞士耶。此石棄。不數年。考夫沒。柏園亦病。得松陽教授。支離強往。竟死山齋。平生與考夫爲老友。而未能卓然自立。名士之害人如此。然柏園意致蕭散。至窮餓不知治生。相對終日。無卑乞之態。塵俗之言。固非時下名士所能望其項背也。

查 雍漢園 海鹽

漢園童年以文蜚聲南國。宗黨交游皆以榮顯期之。然漢園意殊不自止。有志體用之學。初惑於二氏。旋悟其妄。以名世自許。復誤於功利之術。一反而求之身心。又入良知家言。力行其說。以爲聖人之道在是矣。然率其所見。往往過當。不能無動於中。辛亥春。聞予之狂言於許子大。辛甚疑異。適予寓趙家橋陳孟樸齋。漢園同大辛見訪。遂留榻。

相與劇論。此事所持甚堅。至中夜忽披衣起揖曰。廿年之疑於茲盡釋。乃大悔向來之過。又談竟日而別。至冬復過予廓如樓。晤考夫商隱渝安曉葦佩蔥諸友。歸語人曰。如遊天外。問其說如何。曰非爾所知也。壬子秋試。凡明經例有鄉邑起送文字。漢園給家人以赴省。竟持筭至予東莊。相對兩月而歸。此筭至今留予架。家人莫之知也。友朋間徒義進道之勇。未有如漢園者。癸丑予至秣陵。而漢園與大辛相繼以病卒。予數年來喜爲澈湖雲岫之遊。自二君歿。遂痛不欲東。亦吾道之窮也。

虞汝翼異羽

錢塘

異羽長身勁骨。慷慨傲岸。望之如太華當秋。睥睨諸峯。莫敢仰俯。一時名流習爲希世之學。突梯脂韋以標榜。趨營爲作用。異羽獨鄙罵之。有名宿於會集。詰之曰。君何得罵我爲小人之尤者也。異羽曰。不然。其人喜曰。固知君無是言。異羽毅然正色曰。非謂無言。但無之尤者也。四字耳。其人憤沮而去。異羽言笑飲啖自若。四座驚歎。其風致如此。竟以貧病鬱鬱而卒。近俗益頹敗。友朋中求異羽之氣象。眞不可復得也。

勞以定仲人 同邑

仲人天才曠逸。而於理解極邃。同社會課每拈一題。雲若諸子必問仲人云。何仲人輒爲指陳源流新舊。各說之不同。復爲剖析。以歸於一。無不爽然稱善。自珍其文。不肯輕示人。傾貲購書數千金。及古今金石書畫。下至尊匜瓷玉之玩。皆賞鑒精好。死二十餘年。其所藏無一存者。昨從其家索遺稿。亦不可得。偶於廢簏獲其會課數首。亟錄以志。人琴之悼云。○仲人生業甚厚。適觀世變。卽散家財。厚其知交戚屬。凡貧士有一技之長。賙卹不倦。待以舉火者甚衆。或浪游湖山。則畫船歌妓雜沓如雲。酒闌自調三絃。與客倚和。一時稱絕。已而棄去。曰是近於狹邪。乃學彈琴。選奇材自製。聞某寺鐘樓懸紐桐木最良。構樓以易之。琴成費已數百金。吳越琴師無不造其門者。洞究神妙。皆歎謝不如。已而曰豪矣。非我志也。買橫山造精舍。思深隱其中。賓客復從之。溪船筍輿。沿道爭役。但口詣橫山者即坐往。不論直也。仲人曰。此將及我不可居。乃復出。旣出。而山中果亂。因毀損其舊第。築幽室。植花竹。貯經籍其間。約予同讀以老。蓋至是而仲人生業略盡矣。越一年而病卒。宗族富貴皆以仲人所行爲痴。其後人亦自以爲戒。然仲人絕世聰明人也。當時卽有問之者。曰。公卽不取富貴何必爾。仲人嘻然曰。是非若所知也。

陳祖肇柳津 餘姚

柳津至性誠篤。胸襟坦白。喜交志行之人。樂道節烈之事。遇非其類。聞不義之名。雖盛欵不能留也。嘗館一巨室。故仇東林者。主人酒闌呼童子。輒以東林諸君子之言。令其齎噭以爲樂。柳津愕然起立。謾罵而出。家貧資館穀竟棄去勿顧。人皆笑其迂。其介直多類此。

陳鑠西長德清

西長吾門鑠之兄也。陳氏多強穎之資。然皆憎疾根本理義之學。獨西長聞其弟之說。雖不能爲。輒欣然信之。而竟以疾夭。鑠痛其兄之不克有成。而他無語也。簡其文質我錄之。以信其足惜焉。

董楨豫林 同邑

豫林處交游重名義。緩急危難。以身赴之。無所憚。斯文亦其流露之餘也。

董靈預湛思 烏程

湛思風神閒朗。才思超逸。翩翩佳公子也。感遇憂貧。遽致殞謝。境之困人。有非意之所

能遺者耶。

呂章成裁之 餘姚

吾族兄號蓼園。才略俊偉。思經世之用。遊歷四方。晚遘喪亂。隱於館穀。非其志也。然意氣不衰。有故人誣謗余於顯者之家。蓼園憤甚。作棄婦歎以寄。余煉師余體崖亦不平之。余答以兩公學道人。尙有火氣耶。此固余過也。蓼園書激昂慨切。於篋中簡文字。復讀之。不禁垂涕。

張嘉蓮宣誠 吳江

宣誠爲佩葱之弟。爲人伉爽。有至性。佩葱之喪。朋友會弔。念其無以葬。孤寡無以生。議所以助之者。宣誠掩淚毅然拜辭曰。有某在。豈可以累諸公。且兄臨死囑曰。負某友幾錢。某友幾分爲我還之。吾死乃安。推是言也。兄豈肯受乎。兄所不受而某受之乎。卒辭之。枝梧困踣。心力殫竭。絕無潦倒冀乞之意。越三年。亦病卒。悲夫。天於志士摧折至此。眞難解也。雖然。適以見佩葱兄弟之賢。亦復何恨。

沈祖扶升 同邑

扶升生而韶令爲時所稱。而以疾早殞。其婦薛秀淑而有孝節。其姑有女贊壻溺愛之。不欲立後。且僧薛往依母家。則貧不可處。困若不堪者久之。遂病瘵。其夫撤几筵。即靚妝謝親族而死。親族之知者泣慰之。薛謝曰。諸親當賀我不必慰也。問故。曰我年少爲未亡人。得早死一幸也。家中多難。言死則潔身無累。二幸也。夫坐方除。卽隨往九原。無他牽掛。三幸也。但不能奉事兩姑。視死者入土。負吾父生成之恩。爲耿耿耳。然死之樂。爲多。一時聞者皆賢之。予錄扶升文。亦爲存其婦也。

錢魯公漢臣 鄭縣

余庚戌冬爲旦中葬事過甬上。獨漢臣一見投契。依依不能舍。未幾聞漢臣死。余病不能復東。徒負漢臣也。

曹序射侯 同邑

崇禎時射侯叔。則爲蘭臯社。與余社友不相契。然余兄弟與射侯兄弟獨相得。於塵塈之外。不以樊籬間也。思當時蠻觸之徒。固不直晉人之一快。

四兄念恭

諱瞿良

崇禎間社盟聲氣鬪然互競。吾兄獨不屑一顧。然各社名宿及四方鄉黨無不敬而親之。若明道之能化物也。故其文多自得之致。

呂淑成幼陶 餘姚

幼陶余族兄傲儻多材。試輒壓衆。而生非其時。不勝感憤。以飲酒消之。已而漫遊四方。又無所遇。益縱酒自放。以飲得病。愈病愈飲。至不能飲而卒。悲夫。

范汝聽隣音 同邑

鄰音余內兄子也。湛靜善文。補邑博士。家貧資館穀。又勤於生產。二者不能兼營。往往兩廢。清坐破屋中。吟咏不輟。意亦不苦也。年三十餘。遘勞嘔血。疾革。自經紀喪事。至蔬果屢箸纖屑皆手定。余曰兄用心至死不悔。答曰。我不爾。亦詎得活耶。放筆捲卷就枕而逝。

徐鋒次公 同邑

次公。吾師第二子。與余同筆硯二載。人多畏其傲岸孤僻。實皆天真爛漫也。以悶悶不得意。嘔血而死。每過其居。輒淒然久之。

章在茲素文 吳縣

素文得名最早。此猶其崇禎間社刻也。自辛卯壬辰以後。清音選本行天下。每行卷房書出。名省賈人先納值坊間。必待清音乃去。坊人具幣聘。盛供給。每部數百金。有時序文目錄既發矣。而爲家人婦子所留。又必厚餽劇譙而後得。蓋選家之盛。自周介生范文白以來。未有能及清音者也。然二十年間。軟熟浮滑之文。庸鄙荒劣之選。亦日滋月蕃。豈風氣遷流。雖素文固亦有不能自主者乎。

管諧琴襄指 餘 姚

襄指多逸情。以氣節自命。亂後棄業。隱於教書。又以拘牽爲苦。性嗜酒。每飲必酣。遇人無機事。然不屑流俗。故人亦少近之。喜爲詩文。無家可藏。隨地散軼。嘗有傷師道篇。夢伯夷求太公薦子仕周詩等作。曲盡猥瑣僞妄之情狀。爲時所傳誦。予嘗見其手定十餘本。今皆不可得。不知流落何處也。

錢行正孝直 同邑

孝直生而穎異。年十三即能文。爲邑諸生。氣英銳有遠志。不屑一切。從予遊。予每抑之。

令自下。其尊人子與予老友也。暮年氣衰。門庭蕭寂。急欲得其子之發揚。有友謂之曰。守腐儒言。必敗乃事。盍從吾說。可以速得志。於是轉爲標榜作用之學。數年而無所得。其境益困。孝直悔悟作詩曰。固知朽斷還求匠。豈忍膏肓不謁醫。將復過予也。不數日而病遽不起。垂絕。猶爲其父兄道予不置。處分身後事。井井當於理。神明瑩然。至瞑不亂。予之不能使孝直有成。罪也夫。命也夫。

章允增能始 德清

能始雲李之叔。初緣社集與東倫不契。此其試牘也。爲方虎諸友稱賞知名於時。乃捐棄夙故。更相欵洽。閱此憶臨溪謙集。已二十年事矣。

韋家秉白孫 武康

白孫爲吾友六象長子。妙齡超詣。其文即老成如此。同社皆以千里目之。惜乎不永年。碎此名寶。

陸文靈雲若 同邑

雲若見余文鴻渝。謂予是宋人文字。宋人議論繁。不如漢疏高也。余笑曰。憑君漢疏高。

也。須喚宋人議論乃定。一時戲謔在耳。憶之不禁愴然。若文實高。余不能及也。

凌尹銘功 同邑

銘功。予表姪也。才而夭。婦王氏少寡無子。宗族無可依者。而志不更。索其文。流涕出之。篋衍爲人。子孫多不能存手澤。况無後之寡婦乎。此可重也。

朱輔伯揆 同邑

伯揆。與余兄季臣友善。崇禎間嘗數至余齋論文。娓娓忘疲。性惇龐和易。不知世間有機事。而文獨變幻如是。初好爲博雜之學。晚年喜談道。多入良知之說。龍蛇無家。其諸此文之見歟。

史宗遵培因 海寧

培因館於豐氏。余乍面卽鑒其才。適里中有疑獄。培因作文以論之。遂爲怨家所訐。幾至困殆。其直諒不顧機綱類如此。

祝文琛魯來 海寧

雯若極稱魯來之才。予因與之熟。蓋疎爽歷落人也。自悲壯盛不遇。多激昂不平之氣。

語人不合。輒面折之。雖鉅公尊宿。攝衣登階。直詆其非。如呵斥市兒。見者皆駭然。亦無不服其勇也。

呂用晦先生續集卷四

保甲事宜代邑侯劉諱佐明作

告示

石門縣爲嚴飭力行保甲等事。奉院道憲票卽將鄉城保甲逐戶挨查。如有容留來歷不明之人。及爲逃盜窩線接引者。查訪得實。定行按法連坐。仍具冊報查等因。奉此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通邑知悉。奉憲保甲之法。最爲今日良圖。有司官立意舉行。然往往不見有益者。皆由胥隸不體上意。種種故套。無益于事。徒擾民間百姓。未受保甲之利。先受保甲之害。誰肯樂於奉令者。卒至逃人盜案日起。官民胥受其害。胥隸亦拖累其間。此無他。皆奉行不力之所致耳。今本縣與爾民人約務體憲檄。所以力行保甲者。其要有三。一在于簡便易行。一村之中。燈火相照。音聲相聞者。結爲一甲。不必拘定十家。編牌造冊。不必盡開年貌。及女口老少。其真實工夫。全在暗相稽查。本甲中有面生可疑之人來家否。有本人無故常常出門不回否。有則密報。擒究其向來月給季冊十家門牌等項。徒費紙箋。徒勞奔走。一概不用。所謂簡便易行者此也。一在於舉報。得人保

甲正副。得誠實老成之人。料理一村公務。各衛身家。各備器械。一家有警。衆家合救。一村有警。衆村合救。未有不濟者。如不得其人。虛應故事。假公濟私。反爲民害。今卽着向年丈量圩長。公舉本圩保甲正副。務期誠實老成。才幹服衆。所謂舉報得人者。此也。一在於督率。有方必須釘支河以遏奔突。立橋冊以扼要害。置器械以資堵禦。派巡守以固關防。明賞罰以齊心力。勤稽察以清亂萌。歲時伏臘相爲聚會。說好話。講好事。有些小爭端從中勸息。此中省了多少錢財。消了多少仇氣。一旦有事。自然如臂使指。所謂督率有方者。此也。爾百姓果體此三要行之。未有不盜息民安者。方興憲檄力行保甲四字無媿矣。

石門縣爲曉諭事。照得四郊多警。風鶴不時。本縣特頒行奉憲保甲三要。總爲爾民安全至計。此法通行。寇盜難侵。兵捕不至。近鄉遠村。皆得安居樂業。今查爾民尙多遲延觀望。未盡力行。皆因大窩奸線。不便其私。多方訛惑。致生疑沮。大約巨室則畏事自全。窮民謂恃貧無恐。遠賊處偷安僥免。窩盜者抗法藏奸。不知燒劫之慘巨。室先受其殃。勦捕之騷窮民。盡罹其害。無盜之地。正宜未雨綢繆。近賊之區。急當奉法遠禍。偷再因

循不舉。一時兇徒突至。爾寺無援無備。勢難堵拒。或至驅脅入夥。屯聚爲巢。無論被賊殘抄。身家不保。卽大兵會勦。盜多竄遁之方。民無逃避之處。旗麾所指。玉石難分。到此求全悔之晚矣。本縣爲爾民興念及此。臥寐寒心。爲此再行曉諭。更將前頒三要斟酌申明。開列於後。期與爾民實心奮力。亟速行之。

### 一申明舉報得人。

不舉報向憑都圖遞年多非本圩中人。安知本圩中事。今着重丈量圩長者過因圩長習知本圩人戶庶幾舉報得人。圩長可充即充之。如圩長不能即着圩長會同通圩公議。圩中誠實有身家才幹者充外。非坐定圩長爲保甲正副也。况保正保副止爲料理本圩人戶。並無意副。永遠偏累抑且官府優以禮貌免其雜徭。卽任事日久不妨另議。更名代必無結。編冊報縣以便委任施行。

### 一申明簡便易行。

原頒冊式原以人戶牌長管一牌。率指易使今特設後聽牌。自相保甲編牌冊式保中選正副。擇老成將有此冊。法家幹挨戶。爲編牌造長。不牌十牌。次序爲臂圩肯牌中人。或無少數。悉多特設。後發覺者。查牌察長。卽報如有。正不密。報之本人。縣十才冊。法家究不。爲編牌造長。不牌十牌。次序爲臂圩

一申明督率有方。

國朝

刊

行

惠行橋梁水陸設柵填釘支河置備器械等項向來保甲通行在案歷有成效原非新設今務實心整飭其橋跨兩岸兩圩均派公造母得互諉柵木器械宜堅固毋得苟且塞責填釘支河即取就近沿河雜樹不許伐人墓更有流言阻撓及圩中頑抗不遵者即係窩線保正副指名呈報定以通盜治罪毋更怠玩自貽伊戚。

石門縣爲申嚴保甲等事。本縣疊奉憲檄督催保甲期以弭盜安民業經再四曉諭趁此東作未興之際協力舉行繕結完固庶可望將來之綏輯豐登爲此通行闔縣各圩立限取結編冊聽候查驗又思圩地大小不等烟戶多寡不齊其圩小戶少者或數圩可歸併一副圩大戶多篤遠星散難稽者一圩可分爲二三副悉聽爾民會同酌議便宜詳具甘結造冊呈報冊紙用第二次頒定保甲編牌冊式限五日一體完繳其橋梁有緊要處必應設柵者亦有重複幽僻之橋可拆斷不必設柵者其河港有必宜填釘者有宜留水柵啟閉者亦聽爾民公酌長便限七日內一體填釘置造完備整辦器械。

務期精利。候本縣示期親臨勘驗。如有頑梗者。保正呈稟枷究。若過限不具結冊。不釘港造棚備械。該役重責三十板。卽帶保正保副回話。甲中如有素行不法。恃強不悛者。不許混結入冊。以憑法究。倘有因荒鼠竊情。實可原。真心悔悟者。許保正查驗的實。取具親族鄰里保結報縣。卽准入冊自新。從前過犯。慨免誅求。自通行之後。仍有抗延不結甲地方。此必盜賊之老巢。窩線之積穴。寃徒盛而良民少。欲行不能。欲報不敢。此非可以法制化誨者矣。本縣卽會同駐防請兵進剿。掃清亂萌。以保安良善。法在必行。毋更怠玩自悞。

石門縣爲保甲旣行。亟設法賑飢。以安民生。以弭盜源事。照得盜賊竊發。皆借飢荒兩字煽誘良民。鄉愚無知。被惑亦多出於無奈。若得升合苟延。誰甘冒死爲賊。本縣所以力行保甲之法。一則可以清查盜黨。一則可以賑濟飢民。蓋保甲不行。雖有賑米。各鄉無奉行任事之人。從何給散。貧戶憑都圖開報。欺弊多端。每每豪強冒濫烹分。眞貧不沾顆粒。今保甲旣行。則保正保副即可任事。給散開報貧戶。通坪從公酌議。必然眞實無欺。此保甲之法。所以不可少緩。須臾也。但思賑米無出。則法雖良而實惠不及。何以

禁其流亡。消其惑亂。本縣現在詳議申請督撫各憲。設法捐施外。特瀝誠懇告鄉紳巨室仁人長者。樂善義助。每見齋僧捨佛。動百盈千。徒飽奸邪之腹。尙且稱爲善事。若此救鄉里之生命。其爲現在功德。獲福無量。豈不更可信耶。一面着各圩保正副作速編甲造冊。旣就冊中查酌極貧應賑人戶男女老弱病苦無依者。備造一細冊呈報。不許徇私冒濫。以憑計米給賑。其本圩殷厚之家。即着保正副委曲勸募。若使窮民離散。富室誰與守禦。抑且田地拋荒。租糧後從何辦。況此輩逃亡。必爲匪類。村有線導。虛實盡窺。亦大家之憂也。誠使溫飽者各損口糧。拯濟鄰里。感恩報德。保護必堅。以義爲利。人豈無心。度本圩輸賑所不足者。以官施義助補之。支吾至麥熟蠶收。貧富皆安枕無虞。人和氣治。必且感召豐登矣。此在情理之相通。非法令之可強。惟有心有識。共圖利之。本縣手額以竣。

保甲編牌冊

一戶

牌  
保正副

牌長

男丁

業

一戶

男丁

一戶

男丁

一戶

男丁

一戶

男丁

一戶

男丁

一戶

男丁

每牌

記彙

以填憑

不時查

點保正

逐

名填寫

戶丁有增減

出入遷徙

牌長皆登記

每月初同載

多分爲二

婦女孩童

不必載

居男丁十家

為率如少

上少一

### 保甲規條

按保甲一法爲綱繆未雨之良圖。實守望相助之遺制。不惟弭盜戡亂。實可善俗維風。

查嘉湖地方盡屬水鄉。與他處有堡砦關廂可守者不同。港汊叢雜。樣蕩迷茫。飄忽去來。無從攔阻。所以向來萑苻嘯聚。時煩勦遏。究竟難斷根株。自康熙元年。奉前院頒行保甲六欵。深中三吳利弊。舉行未遍。盜賊潛消。前督奉行嚴肅。擒盜卽斃杖下。積患立時平定。幾二十年。民生安堵。皆保甲之功也。承平日久。人怠法弛。兼值災荒。乘機蠢動。若不脩舉已效之猷。何以剪除難圖之蔓。本縣特訪縉紳先生袍衿耆宿。將前憲原法參詳商訂酌議。得保甲規條一十四欵。詳明開列。皆簡便易爲。與爾民熟講而力行之。但愚民狃安畏難。徇私玩法。可與樂成。難於謀始。特將此法行與不行。利害先爲分別曉諭。以期決擇勇遵母忽。

### 實行保甲之利有八

盜不入境。殷戶得保貲財。貧家得保妻女。一也。地方無賊。則無會勦兵馬之驚騷。二也。凡事有保正牌長奉行。不差捕役優害。三也。早晚巡查覺察。併偷竊潛消。可使路不拾遺四也。甲中有事。互相勸化。省口角官司。五也。民不逃亡失業。農桑日盛。六也。講究惇睦。緩急自相賑濟。七也。民強則盜弱。勢窮心悔。漸可化頑爲良。八也。

## 不行保甲之害有八

被劫被佔。民不聊生。一也。富室畏盜。遷徙他方。窮民益無依賴。二也。窮民無可遷徙。只得開門納盜。事敗連害。三也。捕搜兵勤。玉石俱焚。四也。田地拋荒。久遠難復。五也。租息難徵。錢糧無辦。遷興不遷。貧富同盡。六也。一村失事。累及各村。一鄉失事。累及通縣。并及官長。七也。嘉湖會勦。俱本鎮汎兵。尙有地方官紀律。若蔓延大勦。必請外郡客兵。及滿營入旗。如向年紹金台處等府屬邑之民。骨肉不能相保。八也。

### 保甲規條十四款

#### 一 畫港分界

保甲地界。當論村落。不論都圖。都圖止係徵糧戶籍。與民居住址無干。向來止據都圖行移。所以祇成虛應故事。毫無益於地方。今實心舉行。不必復問都圖。但就各圩扇挨次編結。須相度地勢。圩大者一圩爲一保。圩小者或兩圩或三四圩合以一保。總以四界河港。可分可守處。與保正才力可管多管少。聽各圩保正互相斟酌。區畫爲界。

#### 一 報保正副

向來開報保正保副俱責成都圖。遞年甲首充辦。或身居城市。而籍在鄉村。或住址西郊。而冊當東里。或人止一戶。而產分各區。既非本圩之人。安知本圩之事。所以保正不知甲內情形。地方不知保正調度。不過答應官府。造一套沿門冊籍。具一紙甘結。遼依。應一次點名散牌。派一番公費使用而已。自康熙元年。前院頒行六款。不論都圖界限。惟取本保中人選當正副。然後其法得效。今卽責令丈量圩長。會同合圩公議。圩中信服之人。一正一副。不論紳衿士商。但取有身家有才幹老成鍊達者。限日具結。開報甲內之事。盡以付之。聽其調度。官長優加禮貌。特免雜徭。如勤勞日久願退者。卽圩中復議更代之人。不得永遠偏累。其人若不堪不法等事。許通圩呈官另議。

### 一編選牌長

保正保副既定。卽令挨戶編牌造冊。每牌以十家爲率。寧少無多。卽七八戶亦編一牌。不必補湊足數。如過十家以上。卽分爲二牌。就一牌之中。不論次序。不拘年齒。但選幹才老練者。一人爲牌長。一牌中事盡責成之。凡施行公務。保正副傳牌長。牌長分付各戶。其十家中有事。舉報牌長。牌長報保正副。保正副報官。臂指相使。呼吸相通。故牌長

極爲緊要。其戶丁凡成丁者。俱載冊。婦女孩兒不必多載。其間有親戚往來。或戶丁出外生理者。即着牌長登記冊內。每月朔望送保正副查察點勘。倘有隱匿奸細。私通寇賊。講餉窩贓。來歷不明。踪跡可疑者。一家不報。十家連坐。有向行不法。甲中不肯結入者。即係盜夥。報官擒禁。五日無親屬保結。立責重典。

### 一 填釘支河

向來奉憲頒行。凡支流小港。盡行填塞。更加叢檣大木。一概不許開通。其小民往來城市大路亦行釘柵。但容一小口通舟。仍置木牌鍊鎖。日開夜閉。着地方保正每柵撥鄉勇五人看守。遇警即關防守禦等語。因承平久廢。今仍行築塞。務期每港兩頭填釘檣密土厚令不可起發。此治盜之要策也。

### 一 設立橋柵

嘉湖水鄉散漫。無險可守。凡賊人經過水陸。必由橋梁。橋梁卽險隘也。上下設柵。處處關防。一遇有警。各村把守。雖有大隊械船。豈能飛渡。即使逐柵攻打。亦可阻滯兇鋒。令各圩得援救追蹤。故此法爲保甲要務。凡有橋梁。除重疊幽僻可廢之橋。即拆斷。不必

設柵外。其餘通行緊要之橋。橋上設立柵門。橋下設立椿柵。各用鍊鎖。早啟晚閉。橋跨兩圩。兩圩保正公派共造。不得互相推諉。其要害之橋。仍設管柵一人。卽近柵居住者。專司啟閉。保中量給守夜米若干。夜中有叫柵者。非緊要公務。不許開放。如有警急。另派牌丁守禦。橋在空野四遠無人者。於橋下公築土室一間。以安守更之人。

### 一置備器械

康熙元年奉憲頒條約。有備器械船隻。以資防禦一欵。內載年來悍弁刀捕。凡遇民間家藏一鎗一刀。便指稱通盜。所以民間視為禁物。大家廢棄。惟求乾淨生涯。以致盜賊衝突。惟有望風逃竄。若欲責其張空拳冒白刃。以素不習兵革之人。禦兎鋒毒焰。蓋又難矣。且弓矢鳥鎗刀劍等物。民間原許備用。本朝定鼎以來。從無禁約。况當此盜賊充塞之時。若不令民間預先備辦。是保甲之法難行。而防禦之實仍未得也。今編甲既定。即令各備器械。農隙之時。保正率令嫓習。內中保正副甲長隨身器械。尤宜精利。聽保正不時看驗。再令保正各備雙櫓快船。四楫小船。俱編字號。遇警應援等語在案。因承平日久。皆易價買牛。今宜仍遵前法。令其亟行置辦精利器械。如本地所無者。許保

真官給牌驗往買。庶不虛應故事。

### 一訓習策應

一圩之中。聽保正遴選。其人地大戶多者。三四十名。地小戶少者。二三十名。各聽保正訓習帶領巡察策應。此數十名於冊內另註巡察二字。不入牌內派役。約聞號鑼或號銃。則此數名先急赴保正家伺候。其各牌人戶俱持械謹守。各自門戶。聽候賊犯某處的信。保正傳牌長撥令救援。方許出門。不許亂竄奔走。即撥救牌丁。一牌中止撥一半。出救。一半自守。本牌自行輪流。不得一齊亂竄。

### 一守望傳警

賊信緊急。要害橋柵。即於附近各牌。每夜輪流五名看守。各置竹桺更鑼號統。汎更巡警。不許故托推諉。如有真病凶喪等事。牌長驗實。另撥一人替代記冊。他日仍令替補還之。保正保副不時巡行稽察。如有頑抗不到。及暫到潛歸者。牌長舉報。每作弊一夜。罰做工五日。若牌長不報。保正副巡知。并牌長同罰五工。遇有賊犯柵。五人即協力堵禦。隨舉號銃一聲。附近各柵亦接銃一聲。令保正聞知。即舉銃二聲。巡察人齊赴聽用。

舉銃三聲。合圩牌長各撥丁赴救。不到及後至者。從重議罰。其有暗通奸細。訛傳誤事者。送官刑審止法。

### 一、臨敵救禦

賊犯一牌。鄰牌即行救援抵敵。保正副督率附近各牌策應堵殺。如有退縮者。罰銀若干。逃避者以通賊論。能殺賊傷賊者。賞銀若干。其奮勇力鬪被傷者。賞銀若干。仍公家醫治。退走被傷者無賞。被賊殘害者給棺盛斂。仍周恤其家。

### 一、擒送盜犯

向來被盜之家。獲盜之人。一經送官。體難速結。六問三推。遷延時日。因而巨窩大線串通。蠹捕賄閣營放。或反誣告失主。或反罪擒送之人。每每大盜未經授首。被害先已罹殃。失物却又遭官獲盜。反以累已。所以見真贓而不敢認。遇真盜而不敢擒。養成勢大。究竟貽害官長。查康熙元年憲頒第四欵。內載保甲旣行。可以不假兵捕。不訴官司。地方力行嚴拿呈送。卽刻嚴刑法斃等語。在案。今後盜犯除當場殺死不論外。其擒獲真盜真線。審實取具。地方甘結。或杖或枷。立寘重典。不更展轉張皇。以致淹留漏網。上無

盜案之累，下免會勦之驚驅。賊徒震懼，日就駭散矣。

### 一公設費用

凡置柵木鎖鍊器械船隻及守柵訓習飯米等項，計無所出，必須保中公派保正副。會同通圩估計，須用若干，挨戶酌議上中下分等。果有極貧分文不能者，即令做工退算。老弱孤寡並不能做工者，公議免之。其不在保中而田地在本圩者，亦計產派助。有向居本圩而今還城鎮者，亦照戶均出。其有好義，大家格外施貲，及保中犯例應罰者，保正副收貯登冊，即爲公用，以省衆力。設立簿籍支銷，歲終會同各牌長總算。如有借端存私科索者，通圩呈究。

### 一禁止擾害

凡地方既編甲造柵，即給示禁止。一應兵丁捕役，非奉文知照，不許擅入騷擾。其或其他處案發，牽連保中之人，亦但飛稟與本圩保正保副牌長，令其自行擒解審理，不許擅往提抄株連詐害。倘或盜犯兇強，保正副不能擒解者，密報本縣方遣捕兵協拿，庶地方不至擾害。

### 一鄰圩互援

凡賊犯某處。本圩自行堵禦。其隣圩卽當救援。若賊來之處。任意放行。賊去之處。不行追截者。呈官究論。凡救護鄰圩。止保正副率巡察之人往援。若賊多人少。方撥附近牌丁出柵。其餘牌中人戶。各謹守本地橋柵。無得輕動。以防賊人詭計突犯。

### 一招徠向化

盜賊半爲飢寒所逼。又因無法禁制。橫行無忌。是以脅從嘯聚。今保甲通行。其勢日蹙。殄滅易易。但念因荒失足。未必盡屬窮兇。且各憲好生。久開一面之網。果有真心悔悟者。許保正副查驗真實。取具鄰里及親族甘結報縣。即准興入冊自新。不更誅求前罪。向來盜賊盤踞巢穴。若肯遵法結甲驅散兇徒。亦概免勦究。一經洗刷。盡是良民。毋執迷不悟也。

以上各款。每保正副各給一本。令其與各牌長講解明曉。各牌長又與各戶丁講明。習熟。臨事方無差誤。本縣不時親行巡訪。倘保正副漫不遵依。或奉行不實。或講究不明不熟。以致差悞者。定行罰懲。另議正副。其中事宜。尙有細微未盡。當因法增修。

者。聽各保正副酌議揭報。本縣虛心採擇。總期歸于盡善。實有益於地方而已。鉅公賢士。勿吝教之。

更有一條。雖不關保甲。而實爲保甲之要原。然必保甲成。而其事可行者。賑濟是也。盜賊之起。多迫於飢荒。即有叛亂之民。亦必挾此以煽動愚民。若得賑濟以安其生。誰甘冒死爲賊乎。查賑濟之法。莫善於就各地方散米。如往年石邑紳士長者所行。已有成規。但閩縣廣遠。各區苦無任事之人。則奉行不實。且開報貧戶。必多豪強冒濫。眞貧不及之患。今既行保甲。則保正副即可任事奉行。而圩中貧戶開報。必然公確。且各圩互相勸輸睦鄰。以同捍盜賊。即溫飽者亦深受其利。若貧民逃亡。富室必無孤立保甲之勢。此吾所謂保甲成而其事可行也。但貧戶多而溫飽少。勢未能相濟。本縣現在酌議。上請於院司各憲。設法施賑。次告於紳袍士庶之好義樂善者。各助餘粟。以活遺黎。則盜賊自然消散。而巨室良民。俱獲安全。豈非保甲之要原耶。是在仁人長者與有識之士。共相勸勉。非法令之可施。本縣惟禱祀而跂望之耳。

附賑飢規條

先着各圩保正保副公同各牌長開報圩中極貧應賑人戶。務期公確。不得徇私冒濫。或真貧遺漏。或虛捏丁口等弊。查出罰賑米若干。

其貧戶除本人壯丁可傭工貿販度日者不給外。其老弱病苦男婦逐名上冊。勿漏勿虛。

先期該圩保正保副特募助賑米簿。於圩中溫飽之家勸募施助。曉以救活鄰里真實功德。隨其發心量力多寡書完。保正副總計貧戶若干。本圩賑米若干。彙報總數。其不足者於通縣公施賑米內發給。

貧戶數開定。即編號造冊。每戶給與賑票一紙收執。聽候示期。於附近公處給賑。貧戶賚票領米。每十日一給。主者驗票卽發。發過一次。票上卽用一圖記其票。仍付貧戶收執。以便下次賚領。戒勿遺失。

凡開報造冊給票。必用保甲編牌冊內原報姓名。不許更換名號。如與冊內姓名互異者。即係虛捏鬼名。不准給發。其男女丁口。亦俱細開名字。以憑查考。不得空填數目。給發公處。擇取附近菴觀寺廟門徑可容多人者。或數圩同發。或一圩獨發。但取近便。

爲主。一圩獨發。則保正保副自行散給。若數圩同發。則擇一方中賢能紳士長者主之。如圩多人衆。一方無可主者。則請佐貳官長主之。

先期數日出示知會。的於某日給散。某某處圩賑米。在某處地方聽候唱名驗給。先一日將賑米載至其處。至日。主者寅早齋坐冊至公處。親自看驗米數。較准升斗。令一人司唱名驗票。一人司算數發米。主者親自用圖記。每發一戶米。冊上票上各用一圖記。原票發與。其有不到及錯悞者。即註冊內。偶失賑票者。許稟明驗實補給。冊內註失票補給字已發過幾次等字。

刊

行

呂用晦先生續集卷四終

呂用晦先生文集附錄

行略

嗚呼。先君之棄不孝輩也。已再期矣。日月不居。音容莫及。唯是生平言行之記。闕焉未備。每欲伸紙濡毫。次第梗槩。而意氣填塞。弗克宣達。竊念先君立身大節。著在人寰。其學術文章議論。四方學者。罔不聞知。固無待於不孝之稱述。惟其緒言遺事。或非外人所盡悉者。茲不筆載。誠恐日久散失疎忘。以至於後之人傳聞異辭。無所考據。是重不孝輩通天之罪也。故敢泣血而書之。先君諱留良。字莊生。又諱光輪。字用晦。號晚村。姓呂氏。先世爲河南人。宋南渡時。始祖諱繼祖。爲崇德尉。阻兵不得歸。因家焉。十世而至竹溪公。諱淇。爲錦衣武略將軍。先君之高祖也。曾祖諱相。號種雲。汚陽別駕。妣孺人趙氏。祖諱煥。號養心。山西行太僕寺丞。妣宜人郭氏。考諱元啟。號空青。鴻臚寺丞。妣孺人黃氏。初。汚陽公以貲橐於鄉里。倜儻好施。倭寇逼。出藏粟三巨艘以餉軍。又助工築呂城之半。阮中丞表其閭曰善人里。公生三子。長爲太僕公。次諱炯。號雅山。泰興縣令。季諱熾。號心源。淮府儀賓。尙南城郡主。是爲先君之本生祖考妣也。本生考諱元學。號澹。

津。萬曆庚子舉人。繁昌縣令妣孺人郭氏。繁昌公年六十九而卒。已生子四。長諱大良。字伯魯。次諱茂良。字仲音。刑部郎。次諱願良。字季臣。維陽司李。次諱瞿良。字念恭。邑諸生。卒後四月而側室孺人楊氏生先君於登仙坊之里第。行第五。於是空青公卒無子。乃以爲後焉。先君生而神異。穎悟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天表。時同邑孫子度先生爲里中社。擇交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爲文。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即拉與同遊。先君垂髫據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避其鋒矣。始出就試。爲邑諸生。每試輒冠軍。聲譽籍甚。時同里陸又君。先王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君。虛左請與共事。先君一爲之提倡。名流輻輳。玳筵珠履。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爲人倫奧區。詩筒文卷。流布宇內。人謂自復社以後。未有其盛。亦擬之如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壬寅之夏。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梅花閣。息交絕遊。於選社一無所與。時高旦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同里吳孟舉。自牧諸先生。以詩文相倡和。嘗作詩曰。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

布裏頭歸人莫測其所謂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課士按禾且就試矣其夕造廣文陳執齋先生寓出前詩示之告以將棄諸生去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執齋始愕然不得應既而聞其衷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眞古人所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駢親知無不奔問傍皇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餒要不全行莫顧竇如當易死何妨之句但曰自此老子肩頭更重矣於是歸臥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摒擋一切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葱諸先生及同志數人共力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一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時有宏博之舉浙江省屈指以先君名薦牒下自誓必死不孝輩懼甚急走謁當事祈哀固辭得免庚申夏郡守復欲以隱逸舉先君聞之乃於枕上剪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寄清溪徐方虎先生曰弟此病日深浮生無幾已削頂爲僧從此木葉蔽影得苟延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世間紛紛總不涉病僧睹聞甲裡或疑之曰先生平生言距二氏今以

儒而墨。將貽天下來世口實。其若之何。先君亦默然不答。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菴。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一泓。構亭其上。題以二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遙其間。惟四方問學之士。晨夕從遊。有濂溪吟風弄月之意。顧先君自此亦病甚矣。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一嘔數升。幾絕。辛亥以後。遇意有拂鬱。輒作至庚申夏。方對客語。而郡筭適至。噴噀滿地。坐客咸愕然。自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倘不成。則辜負此生耳。於是手批目覽。猶矻矻不休。門人子姪苦請稍輟。以俟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況此時精神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亦竟不能成也。易簣前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命不孝執筆。一字未安。輒佇思商酌。其神明不亂如此。病革。門人陳鏗等入問。勗以細心努力爲學。呼不孝輩諭以孝友大義而已。而曰。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又手安寢。長逝。此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少秉至性。事先祖母楊孺人極孝。孺人雖奇愛先君。而教督尤嚴。年十三。遭孺人喪。哀毀逾禮。又以生不得逮事。

繁昌公平生每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祭祀必竭誠盡敬。其粢盛羹饌。必豐以潔夙。興行事。未嘗不齋肅也。遇諱辰。未嘗不哀感也。已病劇支綴。家人祭祀。猶必強起行禮。不以憊故自免也。大宗祠堂圯。猶籃輿出城營度。不以瀕死怠於祖先也。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已出爲鴻臚公後。貲藏甚厚。而三伯父故豪奢。好聲氣結納。輒揮霍盡之。歲大饑。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囷。先君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絕無芥蒂。惜也。三伯父卒。子亮功早世。以先君爲喪主。後十餘年。拮据營葬三伯父父子於高原。哭之盡哀。又以孫懿緒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恩。亦使吾之子孫得以復奉本生繁昌公祀也。二伯父與三伯父兄弟異居。以禮數相持責讐。間乘之。差不相能。四伯父撫於二伯父。而與先君友愛最篤。相與彌縫兩兄間。四伯父卒。先君曰。吾兄死無爲爲善矣。哀痛過常。遺孤纔歲餘。撫視如己子。以迄於成人。晚年事二伯父尤敬。二伯父性徑直。先君每事推讓。視形聽聲。極意承奉之。即有所諫止。必緩解曲譬。勿使傷其意也。常遘疾。先君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先君每曰。吾生而無父。今兄亦祇一人存。視兄猶視父矣。平生篤於朋友之誼。遇有事。不惜頂踵以赴其

急交遊。投贈傾筐倒篋。忠盡歡竭。曾無倦意。嘗曰。友所以輔仁也。論交既定。則急難通財。乃分內事。今人以通財急難而求友。則不可以言友矣。顧先君之所求者在此。而友之所望於先君者。或在彼。雨雲翻覆。千變百幻。先君祇待以一誠。久而其人感動悔悟。遇之如初。其卒不可化。或自以負塗之家。反害先君之潔身浣行而讐之者。天下皆怪歎其爲人。而於先君知人之明。固無傷也。初與陸雲若先生同社。時雲若惑於讖。與先君偶相失。他社之人乘間說曰。請絕雲若。某等願執鞭弭以從。先君笑曰。吾與雲若小有言。然門牆之闌也。於諸君何與哉。且諸君故可交。亦奚必絕雲若而後從也。其人乃愧服。雲若早卒。先君爲之經紀其家人。謂真不愧生死者。有浮薄子盜名。常獲陸先生左右力。比其亡也。作陸雲若墓誌。痛加詆抹。先君甚不平之。乃爲刊其東臯遺選序中。悲涼感慨。極寓其意所爲張耳。陳餘之事是也。甲辰歲。有故人死於西湖。先君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慟。已而葬於南屏山石壁下。高旦中先生與先君交最厚。許以女室。先君之第四子。忽致札曰。某病甚將死矣。家貧。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請辭人或勸從其請。先君正色曰。旦中與余義同。立筮不應。有是言。此亂命耳。卒娶之。時會葬。

高先生於鄆之烏石山。先君芒屨冒雪哭而山往。中人遙聞其聲曰。此間無是人。是必浙西呂用晦矣。高氏子弟礪石將刻墓誌。先君視其文。微辭醜詆。乃歎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爲者也。遂不復刻。平生愛人以德。不宜爲姑息以非義相成。責難規過。人或不能堪。而諒其無他。卒相畏服。與吳自牧先生始以藝術文章交。既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傍。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已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刻。并及諸亡友之文章。未表見於世者。綴拾其遺事。以傳焉。蓋先君於貧交死友。尤所鄭重。凡友人之後富且貴者。輒不復通。或以爲已甚。先君曰。吾自與富貴不相習耳。非忘故人也。方在髫鬌時。卽能發明紫陽之學。偶與姑夫朱聲始先生議論及之。大驚曰。不意君所見便已。到此境界。眞神授也。先君嘗謂洛闡淵源至靖。難時中絕。後來月川敬軒。康齋。敬齋諸人。顛末由蘖。僅能數述緒論。而微言不傳。白沙陽明乘吾道無人。之時。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而陽明之才氣尤足以鉗錘駕馭。是以後士之卑靡者。旣溺於科舉詞章之習。其有志於講明此理者。悵悵焉如瞽之無相總。不能脫離姚江之圈積。若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蓋

嘗極力攻其瑕穲而所見猶粗至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宗朱及論至精微所在則猶然金溪黑腰子也然則此學何由而明哉先君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錄悉所窮究若倉扁之於疾洞見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淫邪遁之辭披抉呈露莫得而隱也嘗曰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至人以攻王目之則不受曰吾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或曰先生痛抹陽明太過得無爲矯枉救弊之言耶先君曰不然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賢之路矣且論道理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又嘗歎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個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

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點勘八股文字。精詳反覆。窮極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樂不爲疲也。有疑時文恐不足以講學者。先君曰。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即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况聖賢經義乎。其病在幼時入塾。即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蒙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槩未有知。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自正嘉以來。講學諸公皆不免此。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熙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自先君之說出。天下之士。始而怪。中而疑。終乃大信。今者鹿洞之遺書。同南陽之評本。無不家庚戶肆。後生末學。皆知是非邪。正如冰炭之不可同器。駸駸然陰翳消而日月懸也。世皆以歸先君閑闥之功焉。又見從來講學者。每以聲

利相招集。意甚疾之。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方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自宋以後。春秋變例。先儒不會講究到此。別須嚴辨。方可下手入德耳。平生不爲小廉曲謹。而於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也。嘗曰。吾輩今日雖倒溝壑。然有數種食決不可就也。矯節高名而苟且。凡百目前紛紛名譽。或未能免此矣。然餓死事小。當無忘此志耳。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故皆謝不往矣。每云吾性畏貴人。對宦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如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福堂也。抱病村居。四方交遊。羔雁造門者。皆支扉拒之。官於浙者。皆以不得識先君爲憾。雖以勢強逼之。不可得而屈辱也。蓋先君嚴苦之節。出於至誠。而守之既久。天下亦知其素所樹立。故每能伸其志。世之不快於先君者。或能造作流言以相疑謗。至於立身持己。皭然不滓。則固不得而訾議之也。嘗游金陵。遇施愚山先生於廣座。愚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汎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於禾遇當湖陸稼書先生。語移日甚契。稼書商及出處。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

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得母。誤疑是言歟。及先君卒。稼書在靈壽。爲文致弔。猶不忘斯語焉。龍山查漢園。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橫之學。解后先君。相與辨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覺而起曰。不聞君言。幾悞此一生矣。願爲弟子。卽舍乘場屋。過南陽村。逾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曰。殆非復人間世耳。新安施虹玉。與其鄉人篤守考亭之學。櫟被過訪。告以綱目。凡例未發之蘊。歎爲聞所不聞。平居講習。未嘗標立宗旨。曰。吾儒之學。正當從其支流脉絡。辨別精微。方見道理。精切處耳。一立宗旨。即是顚預鶻突。且無論其所標立者。云何已失時中變動之義矣。惟異端之學。有綱提缺授。吾儒無是也。故凡與學者。言皆隨事指點。各就其識力功候之所至。或誘而進之。或折而奪之。煅煉人材之法。非可執泥。至於本領歸宿所在。則又未嘗不同也。誨人不倦。每講論常至丙夜。然辭旨明快。聽者忘疲。尤喜辨難。反覆竭其兩端。學者與先君游。經義治事。隨其淺深。無不各有所得。負笈擔簋。不遠千里。遐陬荒裔之士。或有設位遙拜。名弟子者。天下方翕然以爲有所依歸。而中道捐棄。宜乎聞訃之日。世之學者。無不震悼。以爲斯道之不幸也。嗚呼痛哉。先君頹身嶽立。音如洪鍾。風采峻厲。遇事盤錯。疑難迎刃立解。精神過人。高且中。

先生常曰。晚村百冗蠶毛。八面受敵。則神愈閑。氣愈攝。精采愈煥發。殆神勇耶。丁酉倡  
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屐。謙樂紛沓。先君指揮部署之。終會不失一匕箸。人服其綜  
理之密。他人或分任什一。率不能辦也。二伯父馭下素嚴。猝有家奴之變。奴輩百餘人。  
刦盟寢室。二伯父且受制。計無所出。先君爲密書擒治之。皆伏法。從兄某爲奴所誣累。  
事涉錢課考覆。邑令強欲坐之。先君執不可得。雖以是忤邑令意。失好友歡。不顧也。凡  
親戚有急。呼將伯者。皆以身當之。弗避禍患。其居鄉也。歲饑。則議賑。疾厲作散樂裏。所  
活常數千人。菴苟充斥。則講保甲法。其措置方略。皆有至理。非人所能及。有妖僧將構  
小九華於邑之北門。煽惑愚俗。富室輸金錢。豪猾恣漁獵。以福田形勢爲辭。旣營建矣。  
先君適自金陵歸。見之大詫。乃貽書知交。責以衛道闢邪。且令門人董果爲邑令言。指  
陳利害。數有不可者七。卒毀去之。先君雖息影深鄉。而謙言清議。人猶有所畏忌。惟恐  
其聞知。其居家也。閨門之內。肅肅離離。教子弟有家法。御減獲輩。皆嚴而有恩。平生不  
事生產封殖。而以勤儉自勵。夙興夜寐。終日乾乾。木屑竹頭。處之各當。靡不經心。常指  
示不孝輩曰。即此便是學汝等。勿看作兩橛也。其冠昏祭祀。皆除俗禮之非。自定議節。

喪事不用浮屠。邑中士大夫家多有效之者。嘗讀浦江鄭氏規範。慨然歎曰。吾生不得與三代。此事猶堪式萬方。汝等其勉爲之。以成吾志。所著有詩集幾卷。文集幾卷。制義一卷。所評有諸先輩稿及天蓋樓偶評若干。於醫有趙氏醫貫評。所選有宋詩鈔初集。唐宋大家古文。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二書未就而卒。先君博學多材。凡天文識緯。樂律兵法星卜算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莫不洞曉。工書法。逼顏尚書米海嶽。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射輒命中。餘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斲研。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攻苦習學也。世每以此相歎羨。先君曰。此鄙事耳。君子不貴也。常因吳自牧好奕。思諫之。遂終身不近碁局。晚年悉力屏謝。雖書字亦不爲矣。生崇禎己巳正月二十一日。距卒康熙癸亥。享年五十有五。娶范氏。天啟甲子舉人翠華公諱金路女。與先君有偕隱志。子男七人。長公忠。今名葆中。主忠寶忠誨忠補忠納忠止忠。孫男五人。懿曆懿緒懿業懿威懿統。以懿緒爲亮功後。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識村東長板橋西。祔太僕公之穆。遵遺命也。先君生而孤露。長而患難。壯而風塵。及其晚也。方思寤歌泉石。而悲天憫人之意。與逃名畏禍之心。兩者未嘗一

日夫於其懷。素所負志甚遠。大既而生不逢時。乃一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孳孳兀兀不自暇逸。曰庶其假我年乎。而孰知天之復斬而不予也。嗚呼。其命也夫。至於平日動靜語默。無行不與神明狀貌。非可悉傳。而又嘗命不孝曰。吾於人倫。往往皆植其變。汝等他日欲稱吾之善。而傷吾心不可也。乃別作內傳。以紀隱德。不敢以示于人。茲所述者僅其什一而已。惟世之有道君子。哀而垂覽焉。男公忠謹述。

跋

是集爲余丙午秋借鈔于杭州丁氏。凡正集八卷。續集四卷。附錄一卷。用晦先生之曾孫爲景所梓。時距乾隆曾靜之獄尙未起。先生之書尙得以刊行。無礙傳本。正多及後。禁燬之令行。疆吏奏進。書目對于先生著述最烈。凡片紙隻字。無不蒐毀淨盡。遂爲世人。所。不。敢。道。百。年。以。來。人。亦。尠。見。其。書。意。必。以。爲。有。甚。憤。激。無。狀。者。今。讀。其。書。慨。然。以。道。自。任。焦。思。痛。口。斷。斷。論。學。一。以。朱。子。爲。歸。卽。有。時。興。懷。故。國。自。以。身。遭。多。難。言。有。餘。哀。迹。類。于。避。人。絕。世。然。亦。用。意。甚。晦。人。莫。測。其。所。謂。不。應。以。此。而。生。文。字。之。獄。也。余。曩。得。先。牛。手。書。家。訓。真。蹟。亦。治。家。論。學。常。語。無。一。涉。時。政。者。而。迺。以。文。字。賈。禍。何。歟。或。曰。先。生。哀。憤。之。語。無。所。寄。則。一。洩。于。所。批。學。子。之。四。書。文。其。得。禍。以。此。于。著。述。無。與。也。信。歟。顧。所。批。四。書。文。已。不。可。見。雖。見。而。時。代。既。異。八。股。已。廢。人。亦。無。復。取。而。視。之。者。而。獨。其。遺。書。沈。埋。國。初。浙。中。言。學。派。者。首。推。先。生。與。黃。梨。洲。並。而。不。爲。强。同。其。言。學。有。足。稱。者。則。又。不。可。不。傳。也。丁。未。出。此。本。以。示。同。學。黃。君。爲。合。刊。之。越。歲。迺。歲。事。因。記。于。此。雞。

鳴跋

行

行

行

行

行

光緒戊申九月初版

呂用晦文集全二冊

定價洋一元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口  
國學保存會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內  
國粹叢編社  
館報

發行所

印行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633B

總

卷之三

列

行